

地 250  
42  
部 = 93

江西通志稿

第九三册



文徵·儒學·書院·貢院·文廟·學宮記目錄

宋

儒學記類

瑞州府學記  
重脩袁州府學記  
贛州府學記  
袁州府學記

曾學  
法九成  
張九成  
李觀

元

南原路都昌縣重脩儒學記  
都昌縣學記  
新喻州重脩宣聖廟儒學記  
瑞昌蔡氏義學記  
臨江路修學記

虞集  
虞集  
虞集  
虞集  
吳澄

江西一省博物館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儒林義塾記	安福州上田里塾壁記	舊國義塾記	宜黃縣學記	樂安重脩縣學記	建昌路廟學記	臨川縣學記	南安路儒學大成樂記	武寧縣儒學記	寧城縣學記	吉安縣學記	安成李氏重脩學記	南昌府儒學重脩新聖廟像記	南原縣學重脩祭器記
吳澄	吳澄	吳澄	吳澄	吳澄	吳澄	吳澄	吳澄	吳澄	范梈	劉攽	歐陽元	胡儼	劉儼















文廟、學宮記類

宋

蘇縣重建文廟記

孫 維

97

元

淳梁州重建廟學記

鄧文原

98

撫州路重修宣聖廟學記

虞 集

袁州路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虞 集

清

新城縣重修學宮記

魏 禧

101

重修萬載縣明倫堂記

許 慎

興國縣重建明倫堂記

楊 題

重建新喻縣學宮記

張景蒼

江西五 博 物 館 稿 紙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粗於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臆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為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回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才之乏。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眾也。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故樂易淳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以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合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同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之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吾之所以導之。何如耳。筠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歷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舊。相州



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講誦之堂休宿之廡  
至於庖湍庫廡各以序為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  
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  
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  
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  
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于世取祿而已故為  
之著予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重修袁州府學記

宋 張九成

紹興己未建安陳侯焯來守宜春下車謁先聖先師於學宮已乃  
瞻顧廟貌徊翔廊廡喟然嘆曰夫子之道傳帝王相天地敘彝倫  
膺戎狄自天子以下皆師事之願丹青漫漶楹楹傾弛甚不稱朝  
廷所以尊崇之意風俗之本教化之端當如是乎乃命教授劉瑜  
撤而新之越明年仲春經始而季秋落成畫繪炳明輪奐高潔儒  
風之盛甲於江西予出守邵陽道過其門諸生乃交揖而進曰吾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二頁

鄉人物載在信史在漢則有陳重在唐則有盧肇黃頗諸公相繼  
而出又韓公振斯文於前今陳公大其事於後願紀厥實以為不  
朽之傳予曰憂患流離學道荒落不足以副子請既而教授以書  
來直春尉林仰又以書來予再辭而弗獲乃為之說曰學乎學乎  
利祿云乎哉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而入夫子不踰矩之道自  
志學而入蓋一心之所營即經綸天下之業也一身之所履即綏  
定國家之事也耳目乃禮樂之原其可以弗正夢寐乃居處之驗  
其可以弗思陳侯之為是舉也豈徒然哉蓋將使此邦之士不露  
怒不貳過如顏子無伐善無施勞如顏子自志怒而得夫子之道  
如曾子自灑掃而得君子之道如子夏自徐行而得堯舜之道如  
孟子抑將使此邦之士從顏子曾子子夏孟子數公而知格物之  
效志學之宗平天下不踰矩之道學乎學乎果利祿云乎哉諸生  
其勉之十一年正月日記



贛州府學記

宋 張九成

天下之可恥者莫大於為盜而好訟其次焉。贛在江西為大郡山澤細民乃甘心於天下之可恥者獨何歟。余嘗考其所以然矣。見利而忘義則盜心生好勝而無禮則爭心起。昔吾嘗聞弭盜之術於吾夫子矣。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抑嘗聞告子路止訟之說矣。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不欲無訟繫其上不繫其民。文王服事商而耕者避畔行者避路宓子賤形於彼使漁者於夜半無人時不忘其教令此不欲無訟之效也。歟嗚呼此豈率爾而得哉。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夫學者以格物為先格物者窮理之謂也。窮一心之理以通天下之理窮一事之理以通萬事之理。舞千羽而有苗格奏簫韶而鳳凰來高宗思而傳說夢泮宮作而淮夷服格物之學如此是天下之至樂也。惜乎聖學不傳而有為者徒為是紛紛也。右朝奉大夫趙公善繼紹興甲戌來守是邦當叛兵方定攘歿滿郊或者勸以威刑又或勉以智術公一切謝之

贛州府志館稿紙

三頁

曰殺伐傷和辭訟亂政非吾志也。又曰民吾民也其所以致此者以見利而好勝盡求無欲止訟之道乎。學有舊基榛蕪之所蒙蛇虺之所宅狐噪鬼嘯過者悲焉乃獨喟然作而新之體制宏偉規模深遠建殿以尊夫子立堂以萃講說生徒有齋掌教有室御書有闈庖滷井區各有其所意將使學者體格物之說以無欲以無訟以求夫子之用心而誕布於四境消見得好勝之氣去忘義無禮之弊其有功大矣哉。凡厥諸生當體公意以是正心誠意以是修身齊家以是治國平天下以盡大學之歸以求夫子之用心使不欲無訟之說行斯無負於公之志矣。建學未幾而四野清淨訟牒稀簡閭閻乎有沐浴之風而合泮宮之詩焉可謂威矣。若夫版築之工土木之役歲月之終始皆非學之先務茲得以略云。



袁州府學記

宋 李 覲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僭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絃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故失儒效，闕疏亡，以稱上旨。通判潁川陳君，先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狹隘不足，改為廸，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凡斲，勦堊丹漆，舉以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覲，諗於眾曰：「惟四代之學，攷諸經，可見己，秦以山西，廢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闕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身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尊尊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孝，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賴，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以徵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此年實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記。

南康路都昌縣重修儒學記

元 虞 集

皇朝自國都，郡縣皆建學，學必有廟，以祀先聖先師，而學所以學其學也。有司奉明詔，嚴祀典，而屬教于拔官，薄海內外，莫不虔敬，苟有事焉，則必記其事，記事者，因其地而各有所述，以示誡勸。此南康都昌之修學，所以不可無記也。昔者孟子沒，而道學失其傳，周子起于千載之下，而傳之程子，而斯道大明，以行，聖賢傳之，旨論說傳受之備，至朱子而益有加矣，而南康之為郡也，蓋兩湖山之間，甫及百年，周子朱子為之守，其化民之速，入人之深，豈他郡之所可及哉。且都昌之為邑，俗尤淳厚，黃澗彭鳳馮椅，曾與宗



四君子者，實從朱子遊，講學之懿，修行之篤，傳諸其家，以及其鄉之人者，盡宋之季年，衣冠相望，猶有可考者。沐我皇元之治者，又七十餘年矣。今縣令豫章于友信，以為其曾大父嘗及朱子之門，而邑教諭清江宋劍，以為一官五年，懼無以自見于學校，相與志力於廟學，功成之日，使來求文以記之。按即志學始建于唐咸通中，宋因之，建炎之後，更作者皆有記可考。內附以來，無大改作，禮殿講堂，取具而已。其門庶諸舍，責成眾力，是以不能堅久，其可書者，惟泰定丙寅縣令中山段光澤教諭宋守正為垣以環宮，鑄銅為祭器，燕器與增置水田二十七畝耳。及劉與于令先後至，以仍改至元丁丑之歲，始謀修學，謹簿書之出納，粟必至庾，錢必至庫，民無敢隱，吏無敢私，括地利之沒于民間者，而彭氏之子孫喜學校之有興也。共割其私田二頃以益學賦，將有興作，以歲數木。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先二年之間，祭祀之用，師弟子之康稍既，其會其羨，得三百五十餘石為中統鈔六千餘貫，買椽杉之木于旁邑。以己卯之歲七月經始，自禮殿殿門及明倫之堂，先賢之祠，諸生講肄之舍，下至庖庖，瓦梁椽杓一物之既朽一木之不堪者，悉撤而更以良美之材，覆宇堅密，締構高壯，藁可以經久焉。外三門，撓朽甚，不稱觀美。易以完植，垣墉高厚，周密儼然，有不可踰之勢焉。成以其年十一月為記其事如此。

都昌縣學記

元 虞 集

皇朝自國都郡縣皆建學，學必有廟以祀先聖先師，而學所以學其學也。有司奉明詔，嚴祀典，而屬教於校官，薄海內外，莫不虔敬。苟有事焉，則必記其事，記事者因其地而各有所述，以示諷勸。此南原都昌之修學，所以不可無記也。昔者孟子沒而道學失其傳，周子起於千載之下，而傳之程子，而斯道大明，以行聖賢傳。



之旨論說傳受之備至朱子而後有加矣而南康之為郡蓋爾湖山之閒甫及百年周子朱子為之守其化民之速入人之深豈他郡之所可及哉且都昌之為邑俗尤淳厚黃灝彭鳳鳴柯曹與宗四君子者實從朱子遊講學之懿修行之篤傳諸其家以及其鄉之士盡宋之季年衣冠相望猶有可考者沐我皇元之治又七十餘年矣今縣令豫章于友信以為其曾大父嘗及朱子之門而邑教論清江宋刻以為一官五年懼無以自見於學校相與悉力於廟學功成之日使來求文以記之按郡志學始建於唐咸通中宋因之建炎之後更作者皆有記可考內附以來無大改作禮殿講堂取具而已其門廡諸舍責成眾力是以不能堅久其可書者惟泰定丙寅縣令中山段完澤教諭宋守正為垣以環宮鑄銅為祭器燕器與增置田二十七畝耳及刻與于令先後至以仍改至元丁丑之歲始謀修學謹簿書之出納粟必至庾錢必至庫民無敢隱吏無敢私根括地利之沒于民間者而彭氏之子孫喜學校之有興也共割其私田二頃以益學賦將有興作以歲歉未克二年之間祭祀之用師弟子之廩稍既具會其美得三百五十餘石為中統鈔六千餘貫買株杉之木於旁邑以己卯之歲七月經始自禮殿殿門及明倫之堂先賢之祠諸生講肄之舍下至庖廄凡梁棟桷一物之既朽一木之不堪者悉撤而更以良美之材覆宇堅密締構高壯莫可以經久焉外三門棧朽甚不稱觀美易以完植垣墉高厚周密儼然有不可踰之勢焉成以其年十一月為記其事如此

江西通志卷之四十一

新喻州重修聖廟儒學記

元虞集

臨川路新喻州以渝水得名轉渝為喻不知所自起漢以來已為縣及宋置臨江軍新喻自宜春來隸之其治在四大山之中秀水淵注是以草木深潤人物俊異多出焉故宋在汴時劉侍讀啟生是鄉稽古淵茂有禮春秋之說史記典故之舊尤習焉與英弟若子博學洽聞名於一時與縉紳大儒先生蔚乎相望自是而後流



風雅習代有足徵者矣其學校可知者始宋崇寧二年南渡後燬  
紹興三年令趙子琇始作之給事中李公大有為之記紹熙二年  
令曾光祖修之工部尚書謝公諤為之記嘉定八年令董堦又修  
之寶謨閣學士章公頴為之記及內附國朝至元二十二年乙酉  
邑人以部使者真定趙公秉政之命修學政新大成殿故宋太學  
博士廬陵劉公辰翁為之記三十一年甲午縣陞為州而學無所  
改作至元四年戊寅朝列大夫知州事彭城李侯漢傑始下車謁  
夫子廟慨夫五十四年之久而日啟弗葺也乃出俸金修殿事以  
更飭廟學為已任既成釋菜以告其地在城東虎瞰山之上俯臨  
澄潭氣象雄固得石泉於荆榛之中甘潔可酌作神厨近之取其  
溉灌糞租入之蔽虧以續廩食蓄書籍以足誦讀範銅為祭器與  
雅樂之器皆各有藏使前鄉貢進士丁鐸來求記之於是盡得諸  
先達前記而讀之未嘗不深嘆其人物之多文章之盛也如此嗟

稿紙

夫謝章二公以名法從為鄉先生所以致意於後來學者皆拳拳  
於心術之正其言不可不深思之也謝公之言曰古之教也尚德  
今之學者尚文是欲其人之尚德也章公之言曰士而不知教此  
漢唐之不可望乎三代者也望其人之修學也至矣方謝公為此  
學記時新安朱子自漳守退歸建陽從學者甚眾作考亭精舍以  
處之蓋是時朱子所定四經四書皆有成說周程張邵之遺言具  
有端緒於是學者趨乎聖賢之域正大而無所惑矣大人先生相  
望於數百里之間各有以治其邑者如此東南學問之不絕其可  
誣乎自偽學之禍興久之而後定及其說稍行學者不做之以使  
進取則墮於訓詁之相因雖其書之具存而得之者亦或微矣渝  
學之士思其先正如侍訪劉公之博洽蕭正肅公之端雅遍觀於  
諸先達學記之言而深思夫謝章二公尚德修學之意凡予之所  
陳者皆所以自靖于尚德修學之事豈徒言哉



元

瑞昌蔡氏義學記

元虞集

九江瑞昌有作義學者，其一人蔡季霖也。季霖沒，其子士仁等修其屋室，贍其供給，延名師進宗族鄉黨而教之。如其父時，不敢廢求求書其事，以示後來者。自朱文公講學白鹿洞，環匡廬之麓，士君子聞風而起者多矣。其在德安，則有蔡元思，其在瑞昌，則有周舜弼，與其從弟亨仲、從子竹，在都昌，則有彭儀之，皆卓然為高第弟子。而元思事文公最久，辨疑問答，必悟徹實踐而後已。文公歿，心喪三年，又以事文公者，事黃真鄉而卒業焉。其晚也，與其同門之友數人，每季月一集，以相切磋。又如此者三十年，而鄉都州閭之間，父兄弟相與服行其化，庶幾鄒魯之盛矣。宋之季年，郡縣學教，其士子以科舉之業相尚，識者憂之，或即先儒之遺迹，或因

山水之名勝，則為指舍，以處學古之士焉。澹泊堅篤，無利欲之感，是朱氏之學行于當世，而九江南康之間，如蔡周諸君子，得以化感于其鄉也。我國家始置進士舉，必欲學者深通朱氏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而五經之傳，一有定論，蓋將使其人專心竭力於此焉。苟有以深嗜其味而極造其旨，必幡然而悟，惕然而恐，思有以靜存動察，如所問所知而用工焉，則其有不為聖賢之歸，而足為世用者乎？惜乎或傲其言，以僥倖一第，而遂視之不啻如筌蹄，此不惟上負國家，又負聖賢，而其日暴月棄，亦已甚矣。今也緣黨序術序之義，建學延師于其家，父子兄弟相承而無廢，吾故知文公之為教，元思舜弼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豈不盛哉。



元

臨江路修學記

元吳澄

官之於人也不度於其才人之於官也不度於其職此盛治之世  
 人不能皆然也糾察之官必明如水鏡也而罷軟昏庸者有之字  
 牧之官必慈如父母也而貪饕殘虐者往往而是至於儒之設官  
 此古之所謂以道得民者豈苟然哉必曰立師道以善一世固難  
 其人倘為其所能為以不墮其職斯亦可矣大德十年冬予董江  
 西廣東儒學稽教官之能振職者莫不以臨以為首稱明年予移  
 疾還家道經臨江見其學宮之飭學校之聚學計之饒學務之舉  
 心甚異之有頃諸生合辭進曰臨江學計嘗時三四月已墮用不  
 足則事事弛前教授所不能振其定劇君德原以學正行教授事  
 方能若是蓋學正肅教官者也長所為或不敢或所放長或不

臨江路修學記

卷

九

然此事之所由廢今以肅兼長無牽制之患故能專心一力有所  
 規畫殿極之朽蠹者易以良材殿壁之敗壞者莠以堅甍前甯做  
 重檣五間俾行禮典樂者過而無沾版之浸兩廡從祀繪像一新  
 禮器若尊爵若盞洗若簋簠若鏡以銅樂器若琴瑟若笙鐘若祝  
 敬並準太常舊制摩造購得英石作懸磬十六就事之人各崇祭  
 服講堂書樓府庫庖廩靡不修治生徒有肄業之齋教官有燕適  
 之所其於學計微其適負而所入豐節其浮冗而所出約比及三  
 年沛然足用會所餘以上送至元鈔為費四千有奇學有田在新  
 塗之鄙與僧舍隣甬古狹棄二十年官職徃問貪者中其餌怯  
 者駭其橫卒莫之誰何今茲力陳於當路僧計窮納賄以請卻非  
 受竟歸其侵得未百四十餘斛予聞而益嘉之意官不問崇卑雖  
 庶幾能何事不稱君之仕此其發端耳可不謂才之無度於其職



者與猶是而充之何官不可為也抑自昔臨汝人才於汝西為盛  
集賢劉公之經學視古無前尚書謝公之古文追配歐陽文忠公  
王文公曾中書李直講而無愧然未聞其後也今在學之士有官  
以居有粒以食歲息其間者亦求所以躋二公而上合古之聖賢  
在乎內之學何學外之文何文屏居所言者何言日用所事者何  
事若止如今所觀而已則二公未可及也而况於過之乎處則為  
名儒仕則為名宦必有其本其勉之哉其勉之哉於其請生請其  
其語遂書以遺焉

儒林義塾記

元吳澄

廬陵郡之南百八十里其縣曰萬安萬安縣之西二十里其地曰  
鄧林山水明秀人煙叢聚一名儒林唐以來文物之盛地境僻儼  
采三百年擢科與貢之士不可勝數舊家盛極而中微有劉氏自

廬陵郡志

卷一

一

郡城徙居於此而代興焉費甲一鄉其翁好善樂施五子俱務學  
仲子桂平喟然慨嘆謂昔也此地儒風彬彬而今也或至惰棄其  
業非有他也無所於學無教之而然耳乃設塾延師凡黨里子弟  
童蒙以上悉許來學既而病其湫隘一新營構中創先聖燕居之  
室二廡翼其左右前為中門門之前為外門後為講堂堂之後設  
爐亭有齊舍以館諸生有庖廚以供飲食施田若干畝歲收所入  
以贍其用扁曰儒林義塾不遠數百里造吾門請記其事將欲垂  
之永久俾不墮壞其立心遠矣哉余考前代義塾之設睢陽為首  
旃學舍四五百間好義之家所自為而不屬於官府其後遂最天  
下四大書院之觀五季衰亂之餘上無教下無學而士之讀誦傳  
習猶幸不廢者其功為多今日所在書院鱗比櫛密然教之之師  
官實置之而未嘗甚精於選擇任滿則去矣養之之費官雖勉之



而不能盡其辨用。則止矣。是以學於其間者，往往有名無實。其成功之貌也。固宜。劉氏義塾，既不受官府之拘牽，則與睢陽之初一也。其養之之費，有饋而教之之師，亦惡可不慎也。歟。不然，學徒銷銷，書聲琅琅，非不可視可聽也。要其教之所成，高者僅可應舉，微利達早者，不過識字認姓名而已。又奚足云哉。教者學者，如之何，其必遵朱子之明訓，拳拳佩服，非至弗措，必洞徹於心，必先踐於身，行必可以化民美俗，才必可以經邦濟時，而非但呻舉摘辭之謂。夫如是，命世大儒，由此而出，庶其不負建瓴者之心乎。

安福州上田里塾慶記

元吳澄

世有甚易至之事，而人或忽於至，亦有甚難期之事，而人每必於期吉之安福上田李氏儒象也。宋南渡後，有得熙布衣獻中興頌，見知良齋尚書者，有慶元貢士著史評二十懷古詞八見知益國丞相者，淳祐又有鄉貢者馬咸，淳又有潛貢而國朝至元開學教

江右通志卷之五 高安里且 物誌

於縣馬者，先後四世，皆治儒術，以千人爵，而卒未愜所期也。五傳至平翁，至元縣教之子，淳祐鄉貢之孫，評史者之曾孫，領中興者之玄孫也。安福城西五里外，創里塾，構禮殿，奉先聖先師，設講堂，立齋舍，門廡庖廩，志具方將，請公題刻。私田以教，以養，意蓋有所為，事未及竟，而身遽終，子剛，猶稚，越數年，漸長，亦克畀田百畝，供里塾春秋釋菜之費，示不致父道也。天歷二年春，剛之外傳姚貢，士霄，鳳登，友周，瑞南，過予，言其事，予謂父之創塾，而有所為者，已矣。子之畀田，而無所為者，可嘉也。雖然，剛之先世，期得人爵之貴，而竟未之得，不可必得，故也。世有可以必得，而其貴過於人爵者，剛亦願為之乎。夫人爵之貴，小夫賤隸之所貴，爾而大人君子，不以為貴，天爵之貴，大人君子之所貴也。雖千百世之下，猶以為貴，况於求人爵之術，必教人作虛辭，雖不可謂難，而或有不能修天爵之方，唯反已用賢功，雖不可謂易，而人皆可能者。



何也。已所有，不待借假也。仁義禮智，人人有之，不為則已。為則人人能之，有所慈愛而擴之，則仁也。有所恭敬而擴之，則義也。有所讓有所辨，別而擴之，則禮也。智也。婉順父母，謂之孝。履踐尤弟，謂之弟。盡心為人，謂之忠。推心待人，謂之恕。仁也。義也。禮也。智也。孝也。弟也。忠也。恕也。豈人所不能哉？非不能也，不為也。為之而能，能之而熟，熟之而極，則雖堯舜之道，亦不過孝弟而已。雖夫子之道，亦不過忠恕而已。人能孝能弟能忠能恕，則人人可充可舜可夫子也。夫如是，名滿天下，法垂後世，雖無人爵之貴，而莫之能及其視小夫賤隸一時之所榮，生與鳥獸同羣，死與草木俱腐者，豈不相去萬萬哉？至順元年冬，南瑞重來，為剛請教於是。蓋吾言以遺碑以揭諸家居之坐右，刻諸里塾之壁間，而自勵自警焉。

稽岡義塾記

九 吳 澄

江西會通 物 備 稿 紙

古昔盛時，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有鄉學。鄉大夫主之，頒教法於州黨。族閭，俾教其民。二千五百家之黨，則黨正屬民讀法，以時習。鄉射於學而尚功，五百家之黨，則黨正屬民讀法，以時習。鄉學而尚齒，雖二千五百家之閭，耆亦有塾。閭內教仕之老，朝夕坐其中。民之出入者，必受教。教成，俗善，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後世雖休明之朝，亦唯郡縣有學，居之遠於城郭者，子弟無從而至焉。舊豫章郡之豐城縣，有揭氏家於長寧鄉之稽岡下。族以儒鳴。曰商霖，曰飛雄，曰三京。於宋紹興淳熙嘉定，登進士科。曰先覺，曰若亦以累舉奏名得士。際國朝而仕者，養真儒學教授，換斯翰林應奉。王孫，鹽司丞。時益縣丞，簿司丞。君在官，命長子惠就稽岡之基，建義塾，聚教其族人。少子懋相成之。中建巍樓一，前建小樓二。中以奉先聖，旁以處學徒。主簿君割右畔之地，益其廣，而構燕居之。



室及庶與門以底於完美界曰五百畝給其食建塾之意殆與古  
之里塾無異息詣予求文記之將以示後期於永久而慮其墮廢  
也余謂古之里塾有教無養今揭氏義塾有以養之矣而其所教  
之者未知其何如蓋古之學教人明人倫今之學其教不過習無  
用於世文之辭以釣有利於己之爵祿而已使義塾之教亦若是  
雖有塾莫益其必以擇師為先乎其師也不必託覽之多也不必  
言語之工也擇其有實行孝於親弟於長教於宗族篤於外州信  
於朋友仁於鄉里行己有廉恥待人能忘怨者以淑一家一族之  
子弟取朱子小學一書熟讀實踐薰蒸涵泳久自變化將見一家  
一族無一人不明於父子兄弟夫婦之倫推而及於宗州朋友鄉  
里之間雍雍和順充滿融益貴者必獲稱當代之名賢富者必獲  
保奕世之永業雖不求名求利而其名其利孰大於此余觀丞簿  
伯仲藉父世資而不分析已與蓬俗迥殊若德若懋克嗣前猷人

精紙一

倫之厚出於天稟之時天之昌揭氏於斯可卜也繼今又以古之  
教教其家教其族則人之所昌有以合天之所昌揭氏之悠遠隆  
盛詎可量也哉

宜黃縣學記

元吳澄

宜黃撫之支邑宋皇祐元年邑令李詳始建學而豐先生曾文定  
公為之記學近社稷遺址今不可改後徙城隍廟北始興初燬鄧  
令庾改築於縣治之北葉令上達又改築於北門石下而以舊學  
為尉治鄧令昌朝病其近水墊隘乃徙今所始定庚寅隣寇犯邑  
官舍民居燬者過半而學獨存淳祐初趙令希熙黎壽璿更造大  
成殿御書閣陳尉采祠邑之先達於左右庶實杜商揚令允恭後  
新兩廡四齋至元丙子再燬越二年教諭成都胡端宜即其基營  
構大德己巳居民失火又燬煇訪分司却侯鑑巡按適至召諸生  
議重建以命邑長愛恕都魯時學官去職邑士李仲謀董其役取



材於官山士之有力者捐資以助未幾廟殿成兩廡從祀  
 之室各五齋舍四各三間中門五間外門六楹立先聖像至大平  
 亥教諭南豐陳敏子增陶瓦密覆門廡立四先師從祀十子像又  
 繪兩廡七十二子諸儒像祀邑先達樂公以下十二人先是前進  
 士鄒次陳書來徵記至是教諭復以請將刻南豐先生舊記於石  
 以與新記並嗚呼學校庠序之設自三代至今凡有社有民者率  
 莫之敢後誠以國命繫於人才人才繫於士學也夫士之為學豈  
 待官之建學哉然而官必建學以居夫士俾為學者於是乎學焉  
 厚之也上之厚之者如此士之自厚者當何如居學而不為學自  
 薄也為學而不知所以學自誤也所以學如之何如南豐先生之  
 記之所云是已嗚呼三代而下正學湮廢士各以其質之所近意  
 之所便為學學其所學非三代之士所以學者也南豐先生之記

江西會館物信 稿紙

在孟學不傳之後程學未顯之前而其言精詳切實體用兼該有  
 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者宜黃雖小邑自昔多良士維今自士之  
 為學人人能如南豐先生之記之所云則合乎程接乎孟以上達  
 乎孔氏不待他求也於心有得也於身有守也於時有用也斯無  
 無愧於居是學矣不然不學者業荒行毀其為學者又不過務記  
 覽術文辭以名釣聲於利祿而已是豈上之人所期於邑之士者  
 哉

樂安重修縣學記

元吳澄

宋始興乙巳割撫吉崇仁之四鄉置樂安縣置縣之六年令魏彥  
 材始建學建學之七年清汝謝尚書弼時為攝尉令王植委之考  
 進諸儒不滿一百蓋創縣未久教猶未洽也其後十倍於初迨宋  
 孝年外國學有禮部登進士科者甲銷邑雖其所尚未離乎文藝  
 然以後創之邑百年間士學彬彬如此亦可謂盛也矣縣學之建



百一十有二年而地歸於大元壤土遐僻干戈搶攘人士逃生教  
死不勝遺及絃誦俎豆事哉足迹之邇於學者無幾宮牆之內鞠  
為茂草固其所也既而兵難稍紓軍官王佑周視廟學惻然興懷  
不謀於邑僚不資於士民躬率卒伍取沒官廢屋之材構齋堂一  
新之越數年堂復壞邑士陳士貴率其弟進市民屋五間葺任以  
至撤其腐再新之又新中門三間葺廟殿并兩廡從祀有室肄業  
有齋條以三門庖廩具完令王英壽董進教官前太學進士董德  
雙諸儒力也皇慶初元廟之前宇將壓令劉汝獨議更造築基崇  
於舊二尺教官闕員以陳仕貴攝事資取於家材取於其山先為  
之倡而學之士及邑之好事者皆捐貲以助仕貴之弟善司其出  
納令於公事暇督視不倦八月鳩工九月雙檄明年秋告成奉聖  
師從祀神像於新廟行上丁釋奠禮士咸集僉言曰當今文教懋  
明於上士氣未大振於下而吾樂安有甲申辛卯甲午至於壬子

江西會通 物 稿紙

廟學棟宇四新矣官不敢以不切而弛未違而慢士不敢以有費  
而辭勞而憚者昔夫子之作春秋凡興造之事新延廡者新作南  
門書新作雉門及兩觀書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何  
也春秋刑書也常事不書失禮失宜乃書書之者貶之也以所不  
德也詩之有頌頌其美也得禮得宜而頌頌褒之也所以示勸也  
廟學之新也事之得禮得宜孰大焉既未能效史克之頌而遂使  
泯泯無傳無以勸後殆於不可於是請記興造歲月於石以傳方  
來予猶樂安建學之始攝尉謝公首為之記其所期于樂安之士  
者甚厚期之以臨川之王期之以尚豐之曹期之以廬陵之歐陽  
清汝豫章之劉若黃而猶未已也將藉之以問津以諧聖門以歸  
於仁義道德不欲令人有愧於古士之有期其可不如公之所期  
者乎嗚呼聲利紛爭身外事也道德仁義性固有求則得之不特  
資借于人振振而進前輩之高步謝記云予何言哉本其末而未



其本高其卑而卑其高非所以答官府修學之意非所以副朝廷

用儒之實也

九 吳 澄

唐以來立廟設像以祀先聖於禮未之有稽而所以致其嚴敬則  
隆矣建昌郡廟學因地之勢其位東向有燕居殿在西北隅此他  
所無者廟廡之左書學之後皆學地也民僦而營居焉廡左之居  
編戶鱗次近逼廟垣喧穢不靜閣後之居面北背南構宅一區橫  
截其間廟與燕居離隔為二別啟一門向西不共前廟之門而出  
今天子御極之初念民生休戚繫於郡縣守令精選其人擢汝湖  
行中書省郎中薩德猶實為建昌郡侯治政既優教事尤虔暇日  
庠學宮目覩心惟將更而新之教授方君壽條具所宜凡學地民  
屋悉令撤去改造以地歸之學俾廟俾學前後通達無碍縹以宮  
牆相其他不中禮度者有序完整前守趙侯所積學計歲會有羨

六

續紙一

可如侯之志邦伯答失帖木克屬之長宋貞僉議允諧從祀繪像  
於壁歲久則漫易以木刻神像百有五左右各八室以奉廟之前  
庭迥窄春秋朔望行禮不足以容外門之東舊有教官之署乃撤  
其屋遷戟門於外距廟之前甬一引五尋視其舊加四常有二尺  
戟門之外鑿泮池如半月跨以石梁池外如舊建櫺星門門外砌  
街道為通衢南北兩端樹命教門各一加封勉勵詔首鑿石重鐫  
二碑亭對峙於泮池之側燕居殿隘不稱官有廢屋如殿之制廣  
三常有二尺深三尋有六尺六寸徙置閣後所撤民居之地以為  
燕居殿與前廟相直東向頗與古之前廟後寢類築壇三成廣僅  
崇三尺有五寸象闕里之杏壇先賢祠翼其右太守祠翼其左增  
祭器備樂器補書板葺齋舍作庠廩教官舊署既撤學之西南有  
尹周民居半屬學地以其屋來售通舒嗣隆代宋貞為郡屬之長  
志合謀同贊助其決遂酬其直得尹之居以居教官周之居以居



正錄氣象軒豁足以表師儒之尊其北陳地為廳事之所二一以  
待眾君之公聚一以待教官之公座自泰定元年肇始至四年迄  
於成門廡殿堂燕居祠宇以及庖廩與教官貳長之解舍周圍內  
外南北之廣二引五常東西之深六引四常有六尺從衡端直規  
模恢廓巧鑊炳煥道路平衍偉然壯觀士民驚嘆以為昔所未有  
非郡侯心董之宏志力之堅何以臻是今邦伯恫烈或守劉珠府  
判伯顏察克那屬張廢劉秉忠克協克一前教授倡議之後郭建  
中祠教職承侯之令惟謹正錄石良賈嶽天祐也蒙古字學教授  
揚大不花董斯役郡吏李方平王進周植也役既畢鄉貢進士盱  
汝書院山長聶公升述郡士之意請紀其蹟惟侯累任風憲廉能  
聲實著於遠邇今為民父母有治有教其美可書也雖然做學宮  
以育人才者官之事進學業以應時需者士之事盱之士繼今屏  
居共遊豈曰涉獵記誦銜飾辭章以釣名媒利而已必真明想而

心之所得能得聖賢之心必真修行而身之所行能行聖賢之道  
庶幾上不負聖天子取用之仁下不負賢那侯勉之勵之之  
義哉

臨川縣學記

自唐末衰亂迄於五季文治中否宋興數十年間漸復承平之制

臨川撫之負郭邑也咸平庚子邑令陳從易始建學學在郡城東  
南隅據青雲第一峰之右地勢亢爽人跡稀疎喧囂之聲華靡之  
觀不接耳目於學者游處誦誦為宜歲久屋敝後百餘年當隆興  
甲申邑丞即餘慶重修之嘉定庚午朱子之門人黃文肅公幹寶  
宰斯邑建詠仁堂於明倫堂北既而趙令崇尹新明倫堂文會堂  
及兩序齋舍四東曰尚志親仁西曰務本好禮嘉熙庚子李令義  
山復新大成殿及兩廡戟門作亭青雲峰之巔以暢開適眺望之  
趣淳祐己酉趙令必瑛又市民地拓其境作外門而學宮完美矣



國朝因前代尚文之治汲汲以勉勵作養為務由至元元貞大德  
至大詔旨叮嚀有隆無替皇慶延祐貢舉既行則雖中人以下皆  
知所勸文治可謂盛矣而臨川之學遠今又將百年未有重修者  
成都馮壽祖來為令周視學宮意有弗稱亟命學官董理教諭鄧  
文奉命唯謹躬率邑士不憚勞費材木之朽腐者易瓦甍之缺壞  
者增牆壁之破者補之榱桷之敝者正之蓋覆比密朽燬輝炳學  
計不損一毫而主祀之宮羣居之室煥然一新既落其成眾士咸  
喜以學宮舊無碑刻懼事迹久遠湮沒欲備始終傳永遠而屬記  
於澄余竊謂文儒之尚此聖之厚恩廟學之修此賢令之善政雖  
然有治有教今日文治浸盛而文教猶有當明者焉前令黃文甫  
公以朱子之學教臨川之士流風未泯朱子之學宗程而祖孔孔  
子之道皦如日月人心所同得也究其理踐其事以吾心之所同  
得契聖人之所先得知必真知行必實行豈徒剽掠四書五經之

南安路儒學大成樂記

元吳澄

續言以越時千進而已哉臨川之士繼自今勇猛奮發洗濯剝磨  
以革舊習以涉聖涯一旦丕變士習之新興學宮而俱新雖俾臨  
川以為洙泗可也夫如是其可無負於聖世長育仁矣夫其可無  
度於賢令承宣之義矣夫

天子所與分治其民者侯牧也封建為郡縣而郡太守實當古侯  
牧之任其治民也有政焉有教焉政以導之使不為惡教以化之  
而使為善也教民必有士學始後世教民之道雖不能純如古而  
牧民之守必崇士學則由漢以至於今未之有政也崇士學之目  
不一而尊立教之人為之綱古之建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而  
春秋入學亦皆釋奠示不忘本也吾夫子為萬世儒教之宗歷代  
尊事隨時而舉至唐開元而服衮冕之服正南面之位祀以玉禮  
遂為定制凡釋奠者必大合樂因古釋奠之名損益其禮以祀夫



子。祀必用樂者。倣古也。唐宋金之禮。蓋相習而無甚異。國朝既得  
 天下。郡縣儒學。悉如舊。世祖皇帝於京師首善之地。肇創國子監。  
 學。春秋釋奠。以前代之樂。行事。列郡通而行之。南安居汝西之上。  
 游中大夫東平張侯。助來守。休然以夫子廟樂未備。為揚。乃議興  
 樂。命教官制禮器於廬。陵命學職取磬石於真陽。奠簋鐘磬琴瑟  
 管簫笙壎祝。教之屬。靡不工。且良。延至能其事者。為之師。而教習  
 焉。樂器之至也。躬出郊而迎。樂事之肆也。時入學。而視必恭。必虔。  
 周或懈惰。其敦禮樂也。所以尊聖師也。所以勵士學。其  
 勵士學也。所以成善教。而為善政之本。斯其無負於民之寄也。  
 已。侯之初下車也。知往年虛增之賦。為民害。即以上聞。祈除免。以  
 蘇民力。閔民之心如此。其施於政可知也。雖然。政者。侯之所能自  
 為也。教則非侯之所可自為者。侯於教之綱。知所先矣。教之目也。  
 如之何。今之士學。無不讀書。為文也。考其持身。未必皆能介然而  
 義也。逮其臨民。未必皆能惻然而仁也。士者。民之儀也。而於仁義  
 之道。或不能無虧。則何望其能表率鄉里。薰其民而化之。為善也。  
 哉。侯於士類中。擇其知孔聖之道者。講求其意。條陳其目。以教今  
 之士。俾不廢乎其所已學。而兼進乎其所未學。一一如吾夫子之  
 所教於經。則明於行。則修。可以厚倫。可以美俗。士風丕變。民風亦  
 丕變。將見南安之境。人人相敬讓。相慈愛。藹然為仁義之民。而無  
 復有辨爭盜竊之訟。至官府。則侯之治郡。又奚翅如漢文翁之治  
 蜀。唐韓子之治潮而已哉。吾里陳幼賢。掌南安屬縣之教。承侯之  
 命。敬予文。以記樂之成也。故予得以盡其言。

武寧縣儒學記

元堯 撰

武寧為龍興西南壯邑。山刻而水駛。故其民多秀拔。以學行著於  
 代。者不乏人。國朝嘗設寧州。以隸之。而兼分寧縣。後又以分寧為州。  
 而武寧仍為龍興屬縣。學宮據分水之上。直隸解東南。始縣隸州。



而學隨州州廢而後隨縣棟宇歷久風摧雨泮坐漏日星於祀事  
至不嚴居有弗寧過有弗念凡如是者匪制於用則拘於謀假一  
有志者為之亦何事之不立哉至治二年夏余被檄過馬湯先聖  
廟庭退而縱觀升堂戲教坐甫定文學掾夏侯士璋作而曰余幸  
叨茲緣不幸學計單薄乃有廢做不能興補若茲所觀者敢以為  
告余喜以語縣長令皆曰是吾職也時有没入官船廿餘艘白請  
憲司界之凡儒與有力者走趨相事將興廢會有土功之令踰年  
禁弛士璋去焦大有繼之而後令之來者益勤無懈至治三年二  
月經始奉定元年十月訖工禮殿門廡講堂書閣巍然一新祀事  
嚴矣余又適至學者披本末請記於石余嘉夫文學掾之有志令  
之能思其職也學校所以明人倫聖人人倫之至而今而後邑之  
士子有游有居是養是教思先王之道志所至而學亦至舜何人  
予何人有為者狂作聖矣是其成也將不有如今日之興廢補做  
者乎願因諸君之善以為士子規且以見君子之於天下苟有志  
無所不立也前令李洪濤後令呂天倪始然其後者臨縣史刺馬  
丹後三年四月朔記

豐城縣學記

元 揭傒斯

上御經筵之明年夏六月濟南姚侯來為富州以舍菜禮見於先  
聖先師祝曰惟夫子之道參天地配日月用中國敢知而用中實  
生齊魯之交密邇夫子之訓欽承明命來守是州今之州古千乘  
之國也敢不敬共朝夕惟夫子之訓是承願瞻廟學推陋弗稱曰  
余之責也會教授清江陳明之繼至議與志合明年秋大修孔子  
廟仍具舊者惟殿若明倫中庸二堂江山秀傑樓悉改作而有加  
規制必裁就法度出入必限由正途凡為屋七十楹又覓銅為七  
二弟及諸賢像以嚴祀事鑿泮池其前做古類宮侯載經載度是  
董是勞吏忘其私工勸其勤涉冬徂春用告厥成而命侯斯為之  
記在至元二十有三年升豐城縣為富州以河東陳侯元凱為之



尹時科舉廢十有三年矣士夫其業民墜其教盜賊滿野竟數十  
里不聞雞犬聲陳侯大懼遂修孔子廟建小學日集文儒故老講  
求治要悉資以為政不數月境內大治知所務也今科舉既復亦  
十有三年而侯實來當天下文明人復其業猶皇皇焉汲汲焉以  
興學校明教化為先務者其守同其志亦同也夫兼有天下父師  
之責者君也承君之志行君之化者宰相與太守也宰相布於上  
太守奉於下故人之生也為之學校以教之設科以舉之必使士  
有恆業民有恆志然後聖人之道可明賢材可得而治可成也古  
之有天下者莫盛於唐虞三代而不能去學校廢選舉以為治秦  
去之廢之二世而亡雖然君子之學視學校為隆污以科舉為去  
就亦異乎夫子之教矣若夫善學聖人者在於誠誠則行乎誠故在  
魚鹽版築則行乎魚鹽版築豈待學校之教而科舉之勸哉然世  
亦豈能皆伊傅其人而不為之教與勸也此上之志而侯所以力  
行之者況上方親御講筵詳求聖人之治愚雖不敏願與學孔子

江西 德安 物 稿紙

者其勉之侯廉慎簡正不為威名而人敬畏之蓋賢守云

吉安興學記

元劉詵

今天子在阡務欲以教化作新斯民詔書每下必首及擇守令勉  
學校甚盛意也至正三年秋燕山高侯志自懷慶移守廬陵既下  
車祇承德命以學校為先務凡所以育材成化者朝夕究心焉先  
是廬陵後學多事章句託誦之習或經旨未明躬行未粹者有之  
公進而誨之曰為學之道讀書明義理修身積習踐以為正人君  
子之歸若但飾文華微利達非聖賢意也乃與職訓者議論為學  
之次第使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者皆卓然為古人之規程錄  
是士洗濯琢磨始彬彬然知慕三代之風他日又進其老宿而謂  
之曰朝廷養貧寒老病之士亦謂其有道有學耳若但以其年無  
擇於市井執技有過不為士所齒者豈上意哉錄是士稍自引退



而老宿無不知廉恥者。先是廟學禮儀苟簡典禮者不取于生員。別設禮生專引贊進退而不知學生員專講貫習誦而不知禮。公曰本末一貫奈何舉體遺用哉。革禮生而生員無不閑于禮者。先是府史多不務學公進而謂之曰汝曹能知學始可大用。今惟事刀筆苟專利特民之蠹也。使之湖望聽講與諸生相問難選其才者以次升縣州府吏。繇是六曹兩廡絃誦相聞吏始知進為士不以吏自限。先是廟學錢糧雖多府曹專役任錢糧之科州縣則吏胥移易侵負上下表裏為弊歲不給用公革府曹專任者責舊道嚴新徵而倉廩以實講堂舊扁振文公復取三代立學大義增揭明倫二字其前作宮牆修杏壇新儀門立課習飲膳定規著于石使後之典教化者恪有所守。繇是深山窮谷之士多莪繼鼓篋而來。若徐滕淮揚江浙廣海暨色目公卿之子弟為員積百二十有

江西通志補整理組  
江西通志補整理組  
稿紙

奇。至正四年應鄉試者五十有奇。君子謂廬陵學者道德明秀之盛。自宋慶歷歐陽公作記以來殆未始過此。若漢唐則必無也。夫所謂興學棟宇之高明戶庭之夷敞其小者也。人人以儒自飾以士君子自勉其大者也。博聞強記締章繪句下筆如春濤瑞錦學之末也。少者曰勉於孝弟禮節長者曰修乎仁義忠信以進乎修己治人之方則學之本也。公之興學不徒事其小末而務其大本非知道者未易與言也。公之為政能使詞訟之繁劇者簡賦役之偏負者平盜賊之充斥者息逋民四歸桑麻野極饑則講常平請賑糶盡其職救火請雨竭己力不憚勞捐己俸不吝費施於民勤矣。然皆推其平日所講者行之。學校善政之本也。傳曰君子學道則愛人非欺公事毋至孝視古人可不媿非公所講於學之本與。于是教授李柱與多士謀書公之美俾說述其辭焉。



安成李氏重修安賢義塾記

元歐陽元

安成李君平翁初作安賢義塾於州西郊一做書院精舍之制禮殿廡門講堂齋舍各有其所未幾即世規模有未備者子剛慨然念先世美績無加於此乃割上腴田若干定為教養恒式出納恒度凡可以無久而不廢者一一講求而完美之於是塾師劉君權其事實揭予記之予嘉李氏有子之能繼承也又感義塾之作是蓋君子至公之心而古道可復之機也為之記曰昔者先王為井田以養民為鄉校以教民周衰井田法壞斯民貧富至於相懸鄉校法壞斯民賢愚至於相絕而君子小人之事判然兩塗賤日益多貴日益少法日益密禮日益疎後世興者雖汲汲然設為教官之任而井田經界勢不可復郡邑教養豈能徧及齊民也哉有富而好禮之士出而建義塾焉塾既作一鄉之士患不志於學不患無從師之資一藝之師患學者之不勤不患懷德之不繼推此至

公之心求復世道之古其機不在茲乎師道由是而立士人由是而多風俗由是而美義不可勝用矣禮門左之堂曰藝塾之為言熟也吾故願義塾師友之至斯也教者熟於其教毋致扞格而無序學者熟於其業毋致寒暴之周功如是則無負李氏建塾之美意矣李氏安成大族宋末累以著述獻于朝其負名天府者接武平翁號一峯剛字立中世以文行稱於州里云

南昌府儒學重新聖賢廟像記

明胡儼

南昌江西之都會也故學廟壯觀於諸郡洪武甲戌秋學廟災像隨燬未幾廟重作像未設春秋有事祀以木主迄今三十有四年是為宣德二年監察御史毗陵許公勝金華包公德懷姑孰夏公能按臨是邦以正月上日暨藩臬諸公祇謁廟庭顧瞻徘徊慨然有作新廟像之志於是諸公協贊以成其美鳩工集材訪古遺像興作於是月丙午告成於三月某日仰觀聖容冕服耀煌巍巍乎



王者之尊矣。四配十哲，各稱其年德，與其爵之所為。服者，龜陛殿無煥然一新。凡諸學，苟得瞻聖賢道德之光華，莫不肅然起敬。豈獨繫學者之依歸也哉？典教事者，乃列狀求為之記。考之禮書，先聖廟像之設，不載其始。而通典釋奠儀則曰：祀享之日，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極間，東向。設先師神席于先聖神座東南，北向。蓋古未有像，故將祭而設位也。唐開元八年三月，國子司業李元瓘奏：顏子配像，當堂坐。今乃立侍。閔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參享祀。七十子者，則文翁之壁像，猶存。制從其請。顏子等十哲，為坐像。悉令從祀。曾參大孝，亦塑像坐於十哲之次。七十弟子及何休等二十二賢，則圖像於壁。蓋當時已有像矣。若韓柳廟碑，亦可徵也。朱文公禮殿塑像，說曰：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及其蹠而坐于其上也。明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為然，而必以塑像為問。余說略為考禮所云，其後乃聞成都府有漢時禮殿，諸

二四  
備紙

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為，尤足據信。乃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為做文翁石像為木偶，以來塑于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為跣跌也。去年又屬蜀漕楊王休子美，今乃併得先聖先師三像，木刻精巧，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謬。為之喟然嘆息。文公之說如此，近時老師宿儒，以像設為象教，且以為異端，誤矣。蓋文翁刻像之時，象教未入中國也。其可謂之異端耶？嗟乎，聖人之神明，洋洋乎如日麗天，如水行地，無所往而不著。學者即此而求之，彷彿其形容於千載之下，而思慕其道德於千載之上，誦其詩，讀其書，端其趨嚮，豈非吾黨進德之地乎？然則斯舉也，其所繫豈小補哉？倡其事者，三御史協贊之者，憲使童公寅參政程公棣，憲副成公均，劉公洵參議陳公傑，劉公中孚，僉憲黃公翰，高公暉，王公繼行。



顧公諫樂其事而來勸相者都指揮僉事羅公壽督其事者南昌  
 知府任肅同知李振推官萬鵬新建知縣茅自得南昌主簿蕭紹  
 經理其始終者教授陳銓訓導陳觀生真黎彥常李衢吳誠范璵  
 周友諒鄧志學望士設色雷日新熊爾思其人也而儼為之記庶  
 幾來者徵焉

南康縣學重修祭器記

明 劉 節

聖朝王祀孔子天下郡邑咸設學學有廟禮樂器度至隆至備憲  
 崇皇帝御極從禮官請春秋釋奠樂用軒懸舞用八佾籩豆簠簋  
 饗爵之數咸視天子千百世下上崇祀夫子典禮至矣無以加矣  
 南康為吾郡屬邑設學五廟視郡無殺焉祀夫子禮器視郡學無  
 殺焉殺以樂舞爾矣歲更置邑吏變置學博士弟子代易典守弗  
 常各恭寔懈以弛備者闕矣新者故矣精緻者敗矣木者竹者陶  
 矣銅毀而孟矣爵毀而括矣尊毀而嬰矣王祀夫子典禮若此

然孰歸哉我備憲使林公按部至禮謁廟庭退而講於堂進博士

江西通志卷三十一 禮樂

弟子曰祀夫子禮器備乎哉僉曰弗備也公乃命攝邑唐丞盛以  
 贖金從事焉籩豆十簠簋四登一劍二雲雷尊一犧尊一象尊一爵  
 子一核籩豆十簠簋四登一劍二雲雷尊一犧尊一象尊一爵  
 三備乃已顏甯而下降殺如制咸備乃已凡為爵一百三十有九  
 凡為簠五凡為劍二十凡為簋為簠四十有凡為籩為豆一百  
 八十有八凡為尊三既備乃釋菜告成事焉於戲盛哉重道崇教  
 欽制躬虔教化茲舉備矣嗣是作室以居博士門堂寢宇備矣作  
 舍以肄習諸弟子舍以檢計二十器成事有序哉可謂美矣公  
 首人為工部抗疏庭答謫判支郡起天子新詔進令官碩材宏度  
 貞守慈政君子稱焉魯侯作泮魯人頌曰敬明其德維民之則允  
 文克武自求伊祐頌公功者以之



會昌縣學記

明 郭子章

王石梁曰六經言學莫先於說命說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夫說命商書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學則三代共之自夏已然微獨商也小學大學其來久矣願造士之區名學士之所自造亦名學學記七年論學取友孔子十五志學則士所以學也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三代之學皆在明倫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明德明倫異其明一也親民民親異其親一也上舍是無造士士舍是無以自造其學一也我明建置郡縣縣名縣學郡名府學兩京設國子監名國學兩京設提學御史省設提學憲使降教諭勳功令所以訓士者至矣贛州會昌縣置於宋太平興國中建儒學於縣西北隅元至正中火知州常方壺修建明洪武戊申知縣張桂徙建壬申火永樂癸未知縣王文攷重建成化壬辰知縣梁潛購千戶白瓊故宅易城隍廟地拓之嘉靖癸未邑人國子生賴元改建至於今楹液軸解牆傾城夷矣萬曆癸丑如皋

江西省通志

二六

頁

冒侯來莅任乙卯始議重建而時詘舉贏計無復之乃清白雲寺田巖驅奸佃猾僧用什之三存善果於緇流用什之七廓鼎新於曩序經營於乙卯陽月訖工於丙辰至月中廟先師前門櫺星左祠名宦右祠鄉賢特祀啟聖廟後為敬一亭尊經閣左進德齋右修業齋公廡講堂饌館號房肄業有舍習射有圃費金錢九百資楹櫺萬餘植餼廩千餘石上不請公帑下不煩里閭數十載荒屋冷室一新而落之冒侯之功於是為巨矣工訖侯乃介余門人曾廣文希范暨劉廣文國檄廩生歐可范李益佳等謁余請記侯以考績道白下躬詣山中趣之余惟季子觀樂於周言子尋師於魯然後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唐建中初常袞入闕設鄉校親教導而後闕之人才與中州比故師友者學之模範士之礎礎也冒侯以文章飾吏治昌之常袞業已在吾境中惟之周之魯以觀上國之光親洙泗之教是諸生宋得祇得祇而昌之名立明得主得璋而昌之士顯庶幾不負冒侯重建學之意若明德親民明倫民親之說諸生童而聞之白首而習之余無容諄諄矣



明

峽江儒學記

明

張 芹

峽江居新淦上游，吾郡之雄鎮也。鎮之東西，壤地百餘里，山聳水  
 激，靈秀所鍾，端人彥士，先後相望。自昔號為勝地，正德乙巳以來，  
 歲多荒饑，遠近為合之寇，屢為民患。久而未靖，歲者捐貲分地為  
 新邑，即峽江為理所，增修武備以捍其患。嘉靖丙戌，而使者上其  
 議於朝，命旨既下，諸校並興。峽之東隅有地一區，平易與墳，故為  
 驛舍，乃撤之而以其地建儒學焉。掄材命匠，僅數月而成功。時嘉  
 靖丁亥三月吉也。歲十年為嘉靖甲午，桂林曾君曙來為邑令，謂  
 儒學華建不可無紀，謬以屬余。余邑人也，雖不得辭，竊嘆為政以  
 人才為先，學校人才所由出也。自古聖帝明王治天下，未有不以  
 崇重學校教育人才為急務者。我聖祖稽古定制，學校之設通於  
 天下，歲養之法至精至備，列聖相承，益隆作興。聖諭詩誥，惟欲學  
 者崇正學，迪正道，而深恐其或陷於邪僻，良德美意，無以加矣。百  
 六十餘年之間，人才治化之盛，西陲隆古，豈偶然哉。吾黨之士，有  
 志於聖賢之道，而從事乎聖賢之學，主敬以窮其理，反躬以踐其  
 實，孜孜不怠，務造其極而後已，則學道立上，可以希聖，次可以希  
 賢，又其次亦不失為善士。違則致君而澤民，窮則垂訓而範俗，斯  
 其為有裨有用之才，而於國家教育之思為無負矣。若徒工文詞，  
 以取科第，謀利祿，而忘身行己於聖賢不能無愧焉。則雖名位之  
 崇高，足為世俗之所敬慕，非所謂於同志也。尚其勗諸。

正德丁亥三月吉也

嘉靖

張 芹



明

南昌府儒學記

明

魏良弼

南昌府學會考儲英植材陶器其未已非一日而士之居是學者  
 景行先哲道嚴遺矩所以學為士為賢為聖求所以盡為入之道  
 者雖未必人人盡同而可法於後未者罕少哉古今題刻炳若前  
 日可稽也今士入學即令展謁先師然後登堂明倫立探定趨亦  
 以聖人人倫之至望之耳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國初  
 創造府州縣建學養士躬勤劬情嚴幽陟明志責成於守令提調  
 故士稱弟子負者視守令猶父母也不曰作之君作之師哉是故  
 文翁化蜀風同鄒魯伏恭令抗迹成伏學武城鼓歌流風可想古  
 今猶一揆也故多收作人之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有以教  
 厥後史代靡常提調未稱遂謂守令難以責成正統間乃設督學

二

二八

官於按察總領之守令提調之責遂有所該而教亦不專矣夫道  
 有否泰政有隆替待其人而後行也今不曰人非而曰官弊何異  
 因噎廢食耶督學今有專勅故責成守令者視國初少異而士之  
 宗提調亦視督學為少過也夫士既視守令為父母即視督學猶  
 高曾也今士不投教於提調而惟督學是宗是猶奉宗舍祖而宗  
 高曾原本雖同其如地遠而分不親愛博而情不專何如古以鄉  
 三物教萬民即今守令之職按察明刑以弼教猶古糾以八刑之  
 官今制三歲賓興猶古也未聞專以三物迪士亦未聞糾以八刑  
 名同實而異守令之責分先王之風微矣學大修於宏治戊子繼  
 是修者屢見宮牆外陔巷一道竟有未為展拓計也三易去子於  
 今矣茲幸三溪饒公未守是邦德以道民儒以錫史門無通介守  
 不爽節蓋欲起文伏之風於千古流林聲無於窮也責固歸於安



後事在志於自專故令多士升齋而鳴鐘當道自持風亦厚矣惟  
時若都御史翁公御史蕭公咸是公議遂以公地易民居得地東  
西若干丈南北若干丈致屏樹坊宮牆廟貌煥然一新道遠勢廣  
自豁心泰有開國以來所未備也今備於公手仍以壬子紀年第  
非一大數耶公名相廣東大埔人乙未進士

東鄉縣學記

明 艾南英

古者立學宮以訓士而未嘗有廟祀孔子之禮其意以為學之所  
由設以教化為主使之書藝絃誦以治其身心性情而又為之鄉  
射合樂受成獻歲養老勞農凡上之人所行之政皆出其中使之  
觀而習焉以為異日治天下國家之具非必崇飾廟貌如浮屠老  
氏之徒以是寢大其師而後為之禮也且其意以為聖人之德與  
天地並區區以學者之故享廟食之禮未足以為尊崇美報而近  
於藝故古者略而不事然古之始立學者必釋奠釋菜於先聖先

二九

師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其舉行之禮即於學宮為之隋唐  
以來古禮不明於天下徒見夫釋奠釋菜之為祭也於是廢學宮  
而立廟以祀之袞冕黼黻以為其像而端拱對越遂以為崇飾土  
木果足以寢大吾師而盡為政者教人之責乎則亦可謂沿其末  
而忘其本矣宋嘉祐以後范富歐陽之徒條陳天下事始令州郡  
更立學宮而廟祀之禮亦仍之而不廢然推斯義也以觀古今之  
故則長民師帥者其所重所輕亦概可知矣夫既以廟而祀之而  
又令其廢死不飭無以安聖靈而生忠敬諉於其末而弗之事則  
又為政者之責也東鄉之為縣百年矣而孔廟漸就頽圯適當美  
嶼江侯在事之年江侯以愷悌作人未幾以內艱去蓋已從事其  
本而未遑其末也於是吳江馬公繼之越期年而俎豆鐘鼓之地  
化為頽垣瓦礫彼時雖亦請明給帑適當轉輸告急未即就緒竟  
以大計去宜士之惶惑而無所式也乃得我愧琴一作賈公以金  
給邑侯來署縣事侯之所為矜式士子以為教化之本者予以奔



走南北不及究觀其所為然聞其華美餘罷追呼清衙憲聞則與諸生課習講繹有古循吏風蓋庶幾無愧於立學造士之意可謂從事於其本者矣而又捐其俸餘以佐學宮之費不五月而廟貌巍然士之遊其中者徒見丹漆黝聖椽楹榑楠之不朽時而具而未聞有追呼繹駭之擾吾民則亦足見侯之強明精察智足以周事而力足以圖幾使長民帥帥者而皆若此無媿於古之本末具舉者矣使侯無其本而徒事其末既無以為士子教化觀型之具則雖取聖宮而金碧輝煌之取土木而衮冕黼黻之視古者立學造士之竟既已不倫而其脉本末俱廢者相去亦何幾乎雖然古之君子因俗設教潁川好爭訟而韓黃先以敬讓南陽好商賈而召父富以本業視其俗何如耳侯為政於金谿而人以為夏日為政於東鄉而人又以為冬日豈山川風氣百里而殊而侯為之因俗設教故如是邪人蓋知侯之一而不知侯之二也今侯以改調行而予因為之記

永豐縣學記

明 羅倫

王祀孔子尊己乎未也尊以文也非尊以道也道一也曷為孔子尊乎眾人棄之聖人至之孔子者道之至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之道所以至也至者立教棄者由教由其教不尊其道可乎開元禮自天子下執弟子禮尊以文也尊其道則未也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尊其道也尊之何宜靜宜畏焉動宜謹焉學宜博焉問宜切焉思宜密焉卑污者宜易之以高明狹隘者宜易之以廣大傲戾者宜易之以溫良猥薄者宜易之以敦厚柔懦者宜易之以剛毅昏愚者宜易之以通敏本之身也視焉宜明聽焉宜聰貌焉宜恭言焉宜慎事焉宜敏矜之家也為父宜慈為子宜孝為兄弟宜友為夫婦宜正為姻族宜睦為鄰里鄉黨宜恤時而我用達之天下也宜正君心以正朝廷正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明  
重修宜黃縣儒學記  
明  
履汝芳

宜黃縣儒學舊在鳳山之陽嘉靖元年  
迎置今所  
班視昔加壯然

事出重遷工多簡略庠舍久且就圯歲丙寅邑侯蘇溪俞君莅政  
之初首事德教迎捐俸修葺自文廟堂齋以及門廡煥然增觀教

月工畢使狀求記且曰願有言以相勗也予聞狀得舊記二通一  
則南豐曹先生記初建於有宋一則一峯羅先生記重修於我明

者也今君之功固於前修焉有先不肖如余則安敢覘顏於二先  
生後邪然俞君之嘉惠後學意則未可虛請以前名言為諸生申

之夫謂先王朕學校厚師儒明章禮教共相循習其大要務使人  
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焉南豐之稱述古先誠博觀聚舉

而識其大者矣一峰則於邪僻之防利後之肆獨加焉又何其嚴  
切而篤實也哉夫性之在吾人一也親則知愛焉兄則知敬焉孩

提願咸能之至其長則或成德於聖賢之歸或怡濔於不肖之極  
相去不啻倍蓰者何哉學不學之故也然則學者率吾感應之常

以端其好惡之分又察乎彝倫之懿以明慎於出入之方則知先  
王禮訓之陳典常張設周至詳密非有益於所性也固將盡吾愛

敬之良以同於聖賢之歸焉耳其所欲所好有甚於勢利之私為  
萬者其時之所除或出或皆將脫然蟬蛻於汙濁之表豈復有一

毫可入於其中哉豈盡性之外又有他學哉是故必如斯而後二  
先生立言之旨為無負而俞君嘉惠後學之意亦為有成也惟諸

其共勗之俞君括倉人名世美蘇溪其別號云

江西南豐

卷

三二



小學記

明 羅洪先

朗宵陳子伯言為寡令也。越月而未有興作。而曰唯心罔內外。學  
 周動靜。天下喜而已矣。繩違以揚善。為教不力。豈可以為能。陳子  
 曰。未也。氏尚懷貳。是猶明其源也。於是唯教周類。唯縫掖有勸。若  
 子以為賢。陳子曰。未也。士無居業。是猶為也。不可以久。小學豫養  
 也。督學有舉之喜。政也。承令以新志。窮無與乎。於是建之小學。應  
 刑也。基於登剝。以榮政也。取財於羨。條告格也。助以義士。與學也。  
 為之重門。同聞也。堂曰聖學。示的也。曰心傳。復初也。曰修道。恒業  
 也。業必有居也。故兩塾。翼之。曰聽樂。曰習禮。曰白讀。曰書算。制之  
 備也。居必有養也。故後為倉。兩為廚。人後為饌。所養必有藏也。故  
 庫附為小學之養。蒙也。蒙求也。古井不涸。而煤為之兆也。工始於  
 二月二日。祀於七月六日。時未久而制備。以其易從也。陳子乃

三三

使書以告曰。大倫不教。學於陽明。夫子有聞矣。萬物一體。不忘敢  
 也。願與宵之士。人共之。敢簡於執事者。予發雷歎曰。信哉。人心之  
 善。不可無養也。今天正學之晦。自蒙始也。辭章功利。約有成說。良  
 其長也。雖語以道。不復信之矣。養之以小學。亦曰猶大蒙矣乎。蒙  
 之去。吾未達也。豫養而勿汚。知愛知敬。仁義生焉。匪其光明。不撓  
 於物。是故良知之。瑩聖矣。學之為聖。非全以進也。養而復兩者也。  
 洒掃應對。精義也。至簡也。徐行為。所以弟也。至易也。明乎家之學  
 者。幾矣。莫非知也。寂而感一。以貫之。有事勿忘。而益致其力。知則  
 至矣。靈存而用全。聖同歸矣。此陽明子之蘊也。為之表章。章風也。眾  
 之師友。樂也。樂以久。效不極。鮮矣。此陳子之意也。定言自此。竊以  
 獨身。學之賊也。網其舊俗。弗勇於愛。且從而強人。則孩提之弗若  
 也。得之士人勉哉。



明

萬安縣重修儒學記

明

羅欽順

萬安在古之上游，稱望邑，其俗尊禮，教尚儒雅，詩書之誦，科第之奮，興歲以益，風其長才，偉器出焉，特用以文章政事，聞天下者，蓋後後有之。固本其山川之靈，而漸磨成就，未有不由於學校者也。儒學在縣治東北，洪武五年，因前代遺址，創建景泰間嘗撤其舊而一新之。迄今歲久，亦漸頹矣。我烏虞侯守憲，以癸未進士治優嘉魚，史令茲邑，初至謁廟，退而周覽學宮，彌失今不修，將未工費必倍，逆憫然以爲己責，方隨事區畫，有言邑富民彭南壽可任者，召而諭之，聞命躍然，即輸白金二百，以爲助，侯大悅，亟以書白於提學，監司郡守，皆報如議，乃卜日興事，擇義官朱其望周幹督工，殿堂齋廡門庭，廊舍泮池射圃，鄉賢之祠，題名之閣，以及於周

三四

垣通道洽之昏，編易朽腐以堅壯，更破缺而完整，化隱漫而鮮明，凡十閱月而落成，賈歲丙戌之季秋也。教諭毛君鶴等相與謀，欲請金文以旌成績，顧惟平日誠亦常竊有所感者，其又安可默乎。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即以建學育才爲第一義，蓋將俾百千萬世永有賴焉，興造化相而無窮者也。學校之教，大抵先經而後史，祖孔孟而宗程朱，至於諸子百家，則亦隨之，其力所及而博觀焉，以考其是非得失之歸，而定夫取舍之檢，務明其體，以適請用，是惟聖祖建學育才之大旨也。列聖相承，所以博崇而風厲之者，無或不至，是以百六十年來，士有定志，庠序有正業，異端邪說舉無所入乎其間，教厚者德以之崇，通明者才以之廣，公卿百執事之選，佐理承化之功，亦既屢得其人，而顯收其效矣。然士之進用，必由於科目，本末輕重之分，有所未察，則其所汲汲焉者，鮮



不在於記誦詞章，體之弗明，弗暇計也。豈不失之悶哉。世之君子，或病其然，欲從而振起之，意亦善矣。至考其所以為學，後後脫略章句，而後心无妙巧，立宗旨，而妄議先儒，又豈非所謂習者過之已乎。夫學以知言為至，孟氏而後，有如程朱數先生，斷乎不可為已。其於佛老二氏，皆有以深究其蔽陷之失，而顛植其似是之非，自非見道分明，何以及此。舍程朱之說，而欲求至於孔孟，與希升堂而閑之門者，有以異乎。亦多見其惑矣。嗚呼！世道之隆汙，鮮不由於學術，而吾人之所謂學，其不及者如彼，過之者又如此。有志之士，可不明辨而熟誦之乎。虞侯之令，萬安通敏，慈祥政教，為舉方與諭訓諸君，曰：勵諸生，俾從事於正學，期於知類通達，強立不反，有以踐賢躅，而應時需，此其意良厚，非徒興修之績，而可祀也。諸君子尚思國家之所以教，益自茲懋，以無負賢大夫之所期待。

者哉

吉水縣學記

明 劉定之

由予里赴京師，不數日至吉水山，漸開遠，溪益廣，深士氣質與景類也。予與其士相知，聞獨未嘗造，序拜大成殿焉。今樂聞其重修，昔歐陽永叔記吉郡建學，吉水郡屬邑，學與殿豈不同時煥飾哉。然是後宋遷，且隆元起，復什兵燹，弗一革故鼎新，宜亦屢矣。稽圖志，皇朝太祖建極七稔，洪武甲寅，學復修，繼此又時增葺，惟殿以工鉅，莫敢措手，自建極初元至今，上成化丁亥，適百年矣。禮樂百年而興，亦常道也。况聖明治，追隆古乎。况斯邑文獻聞海宇乎。况宏基構以祀聖賢，崇文首務乎。於是江右提學僉憲李公，適以為言，由進士來合斯邑者，蔣公紱承命，其羣僚皆悅，從無異意，捐俸雖微，示己志以率眾也。出庫藏諸物，以



白金直計之為兩踰十又益以羣助乃沛然焉大木取於閩楚  
 石甃取於本土浮水登陸不百武而集遂於是年三月興工九  
 月告成址基以高構聳而豁塑像咸新尊居環翼稱其萬世無  
 窮王祀之禮庠官教諭蔣輔訓導王甫因邑土編修宋爾章徵  
 予記予惟有天下者集士於庠以教而必祀諸聖賢使其歸仰  
 其來尚矣士俯而讀易詩書春秋禮記四書諸子之籍者口其  
 言也仰而對素王公侯伯冕圭袞緇之像者目其貌也言孰謂  
 糠粕可因以思慕其仁義禮智信根性潤身之說貌孰謂土木  
 可因以瞻企其溫良恭儉讓睟面盎背之符言自口貌自目入  
 與心契而士可以趨賢希聖淑己用世有天下者蓋取效焉然  
 則斯邑大成殿之重修可泛視乎斯邑古今士嘗矜佩駿奔於  
 殿庭者其聲寶煒燭可數矣後進勗諸是為記

30

吉水縣重修儒學記

明 曹同亨

明  
 吉水儒學親自宋天聖四年在縣治左稍後百步而近其始故東  
 而慶元中王濟李恕已謀於邑人改而南向今學宮是也國初因  
 之當是時登進之數最甲宇內名流碩輔勳庸節舉燿史冊者  
 相望而起可謂最盛嘉靖甲寅有司以科第偶闕頗未諸培士第  
 不議查取前民舍撤之自是宏敞軒豁與峙前聲如奔龍躍馬為  
 一時規畫蓋視舊改觀矣顧未幾長文遠送代表其於易打作新  
 之事未之及也後二十年萬曆己亥楚黃涵齋江侯未為令始更  
 祇謁文廟謂端星門卑且陋無以示瞻仰更議新之會時詎不果  
 又二年歲值大登乃斥贖錢之羨撤少尹漳浦許君貞鼎建如式  
 而大成殿明倫堂尊後閣左右兩廡啟聖名宦鄉賢存子諸祠序

江西通志滿整理組 稿紙



下	至	瀛	庫	庖	滿	齊	廬	公	署	凡	棟	宇	椽	桷	覆	瓦	級	執	屬	累	挽	折	者	以
次	繕	完	既	又	用	形	象	言	改	文	威	橋	東	後	路	使	楸	橋	而	南	復	折	左	由
經	濟	坊	入	以	合	於	孔	通	又	為	增	高	宮	場	西	偏	窪	地	凡	若	千	丈	而	學
之	制	至	是	始	大	備	後	以	諸	生	誦	業	其	中	康	饒	不	時	無	以	明	受	餐	之
義	更	膳	以	學	田	若	千	畝	而	士	之	負	甚	不	能	舉	婚	葬	者	歲	捐	其	贏	優
助	有	差	於	是	文	學	而	安	黃	君	始	借	其	餘	錢	祥	毛	君	炳	謂	侯	茲	舉	有
功	德	於	章	逢	甚	盛	宜	有	言	以	昭	來	者	不	惟	有	司	之	於	學	拓	其	歐	陵
教	其	崇	峻	飭	其	漫	恣	所	以	嘉	忠	此	邦	之	士	者	其	勤	可	謂	至	矣	凡	役
夫	若	干	工	賞	若	干	侯	名	沛	然	楚	黃	周	人	隆	慶	卒	未	進	士	為	政	篤	於
愛	民	而	嚴	於	繩	下	赫	然	負	神	明	之	譽	人	故	樂	為	之	役	凡	有	工	作	其
費	省	而	事	易	集	類	如	此																

明  
臨川縣政遷儒學記  
臨川在撫州府以縣而學僻在郭外師生日議遷徙地滿不葬  
通賢應以廢寺入官據城中之勝籍其材與產改作有廳而上楹  
寺僧觀其利賂以貨賄潛以銷託而為之力者後燬以浮言凡三  
致而三沮夫闢佛教以崇聖化於義至順也徒做學以入廢址而  
財力弗援於民政瀝矣易也迺至於十年弗克就嗚其異哉督  
學事少湖徐公瞻奮曰古之人當世至尊尚異端猶為虛其居  
之說則革亦次得德音慶下而用循若斯雖執其咎中丞浦南胡  
公岳燭犀益以決正議而署郡事通判王侯賧夙夜綜畫之始  
於嘉靖丁酉之冬越明年以成告惟門將將維堂噲雅廟翼翼  
維閣崇崇維齋舍穆穆維神者慶改觀易聽咸以為天厭浮屠氏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之計而將起文明之運也。亦惟休哉。吾友明水陳子九川。致少湖  
 子之命。命既成。庭拜許。生源以微言於南郡。曰。訖有之。凡學官先  
 事。士先志。事之未克。成官之責也。事成矣。而志未辨。是諸士之憂  
 也。願爾所以勉之。嗟乎。士之高志。在孟氏有成。則矣。良知良能。上  
 帝。河降。恒性必善。猶水必下。本非逆也。然提知愛。反長知敬。達之  
 天下。無待外索。本非艱阻也。然而學術日僻。德業日圯。恒質質焉。  
 而靡所成。將無亦有所沮乎。劉歆。獵文。琢句。組章。微屑。祿後。耀身。  
 肥原。其於貨賄類也。間有嘆其陋矣。以纂述為勳業。以德中為寶。  
 際微借。舊聞。依憑。傳言。其於請託類也。間有譽其非矣。異同。靡於  
 流俗。毀譽。弄於時好。前瞻後盼。且進且卻。其於浮言類也。二三子  
 其亦思自奮。自燭。有錄。重以求。有躋。於休哉。今夫浮屠氏之學。固  
 亦不思。其利。不學。聞見。不怵。利害。偷然。自以為。明心。矣。而外人倫。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遺事。物畢。竟非天。恩自有之中。而不免於自私自利。故象山。子接  
 孟氏之傳。直以公私為千古。儒釋斷案。夫非諸生之鄉。先哲。手草  
 廬子。嘗記斯學矣。曰。沈澱。舊崇。以涉聖。涯與學宮。俱新。俾臨川。焉  
 涖。泗夫。非諸生之風。到吾手。出入於斯。涉降於斯。駿奔於斯。藏修  
 咏歌於斯。肅然。愴然。須臾。勿離。庸德。庸言。慥慥。相顧。俾仁義之良  
 充。諸身。微諸。邦家。準諸。甲海。垂諸。百世。庶幾。無忤。爾。言。無玷。爾  
 先哲。無負。爾。良師。良牧。若。則。浮屠。氏。且。反。肩。而。西。之。矣。吁。其。蚤。辨  
 之哉。是。使。也。清。我。傳。公。鳳。翔。首。發。贖。罰。三。百。金。以。相。其。成。督。學。張  
 公。時。徽。協。之。郡。守。陵。侯。堂。卜。期。鳩。工。而。沮。黜。是。分。巡。趙。公。葉。叔。僧  
 而。籍。其。產。郡。守。項。侯。為。撤。廢。像。以。請。而。復。沮。黜。是。少。湖。公。躬。指。相  
 度。闢。永。豐。倉。空。地。故。之。巡。按。陳。公。衷。亮。之。郡。守。邱。侯。其。力。承。之。  
 為。流。房。所。中。而。三。沮。於。法。當。牽。朕。得。訖。其。沮。者。以。隱。弗。書。



明

永豐縣重修儒學記

明

鄒守益

初成化癸卯永豐縣新孔子廟一舉羅文毅公記之以為尊孔子  
 以文莫若尊以道而世之學孔子者無異於優孟之學孫叔敖舉  
 失其真其詞侃侃然至今讀之毛髮尚竦也嘉靖癸卯冬益適至  
 永豐雙江縣子豹與鄉大夫士出饋議新學宮時中丞淨峰張公  
 岳主其議柱史槐川魏公譔告嚴其成縣尹魏君夢賢經營締構  
 以臻其績首文廟次明倫堂尊經閣次櫺星門次晚舍次名宦鄉  
 賢祠踰年告成林掌教應芳執訊諸生曰願以繼文毅之聲益不  
 敏請鐫聖學之真與二三子商之夫忠信與人同而好學與人異  
 非聖之異於人也學失其真往往出於忠信之外故以剗釋為專  
 門詞華為名家著述為功勉精神愈竭歲月愈邁而道德修業荒

39

感

三九

無與哉存義之實遂然以聖為絕德而弗可學二三子其亦故  
 於孔門功課乎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其天機惻怛  
 非以正行也庸言未有信庸行有未謹致於龍德剛健中正有未  
 純粹故有餘不敢盡不足不敢不勉兢兢業業不自滿假至於相  
 顧慥慥而後快慥慥者非於忠信有加也不失其本體而已矣二  
 三子反身而驗之庸言果信乎庸行果謹乎不足果勉乎有餘果  
 盡弗盡乎諸君子向道宿方竟何功課其聖門閑偽存誠一大鑑  
 鏡乎建學立教所以進學者於聖也駿奔於斯陟降於斯採歌於  
 斯吾獨可以自棄自小已乎龍岡金牛山川具在豪傑林立茲敢  
 洋洋益不敏周采淵也願與二三子敬圖之



德安縣學記

清 文德翼

學肇自上古虞夏而後可攷而知也然漢以來大學四門具在京師編天下郡邑立學實維趙宋當是時人材最盛而江州德安公卿大夫有名者造造間見儒學之立宋元俱在邑城外河水之東明天順間因水灌頽頽改建邑中科名漸耗萬歷九年邑侯張公延熙謀遷於舊地相國葉文忠公父朝榮判郡事力襄其成遂鄉舉不絕且有及進士第者兵燹以來化為莽原求一椽半瓦不可得官於斯上視事不急時亦不暇又工大力頽難以率舉寢而不問者二十四年故士氣索然無一興者張公下車謁聖廟吏報無有也大怪之進諸生詳詢其故為之四顧拊心久之邑瘠歲儉勢無可如何適邑且無暑寓民間公曰令甯無暑也先師可無宮諸士可無學乎於是集諸生協謀重建公遂以一身肩其資旦夕經營自丁未冬至己酉秋工訖殿廡堂祠門柵衢道無一不新丹堊塗墍皆加時昔公欣然延諸士勸學其中曰是不可無記也走而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四 頁

徵文於余余謂公真知其所重哉先王之立學也訓之以詩書禮樂導之以孝弟廉讓治心而復於性體道而本諸天修己及人明本致用然後朝廷貴旌帛以榮之設好爵以縻之故一時菁器侍問之儒大則賓師小則百職皆有以殖於當代而言行猶垂於後世非苟焉而已也聖人既選而學凡四變漢有經學唐有文學宋有道學明有經義之學皆學也說者謂學莫尊於道莫切於經莫浮夸於文而尤莫流蕩於經義更有說者謂經為訓詁之陋道為文貌之迂文尚能體物記事而經義排偶不適於用徒取世資而已二說雖經義起家之士亦不諱彰言之然余竊以為過也天子之取於士者取其心術而已夫士日夜以孔孟為法思其義理效其言辭分寸之間不敢渝越心術焉得而不正乎經義之為體也猶史官之代王言也代王言而弗訓辭深厚文章爾雅則莫不慮焉士代孔孟言而何可不善殖於學乎故今制遵用之偶革而旋復明其所守者經所師者道所資者文三學皆萃焉不可得而易



也朱徽國非道學乎經明於漢文法於唐經義守之如金科玉律  
爾德安蓋有親遊其門而稱高第都講者矣豈但科名做道云爾  
哉公以北學名史所稱河朔貞剛重乎氣質者也緩征禁訟清淨  
養民於士也又造學以風厲之如此余知德安人材之盛必齊往  
牒而駕前修矣公諱僕字貞一深州人嘉慶進士

重修鄧陽縣學記

鄧如朱在編

先王建國而立學凡上之所以為教下之所以服習以治具心而  
裕天下國家之用者莫不出於學自漢迄今有志化民者當禮崩  
樂壞倥偬講武之時而所施有前後即收效以學為先務者不可  
勝記也然郡邑大小殊制而建學必於都會之區長民之吏以身  
先之諸生絃歌鼓篋其中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故世治則  
黌宮翼然即兵燹薦臻以學之地近而事習而居人之所瞻觀也  
故雖鞠為茂草而亦僅存而不廢獨鄧陽之學自范文正公知饒  
以芝山麓其地勝絕宜學妙果浮屠為筆峯其前當出大魁名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頁一

世遂移城之學而置之郊而鄭公汝礪果應期為第一人元末燬  
於大明洪武初以城中興賢巷為學者數十年宏治間邑令翁君  
永年從諸生意請於直指復移學於郊明季喪亂百罹其地遠而  
學博士之所不家於斯也故上兩旁風且以為牧馬之區雖山水  
清照而瓦礫極目見者心推國朝定鼎以來崇儒右文叱於三代  
而鄧邑之學憂憂難之賢令相繼如程公世章鄭公邦相盧公元  
培皆有志還舊觀而卒以遷去僅一新殿聖祠會鄧公士傑莅任  
之明年薛除荒穢築左右宮牆百餘堵斥牧豎而障蔽之然後丹  
雘墀宮次兩廡次儀門及櫺星馬麗牲區庑之所莫不有序前  
後松柳成行望之鬱然揆厥所由其植木陶瓦合土范金悉捐俸  
平價夫役工匠則計口給錢故樂趨勤事適材固而為時速壯哉  
學茂以加矣具建學之始中幾更遷廢而得鄧侯以鼎新之本末  
如此雖然學之設也非以為觀美也有浴沂風雩之樂則點也可  
以自足於聖人之旁而無所慕有紛華靡麗蕩之於外則子夏不



能自必於其中今郵學去城三里而近大湖遠其西芝峯蜿蜒委  
 逸磅礴而鬱積南望五老三疊之勝可掇而取也其地又僻以簡  
 冠蓋文繡重裝大賈之所不涉則有無子夏之誘宜莫  
 如此地者諸君子月吉而入學毋徒為口耳佔畢而已洪馬江彭  
 固地產也諸君子其務師之始於治心終於用世講貫習復以不  
 虛文心卜基郵侯復新之功而務求合於先王建學之本之意也  
 而巳矣

重修臨江府學記

清 詹惟聖

今上十有八年余奉命視學江右按部至臨謁先師廟課督諸生  
 講肄見臨之士循循焉撲以茂及校文拔其尤者彬彬焉理淳而  
 氣昌竊歎曰先王之澤未泯聖入之道大而我朝文教之漸濡者  
 遠也學博毛君明遠告余曰臨陽郡學昔濱江明嘉靖間江陵陳  
 公大賓初議徙建今所康熙丁未新州高公培復加修治歲久頽  
 圮今太守陳公克峻蒞任是邦百廢具舉尤注意學校捐貲倡率

江西郵傳局物館

櫛屬共相欣助鳩工庀材戊午撤楹星門之舊而新之今將修葺  
 正殿兩廡仍建諸生講肄號舍十二間俟工畢乞為文以記之余  
 曰唯唯越明年秋再謁先師則廟貌巍然而明倫堂及諸生號舍  
 亦煥然新矣余惟先王之世上自天子公卿大夫下逮民之秀者  
 莫不務學故於教有師於國有學鄉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凡所為  
 三才萬物之理孝弟遜讓廉恥之道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講之有  
 素閱之有具以成文武之材而就道德之賢故人材蔚興化行俗  
 美臻上理也由此言之學固與治二子哉而吾夫子之道其德仁  
 義禮智其言易象詩書春秋其治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雖火於秦  
 滿於漢雜於功利竊於佛老而揭於天壤者久而彌光今去聖雖  
 遠幸天子崇儒重道凡遐陬絕徼咸奮於學以副教勵教化之意  
 矧臨之為郡理學事功文章節義名臣輩出尤德教重敷之地歟  
 先王之教民也非者教勵之其次誘掖之其次整齊之所以廣其  
 化而適於治者靡不備故以治天下則清和理以治一國則絃歌



興文翁之於蜀，韓延壽之於潁川，胥此道也。今陳太守之守是郡也，等餉敬獄，撫字招徠，悉著成效。而董師儒，崇禮讓，士無不能。歲進而教之，以學復率先學畫，與二三僚屬，不煩民力，舉竟祀而新之。守之治，誠有可觀者乎。

重建素州府儒學記

清素繕梓

開之天下治亂由人心邪正由學校興廢則學校之設不恭重哉

易之臨曰君子以教思無窮保民無疆學記曰建國君民教

為先是士與民教與養一政也素庠始於唐天寶五年太守房公

增立學宮建文宣王廟於城北門外至商宗乾元元年刺史鄭公

審務城內郡治西南唐保大十年刺史李徽古又移於郡治西南

宋真宗景德三年李諱郡於廟中起講堂敬學校遷儒雅可為人

師者教焉仁宗皇祐五年知州事祖公無擇以舊址匯隘乃改營

於州治東二百步今學是也學成時江李希伯馬記神宗熙寧間

江西通志續修理編 續紙

館閣第天下奎記以素州學記為首故文拙傳本宗澤熙五年知

州事張公竹又新之文請堂為明倫堂明宏治壬子郡守王公儉

以舊學在廟後陸希祿乃大規模之為左廟右學此建置公事

大較也郡侯李公以康熙癸卯冬奉簡書視素下車之日睹素之

城池學校堂皇麗譙百廢未修不勝慨然曰郡守民之師帥也生

視其荒缺而莫之補救乎爰是加意鼎新與民更始一年而郡治

及鼓樓新而興政有其地二年而文廟修昌黎書院核而立教有

其基凡棟宇之為嚴丹堊之務飭周垣屹竦門戟閑闐堂廡潔但

講肆軒敞竇山枚人俾諸士之趨踰考業於中者咸親宗廟之美

百官之富荷欵部武洵可大而可久矣余父子兄弟俱親給自庠

者昔荷先聖之式意今觀我公之嘉績可無勉應以志永思乎



重修饒州府學記

清郡守黃家道

天子以教養之任分諸郡縣之吏戶口之登耗賦斂之贏絀於是  
 馬責而郡有庠州有校邑有序雖有師儒之設尤必使之躬自勸  
 課日稽月考以底於化成俗美其法與國學等蓋示民以君臣父  
 子之鹄則情義維繫更有出於招來生聚之外者非第粉飾治具  
 而已故一道同風之世自京師以王荒裔莫不立學自開創以迄  
 承平其間變故不一莫不以學治之凡養老興賢合樂序射以及  
 出師授律獻囚訊馘莫不一出其中使民之身目心志有所繫而  
 不逸及其教之成則人心正風俗淳雖歷變亂而不可奪治莫善  
 於此後世昧於斯義往往專事簿書期會之間平居視教養為具  
 文絃歌之地鞠為茂草一旦緩急民心已去民俗已漓雖日從事  
 於勞佚安集而民不知所以勸故其變也一亂不可復治蓋聞新  
 桓棧樸之詩作而西周以隆子衿城闕之刺興而列國以衰原伯  
 魯不說學陔子馬覘王室之不競鄭人將毀鄉校子產不可鄭國

江西通志館

頁

復安此其驗也我國家當定鼎之初即詔舉賓興加意學校故四  
 十年來重熙繁洽家鄒魯而世成康幾致刑措滇黔叛亂自取殄  
 滅天子命將出師風驅電掃四海永清當軍興之際所以申飭有  
 司教養之具益篤民出於湯火之中而措之衽席之上滿洗磨革  
 灑然易慮欣欣樂育之舊矣饒之為郡當吳楚之中清淑之氣名  
 賢代出有雙峯蒙齋之理學景盧貴與之博雅忠宣忠定之大節  
 漸濡涵泳民號為知禮易治然地交閩粵二方有事饒輒罹其害  
 國初再經兵燹寅卯之亂尤被殘破民半為迫脅村墟淶然城郭  
 傾墮學宮官署皆為牧區余承之茲郡下車日事供應於其間尊  
 樓櫓峙糗糧涖冤監撫瘡痍民稍復業然斷斷者猶未知所向也  
 余於是進師儒而諭曰余膺一郡養老之任何敢不勉二三子為  
 四民之倡其亦率茲罔怠李旰江之記學曰學所以教為臣為子  
 之道一旦有事為子盡孝為臣盡忠職也二三子誦習其文久矣  
 可不知所嚮往乎於是環顧學宮荒穢傾圮無以妥神靈肆講誦



為之鳩工庀材易其榱桷之朽蠹者飭覺之毀泐者丹堊薰陸煥  
 然改觀時率生儒揖讓絃誦於其中士欣欣樂業民於是知上之  
 撫柔我而悔其誑誤之非漸復其禮義之俗方其披荆榛而從事  
 於斯也人或訊余務所不急及其教行而士樂民安講習於環堵  
 而自得於湖山數百里之外人心風俗之繫有不在於是歟考之  
 前詒魯公於天寶之後受任茲土盜息民安至今稱之文正公移  
 置學基預卜大魁於二十年前余雖不敢布蹤顏范而受任控  
 愆修舉廢墜庶幾仰副聖天子責任郡邑之意而饒之士民率指  
 禮義之素醞釀鬱積必有如雙峯崇齋景虛貴與忠宣忠定諸公  
 出而應當世休明之運者矣學遠從興茅舊自有記而捐助勸督  
 佐余以成者則有二守秀水陶君懼通守常熟趙君再恩鄱陽令  
 王君克生教授歐陽夢麟至於倡率獎助則仰承學憲邵公巡憲  
 李公及今巡憲查公之意尤多云

江西省通志館

南昌府學教習樂舞記

清陶成

清  
 古者學以祀其先聖先師凡釋奠必大合樂周禮大司徒掌成均  
 之教六律六同五聲八音等其曲折使應節奏又協習六代之樂  
 祭必陳之先王之制所以隆祀于學宮者如此漢興天下師祀大  
 子大而亟尊同章帝以大代之樂祀闕里而南宋嘉用大倫軒  
 懸於太學後世因之北齊范甌之儀曰當其為師則不臣之釋奠  
 日宜備帝王禮樂喻希則以消皇朝降尊宏教特以師資引用上  
 公即事而明憲宗用祭酒周洪漢奏增進豆脩舞之數十為十二  
 大為八迭撰之奏曰君以來千有餘歲孔子被服衣冕比天子而  
 樂舞正用諸侯以禮論樂于樂不備以樂論禮于禮為階乞增其  
 數以補地畧備朝廷尊崇之制而武宗九年以張璪疏復減之皇



崇德報功有隆無替之意教養多乎今六百餘年八佾之舞獨闕  
 里之祀行之然而吾之世郡州縣學制史守令祭猶無一宋歐  
 陽子曰擇奠祭之畧者有樂舞投器之禮今又謂為則於其畧者  
 又不備也明太祖二十八年詔頌大成樂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如  
 式造製則府州縣學有樂自洪武始也特其等殺卒有可疑者夏  
 黃曰籩豆十增為十二侑舞大增為八惟太學可行乃天子自祭  
 而府縣學通用之則禮將失此以見洪饒之儀猶有未盡善者天  
 下之祭視太學也視郡惟籩豆樂舞當有表是夏黃之言可採然  
 自明因宋有以是之與然而府學之增舞太籩豆以十固無以易  
 者國家崇尚樂學尊禮先師視者有加春秋之季勅有司所在修  
 飭器數而成舉或墜無亦有司者進更造至懈祀又或視為文具  
 簿書賦訟之日不足而厚人民美風俗之事未之有運興元年上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館 稿紙

黃極大始天下學校修明萬葉而山右裴公來德江右既四年更  
 南政肅稱禮樂之興必自近南島為十三郡大府聘曲羊孔君尚  
 珩司其教制一守因廟會典式準于部器之森者新之闕者備之  
 籩豆簋登洲專器爵之屬若干鐘磬鼓瑟琴虞祝教編笙之  
 屬若干羽翟之屬若干駉秀之士百五十人月饒以原習其擊  
 拊間歌合止之節俯仰屈伸微兆疋行升降上下周旋陽禁之文  
 三闋月而成蓋俎豆禮容君于堂而鐘鼓管絃闋于四境可謂盛  
 矣先王之世自王宮國都下逮諸侯之封莫不尚崇崇崇崇必嚴  
 禮祀教禮祀必先禮樂蓋教化之原風俗之基在焉崇崇崇必嚴  
 美備而既得其意又群其等者王制之精也其在士之人明其義  
 意行之而已是果也中丞公奉上德意為江右則百年未之威  
 果固不可以無得也于是書之以告來者



宋 南康軍建昌縣義居洪氏雷塘書院記 家 揚 億

三代以還鄉黨皆有庠塾兩漢而下公卿多自教授及五兵猾夏

一馬渡江楊粵之區衣冠舉集士風文物雄視中原蓋劍客奇材

昔稱荆楚之士寬柔以教今見南方之強用是出相不下於山東

明經僅多於鄒魯街談俚語必反詩書總角弁髦即遊學校由學

而禮讓著由讓而孝義敦斑白相推於道塗音艾靡由於市井耕

者異畔賈不求豐亦猶夫洙泗之濱斷斷如也南康洪氏傑出其

間以耕鑿之勤厚致資產以孝悌之德大庇族人奕世聚居期功

踰於百口至行內激風聲樹於一方州閭之內人無間言閨門之

中衣無常主漸漬元降陶甄至和彬彬然有孝謹之風熙熙然躋

仁壽之域且於所居之側崇飾學舍一日必葺葺至如歸廚廩益

江西通志 卷之二十一 禮 三

豐絃誦不輟褒衣博帶豈減闕里之徒竹簡韋編將敵秘書之副

子弟之秀者或肄業於茲田蘇與遊曾哲同志列第侔於援下鼓

篋比於虞庠韋賢之一經相傳劉氏之七業俱盛豈止游談之矜

式羈旅之疇依設驛於西郊來賓於千里而已至道中天子遣美

俗使者按行郡國且以御書百軸下賜其家家主文無以隱居求

志肥遯不仕即遣其弟文舉入謝天闕特賜清閒之宴召對赤墀

之下勞問數四歎息久之解褐授官以示光寵天子又自署一幅

曰義居人以賜之閱閱增氣問巷改觀雖古之里稱通德族號高

陽家有賜書門標六闕者曾未足擬也矧處士君耕於叢沅召動

京師身在江湖心懸象魏每歲遣其子弟陳土貢於宰旅上必蕃

錫以荅其意野芹之意蓋以薦誠園葵之心特蒙委照自渥恩下

及精廬彌肅寶玉在筍芝蘭盈庭去年處士之兄子待用舉進士



得乙科同時儕流登是選者以十數初履一簣蓋由推輪後來之  
 人貫魚而進以錫善流光之慶加討論傳習之資珪組相輝將珥  
 貂於七葉生徒益盛必著錄者萬人然後臻夫極也學館之南有  
 雷塘焉因以為名且志其地先是尋陽陳氏有東佳學堂豫章胡  
 氏有華林書院皆聚墳索以延俊髦咸有名流為之紀述講道論  
 義況力敵以勢均好事樂賢復爭馳而竝驚宜乎與二家者鼎峙  
 於江東矣今年助教來齋處士書謁余願志其事且嘉其服道淳  
 固樹善深篤謹守家法勤接士類高門積德已容駟馬之車上帝  
 藏書更同羣玉之府景慕不足牢讓非宜僂俛成文聊以塞請而  
 已

秀溪書院記

宋 楊萬里

江西通志館稿紙

卷

頁

其上築館臨之命之曰秀溪書院講經有堂諸生有舍叢書於閣  
 旁招良傳以訓其四子曰伯純承勳秀之大同良齋先生聞而嘉  
 之為大書四字以署其堂焉彥博來問於予曰爽也聞先生之於  
 後學勿之有拒焉爾矣蓋有不可教而教未有可教而不教也蓋  
 有未嘗問而告未有有問而無告也爽將俾諸子之學繫理義乎  
 或曰若是哉其左也今之仕者非此其出也繫文辭乎或曰若是  
 哉其滂也古之學者非此其入也願先生攜張謝公大書書院之  
 旨以啟其衷予對曰子之言皆是也抑漢高帝所謂公知其一未  
 知其二者也我今告子子以為聖人之經君子之學端莫事乎道  
 之以人之理齊之以人之綱如是而止耳綱馬在曰親曰君而止  
 耳理馬在曰孝曰忠而止耳故動天地貫日月通神明開金石表  
 四海範百世莫大乎忠孝昔者孔子嘗謂古之學者為已矣欲知  
 古人為已之學此其是也曰左可乎若夫學文者孝弟之餘力也  
 昔者子張嘗學于祿矣欲知今人干祿之學此其是也曰滂可乎



將由夫或者前之說乎是木植而斲其枝也將由夫或者後之說乎是穀茹而訕其耘也子於斯二者惟勿後乎子之所先者勿先乎子之所後者勿訕其耘左者其不右乎勿斲其枝污者其不隆乎子盍於孔子子張而問之乎彥博嗜學而強記經史百氏靡不綜貫伯紀承勛秀之以詩學首選於膠庠餘皆競爽云

東山書院記

宋 謝枋得

維天子某年番陽李榮庭謨書辭託張國賢趙汝翼來告謝枋得曰篤行先生趙公及其子忠定從弟汝觀有東山書院風雲堂乃篤行忠定兄弟教子弟之所題則文公筆也天下大亂汝觀之後寒餓濱於死終不以非道去貧書院遂為胥徒所有榮庭不忍見鬻嘗助倍價取之不敢曰吾廬設先聖燕居堂師友講習藏修各有所規矩如國初四書院肄業則明體通用如湖學願與天下英才共之俾文公之道大明於斯世篤行忠定之家學亦不絕矣子以為何如枋得曰大哉李君之志也亦知學之有功於天地乎古

江西 謝枋得 稿紙

之大臣能以道覺其君民者自伊尹始能以學勉其君民者自傅說始於國家若無所輕重也君不幸而有受之暴臣不幸而有文王之聖流風遺俗猶繫夫人之心者百餘年八百國之精兵不能敵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齊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之命必不黜殷之號位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為上公也殷亡矣多士多方不服者三十年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氣曰商王士曰有殷多士曰殷道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而觀之矧敢視之如寇讐乎殷人何以得此於聖賢哉人紀不絕天地賴焉伊尹傳說之教隱然在人心者未泯也江沅漢廣之民一變為歌古文王君公之道化何在後九百年一夫忠懷潔操以楚人之聲音而不失風雅之性情指天為正有殞無他楚亡矣義陵一邑思楚秦隱居桃源者六百年子孫猶不與世接召南之教離騷之義吾於此見之我孔孟立教齊魯時曰吾將以扶持三極國人



未必盡信也。合天下精兵，而不敢加一城之絃歌，懸宮爵重祿，而  
不能奪五百士之死義。漢高帝雄心霸氣，謂一世無人，聞此二事，  
為之駭愕，為之涕泗。孔孟之教，與天地為無窮者，固不止此。此亦  
可以見其小驗矣。自有天地以來，儒道之不立，至今日極矣。李君  
方將求師講道，為江右諸儒倡，孰不迂之。然而宇宙間無此迂士，  
天地且不立，況人乎。由伊傅至孔孟，窮達雖不同，其道皆有功於  
天地，子知之矣。枋得竊有請焉：今日師文公學孔孟者，必自讀四  
書始。意之誠，家國天下與吾心為一，誠之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為  
一。夫人能言之，手指目視，常在於人所不見，戒謹恐懼，常在於己  
所獨知，天下能幾人矣。不心曠神怡，於人所不堪之憂，不去欲存  
理於視聽言動之隱，語人曰：舜之事，吾可以有為；四代禮樂，吾可  
以自信。舜與蹠不分於雞鳴之善，利人與禽獸不分於晝夜之存  
亡。語人曰：吾正人心，即可承周孔。吾知性善，即可為堯舜。孔孟六  
經之教，萬世文公四書之助，孔孟所望於天下英才者，果如是乎。

江西通志稿卷理組 精紙

山堂書院記 捐節

元 高若鳳

嗟乎，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竟滅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時。此宇宙  
間變也。讀四書者，有愧矣。雖然，達而行道者，有負於孔孟學者所  
當戒也。窮而明道者，終無負於孔孟學者所當勉也。榮廷祖仰高  
國賢，祖介持，皆以有道祠於學。汝翼則篤行四世孫，觀其志，當立  
於天下，所學必進而未止也。

山堂書院記 捐節

章水出庾嶺，下有梅花谷。蓋乾坤清氣至是而極，故蘇公謂南安  
學甲江西，以此清氣在天地間，何所不有。昌黎嘗言中州清淑之  
氣，於是焉。窮盛而不過，物不能獨當，余慕是久矣。後得山堂書院，  
山川迫隘之勢，至是而平夷。書院高明爽塏，俯視萬象，奇觀美景，  
一覽得之。於此歲，所游息以發胸中之瓌奇，有不超然塵埃之表  
者乎。而晉卿兄弟，溫厚雅飭，紹弓冶，故庾之稱，文獻故家者，必山  
堂王氏。夫挾其清淑之氣，物不能得，衆人不能得，而王氏一門得  
之，其所鍾者，專則發也，必閎矣。王君邦淑，嘗為乳源簿，兼尉弟邦



連同日授始興尹人咸榮之邦叔獨以母老願侍親當奎運灰冷之餘闢書塾延明師以教於家繼而科舉復興其子曾卿漢卿皆長於學業延祐庚申余獲同江西秋闈邦叔可謂遺後之審而曾卿兄弟不負所期矣

錦江書院記

元王構

聖天子即位之元年纂述先猷深恐失墜述史臣哀錄以進而構與焉洪惟世祖授圖御宇因時立制嘉言善政惟唐虞三代是則暨至元以子江東倪氏創錦江書院詔賜額褒異具紀成編至南康教諭鑒入觀上其事特旨申諭俾所司崇護如初猗歟盛哉天光昭回惟幾惟深通志茂務之烈著矣元貞丙申鐵請于構曰書院本象塾承先世素志非敢竊有所觀誤蒙二聖知獎給繆載頒葺華榮幸茲鏡諸石示永久願記之按鏡州有奇石曰雲錦峭壁千仞絢錯成章其下漚灘郡之水齋建舒起西北至於邑治故園

江西金華物信 稿紙

志亦曰雲錦江而是院處其中會歲去辰又徙而之南不二里許水石清妍雲錦之勝畢至殿曰大成堂曰敬儀閣曰雲章序曰同里東瀾祠堂專饗朱子配以真文忠公右列鄉賢熊曲肱而下五人左以壽春楊州二府君陪祠院之西做蘇子族事為堂曰帶經祠曰世美高下方宜宏深敬麗雖大郡校宮力出于公者有所弗及厚延師儒推諸長諭惟興論是從而弗挽於私若至奉掌祠司財計之數皆其子弟為之而弗潤於寘坐立有國進退有儀會課講試一如常式積之豐原之厚期之深予之至禮之有隆而無替凡六德六行先王之所以教而士之得于心而成其身者志于是才肄焉粵自丙子南北一文軌朝廷間遣使輶崇儒官訪遺逸以淮潤廣無歲無之至有起諸生位政府秩天卿入侍禁垣出任侯牧或顯數路糾治之權不一而止使倪宗之肅暨業學之士篤於行而進于道因才其文請注雲委聯辭比事可以華世系而偉國



典倬其德如華嵩如衡霍以之鎮浮靜泰不圯不倚斯不負玄說  
 之旨矣是則白鹿石鼓嶽麓應天起牙磨而顯于宋考其時制則  
 互有損益方今聖元崇建人文茂錫宸渙使蕃炤灼萬不相侔合  
 而五之其孰曰不可

藍山書院記

元虞集

藍山書院者七陽張君卿弼之所作也卿弼字希邦故宋時錄太  
 學登成淳戊辰進士第除福州司戶辟充教授仕至興化倬而來  
 亡歸七陽隱居不出門生弟子從受業者甚眾即邑方內附學校  
 多廢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公強起之至熙寧以為師聽人士翕然  
 來從之乃新作縣學江東宣慰使王公又迎至即學以為師以教  
 一邱六邑之人又作即學於是自列薦之於朝者非其志也即攝  
 衣而歸至元十七年其門人楊應桂申益章以來學者之眾無所  
 息游也規為學舍以處之得地於縣之西南廣長幾八里中為宮

江西通志新整理組 稿紙

焉有廟堂以祀夫子西廡翼焉有明倫堂以講學有祠以奉其鄉  
 先生其左右齋曰稽古學易約史與詩立禮成樂祭器有藏庖湔  
 有所前為大門畧如郡縣學之制明年九月告成名之曰藍山書  
 院其後却縣陞為州直隸行省割水南地以益之獨書院之境仍  
 隸七陽張君始為山長應桂繼之即列為學官行省署官來任之  
 矣至順三年春繁昌縣尹張純仁來言曰昔先大父之始為此也  
 買田以繼師弟子之食與鄉人之田來助者通計若干畝純仁  
 與弟顯忠又以私田若干畝以增其不足者買諸民田官仍徵其  
 常稅弗除也書院之設五十餘年純仁等以時補葺不敢廢先人  
 之志來官於是者率三年代去經始之故將遂湮泯純仁深惟大  
 父之為此學也庶幾邑人士士之有成立焉今純仁始登至治辛酉  
 進士第大父之門人方回孫登泰定丁卯進士第而純仁之子熙



戴亦解于鄉則皆遺教餘澤之所出也又何最忘乎敢請一言歸

而刻諸石以圖不朽矣是為記

元虞集

戴	亦	解	于	鄉	則	皆	遺	教	餘	澤	之	所	出	也	何	最	忘	乎	敢	請	一	言	歸	
而	刻	諸	石	以	圖	不	朽	矣	是	為	記													
袁	州	萬	載	縣	獲	富	里	有	故	臨	江	儒	學	教	授	張	君	千	崖	世	居	之	嘗	得
山	水	泉	石	之	勝	於	其	南	作	亭	樹	園	池	廣	表	數	里	青	山	趙	君	文	託	之
言	其	奇	偉	華	嚴	擬	於	京	洛	吳	越	傳	聞	者	如	見	繪	畫	所	謂	張	巖	書	院
在	山	之	麓	有	禮	殿	以	祠	先	聖	殿	有	門	廡	有	祠	以	奉	周	程	張	如	司	馬
六	君	子	有	樓	以	藏	聖	賢	之	書	有	堂	以	尊	師	而	講	學	有	四	齋	以	居	其
學	者	有	庖	廩	器	具	以	給	凡	用	此	又	趙	君	歎	其	論	詩	讀	書	之	美	而	擬
諸	廬	車	衡	嶽	之	有	所	自	也	千	崖	君	歿	于	孫	出	任	京	師	弗	達	於	茲	者
且	四	十	年	洋	鄉	榮	君	南	祥	娶	張	氏	則	千	崖	君	之	子	女	子	也	有	子	岳
孫	既	長	而	有	立	東	於	其	親	而	諸	翁	氏	疇	願	因	書	院	之	蓋	而	加	葺	之
好	以	延	師	取	友	率	其	族	人	鄉	堂	子	岳	而	就	學	於	斯	也	翁	氏	曰	是	吾

稿紙

意也岳孫乃以元統乙亥之春鳩工元利致其繕治易村以堅節

數月而成且備矣十有二月岳孫與巖學之士傅君任來求文以

記之夫南山張氏之亭館甚多而岳孫獨先事於書院觀其志之

所存可謂知本者矣宜春江右之上游其風土淳厚其人易與為

善西瞻衡嶽則嶺嶽麓書院在焉東望廬阜則白鹿洞在焉此昔

賢之所經營皆依乎名山大川者也今巖學得山水之秀故可托

以久長者乎今天下好事者築室買田以資講習然一列於學官

則行有司之事而絃誦蓬豆殆為文具者多矣獨巖學達於城闕

之喧囂馳乎公府之拍制饋餉時至無乏絕之慮人跡在通無芥

寂之苦息馬遊焉無所事乎外及其閒暇可以登高眺遠而發揮

其詠歌環千里而觀之為學之善地未有過之者矣雖然樂順適

則志易隨之磨勵則德每孤前輩寥落師友道廢遺言之微孰究

則志易隨之磨勵則德每孤前輩寥落師友道廢遺言之微孰究

則志易隨之磨勵則德每孤前輩寥落師友道廢遺言之微孰究



孰	換	趨	時	尚	者	竊	緒	餘	以	鈞	利	祿	務	高	虛	者	假	近	似	以	立	名	聲	疏
鹵	自	欺	之	風	有	不	可	勝	言	者	宜	春	文	物	之	邦	深	山	茂	林	豈	無	古	學
之	士	經	明	行	修	足	為	師	表	者	張	巖	之	人	其	力	致	之	也	乎	苟	賢	者	之
未	易	致	也	則	巖	麓	白	鹿	洞	晦	菴	朱	于	南	軒	張	子	之	成	規	緒	論	在	焉
宜	取	而	表	之	相	與	尊	信	而	從	事	焉	可	也	尊	信	則	不	挫	於	異	議	從	事
則	馴	致	於	成	功	他	日	衣	冠	之	盛	彬彬	然	自	巖	學	而	出	則	張	氏	榮	氏	
之	名	顯	著	於	天	下	豈	直	山	水	光	華	而	已	哉									

瑞州路正德書院記

元吳澄

瑞州路正德書院蒙山銀場提舉侯君宇蘭莫所創建也夫荆揚  
 貢金從古以然周官非人掌其地守之以嚴禁而取之以時蓋猶秘  
 其實於地藏其富於民而不盡括其利於官也蒙山跨瑞袁臨汝  
 三郡之境固為寶藏唐以前未之聞宋之中世山近之民頗私其

工部通志官高氏

卷

五

利而置設官自國朝始職其職者旦旦惟利國是圖既無治民之  
 責誰復有教民之意哉當衰衰興利之場而切切興學之務其人  
 識慮蓋遠矣然創建之初功未完而侯君去至於今二十餘年田  
 租薄少不足以贍給室屋日就做壞延祐二年夏提舉陳君以忠  
 至祇揚先聖顧瞻憮然即日修葺殿堂門廡煥然一新塗徑塔除  
 焚砌端好聖師像位龕帳案座靡不整嚴置田增租歲可二百斛  
 比舊多十之七八其費一皆已出無所資於人延請師儒招集徒  
 眾誦習其間公退之暇躬自勸督依其製畫者前龍興路學錄鄒  
 民則也予嘗嘆天下之事誘於其名眩於其實者總總而若若此  
 書院之設豈徒徇其名而已固將責其實也蒙山僻在萬山之隈  
 近於寶貨則其民貪遠於都邑則其俗陋身不游於庠序則耳目  
 不濡於禮義殆如孟子所謂飽煖逸居而放者矣故夫居之以



群居之地教之以善教之人俾學者於是而學其當學之事此陳君所以繼侯君之志也而諸人所以副陳君之心者何如哉是有在於學者而尤有繫於教者焉古者二十五家之里門有塾塾有師不特為士者學民之朝夕出入必受教而後退是以風俗厚倫紀明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族姻鄉黨相友相助相扶持藹然仁讓忠敬自家庭達於道路雖閭巷之民莫不有士君子之行當時之教必有異於今者今之教於書院者誠能如古舊習丕變而蒙山之民新矣不然教之數十年猶夫入也書院之名曰正德而於正民德之實安在陳君之所期果如是乎陳君瑞之高安人寬易個僅重義輕財嘗治銀於興國所獲贏餘悉以施興客遊天京為貴近所喜愛中旨來莅是官先是官課不辦民力重困又取木炭於瑞州龍興不勝其擾為言於當路凡場所輸穀四之一官自貢炭擾不及於三郡律已公煮而辦課優教公私使之觀其所責於已

者若是其實則其所期於人者從可知也

元吳澄

武城書院古永豐曹氏之所建也其名武城何本曹氏之所自出也按史記仲尼弟子傳魯南武城人其苗裔有自魯國徙武南者故南豐之曹追述世系以為曹子之後而永豐之曹亦然蓋武城之曹盛於魯越千數百年而南豐之曹盛於宋又百數十年而永豐之曹繼盛兄弟俱仕翰林其父前進士宋之監蔡御史元之儒學提舉也因于貴追封武城郡伯於是設書院祠先聖先師以及其考以處宗黨來學之人翰林之長移文集賢院轉而上聞朝議可之俾推曹氏子孫之儒而賢者掌其教子自京師歸而曹氏請為記其書院興創之由予觀前代書院皆非無故而設者至若近年諸處所增不可勝數襲取其名而已有之靡所益無之靡所損曹氏自謂先師之胄而為請於朝者且以上傳通統下繼祖風



其待之至厚責之至重矣豈可復如他處書院之有名無實也哉  
然則武城之教宜何如學曾子之學可也曾子之學大概切己務  
內無一毫為人徇外之私必孝弟必忠信行必無玷言必無偽使  
近而宗族遠而鄉邦萬口一辭稱之曰君子而後可以庶幾焉不  
然有疵一疾人將譏笑而徒以涉獵故實術飾詞華為學恐非所  
以繼祖風也况於道統之傳而敢輕議哉澄也氏雖非曾而所願  
學者在此用教為武城後世之子孫勉武城伯名晞顏翰林直學  
士名穗裕者其仲子也應奉翰林文字名英中者其季子也  
重修李氏山房書院記  
元吳澄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頌是詩而曰詩之好仁如也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夫子頌是詩而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民之秉彝也故  
好是懿德夫孩提之童初生已知愛其親焉然天地生物之心與  
生俱生而非有使之者也心有此仁則必好之如山之高目所必

江西通志稿卷理組 稿紙

仰如路之大足所必行也然仁之為德人人所同吾有是仁彼亦  
有是仁也好吾固有於心之仁豈不好彼同有是仁之人乎秉彝  
者固有是仁之性也懿德者同有是仁之人也有是常性者未有  
不好懿德之人心同是仁故也南康李文定先生少學科舉之學  
未弱冠時亦不來守南康心竊慕焉既成進士遷後受業終身截  
然禮義之閑澹然利達之境蓋學而有得於師者視其所師若高  
山之崇崇景行之坦坦嚮仰履行弗忘弗懈悅焉日孜孜也詎非  
夫子所謂好仁者哉所居之縣曰建昌前有兵部尚書同邑同氏  
清名好節望於一鄉藏書虛山五老峰之僧舍親李氏山房中更  
亂雜書與山房俱燬賢慶丙戌言於邑令曹幽仍李氏山房舊號  
創書院於縣西以祠尚書述其學問出處大概而為之記文定推  
好仁之心而好人之懿德蓋若是或曰尚書人品固高未嘗得聞



聖學也。又定師朱子而慕尚書何居曰。己之好仁必學聖人以充其全體。人之懿德苟其生質之美。制行之卓。有合於仁之一德。斯可好矣。孟子欲學孔子而亟稱存心。存心雖不能如夫子之大全。而使頑者。愚懦者。立鄙者。寬薄者。教亦足以裨世教。又定之。春春於尚書之懿德也。其猶孟子之稱存心也歟。又定既歿。與尚書合祠。皇元新政。建昌陞縣為州。山房始亦專官。後以州之學正。兼崇奉定。初學正李仲謀。欲新書院。會進士高若鳳。以州判官。總儒學事。志同謀協。乃克重修新祠。及新講堂。又徙燕居之堂。煥然有加。於焉仲謀為賦。以紀其事。而徵記於予。予弗及詳其工役之歲月。室屋之規制。而獨闡明文定好仁好德之心。以為來者勸。繼今以往。人人知好德。則宜於斯者。必能嗣首。而俾二李之祠。永不懈墜。人人知好仁。則學於斯者。必能升文定之堂。闕朱子之室。以無愧於燕居所規之先聖先師。而尚書公之懿德。亦水木本源之分。又

石鹿書院記

元危素

分派也。尚書名。字公擇。文定名燾。字敬子。人稱宏齋先生。云。至正六年。番易陳君楨。作書院于饒州安仁縣之瑄溪。又四年十月庚子。甘露降于松樹。日光映之。瑩若膏沐。而光采爛然。飲之其味如飴。眾奔走相告。以為陳氏之瑞。始君得勝地于所居之近。翦荆棘。棘值微徑。草樹叢密。地勢斗絕。乃盡力攀緣。睨之不百舉。武而豁然。平行環以崖。山中為方池。鑑虛涵碧。陟其巔。喬木成林。石磴蔽虧。兩石傍倚。研然如蚌蛤。有石昂首若靈禽之翔。因名之曰鳳鳴臺。三石之取奇者。在其東。中者削立。平若敷席。曰磐石。折而西為亭。曰含光亭。又西大石圓頂。方跌若樹碑。碣稍前。為上谷屋之回者。曰生雲。突然堦者。曰雪邱。窪然坎者。曰鹿泉。君於是即磐石之下。為書院。授徒其間。中祠孔子。別為山房。以度歲。先世書籍及甘露之降。復為亭以志。瑞暇日。馮



虛四顧千里之遠近在目睫烟雲風雨變態萬狀超然塵垢之外  
萬鍾之祿千駟之馬不願易也因其端友臨川孔君瑛來京  
師俾素為之記素聞君之先出自九江之義門家法之懿踰數  
百年雖散處它郡而流風餘思未盡泯沒君篤於孝友鄉里信  
之宗族稱之願其志願無所慕乎其外而娑娑游衍於水石之  
間與其門子弟講說先王之遺經世孰有踰其樂者乎誠使  
一家之善推而化行於一鄉遠而達於一國人人有士君子之  
行則其為瑞莫大焉甘露之瑞斯為之兆歟君字士周

青田書院記

程文海

道不繫於地也然由迹以知其事治事以見其人使後之學者有  
所觀慕感發則地亦若與焉者此青田書院之所為作也謹按陸  
氏居青田至象山文安公時已十世不異爨先代復其賦表其虛  
文安公兄弟又以道德師表當世而青田陸氏聞天下中更寇燬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屋分瓦解陸氏先祠亦不能屋矣至元二十三年廣平程某以待  
御史將首汝南過金谿顧瞻遺址閔然興懷鄉之耆舊咸請復其  
家且建三陸先生祠遂以語郡郡下之縣縣無其人又書荀其大  
德五年公請孫如山慨然謀諸賢士大夫且懷牒郡庭以為請家  
咸義之為助其費適縣令尹張君澤政最方茲有志斯文欣然有  
以為功乃即義居故址創屋數十間春秋有祠講肄有堂廡門房  
墜畧備扁曰青田書院而請某為記某蓋嘗冀其成而今始克成  
可喜也抑可嘆也傳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使家皆陸氏人皆  
文安弟昆治民者豈復勞其心哉亦既不然而於風厲示教之方  
又藐然曾不嘗省是不亦可嘆已乎美哉張君能知所先務也懿  
哉賢士大夫能助其子孫繼志也大哉公之道德久而彌章也公  
與嚴國未文公度同時仕同朝學同志其不同者立言有豐儉之  
間是以今之知學之士知文公者甚眾而知公者甚鮮知不知非



道之所計然以義居數千指若此不年遇志又若此行道之人猶念之况大賢之里居政教之所急而可疏焉略不嘗有若此乎此無他不知之過也其雖未足以知公抑嘗知學公嘗有云就仗吾不識家要當為天地間堂堂正正大丈夫今家之子孫與其里之秀民勞于作樂于功成後藏修游息于永久其亦奚所見乎是必有所慕矣然慕其人亦若仰其心居其居不若履其道不然名存實廢奚適人遐適足以來無窮之慨嘆而已然則父兄師友可弗念歟是役也以七年二月建十月成明年三月記

端明書院記

元蘇天爵

故宋端明殿學士汪文定公諱應長信州三山人也年未冠擢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方其少也遇事則正色色言數忤權姦而毋悔忌其中年多職前言往行蘊之為德而見之行事歷官外郡專

江西通志物信

精紙

務安靖息民而不擾入侍朝著惟欲引君當道而不阿是以民懷其惠不宗其學中外賴其用卒也朱文公誅之以文曰公學貫九流而不自以為足才高一世而不自以為名道高德備而不自以為得位高勢重而不自以為榮蓋玩心乎文武之未墜而抗志乎先民之所程嗚呼朱子推許若此真可謂一代之碩儒天下後世皆當景仰也公歿百餘年邱墓隔于異縣里社無所尸祝逢掖之徒過其邑者孰不為感慨思慕乎考之禮經鄉有道德先生沒則祭之于社無則猶得合而祭之若文定公德業老成材器簡重可以丕變風化作興賢才玉山之入祠而祀之孰曰不宜我國家至正庚寅監縣壽安以名家之子來領是邑為政之暇銳意斯文考之文定公邑之賢人也乃訪求公之世孫衍社得遺文一襲于是移文申達復邑之舊學基創為書院既成率同官僚吏諸生祀之邑之義士共施田若干畝儒學又獻會文莊田以供築盛有司優



其子孫丁役以奉祠事時江東憲使答不台嘉其義舉實為得體  
覆表之曰汪文定公書院請于江洲行省以司其教遣使奉書求  
于天府記之蓋聞時有古今道無古今之異地有遠近人才無遠  
近之別此古者以友天下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  
論其世也昔宋南渡之初文治亦盛縉紳儒者磊落相望一州一  
邑尊崇景仰寧無可以尸祝者乎不有尊賢好古之君子則亦孰  
知表章風勵以為鄉人之儀表此文定之祠監縣壽安之所由作  
也方今朝廷崇尚文化開設貢舉網羅賢俊玉山之人豈無懷材  
抱藝出應有司之選忠君愛民若汪公之有用于世者乎相與欽  
慕興起于無窮是則克副監縣建書院教邑士之盛心非徒致修  
故事而已也

浮雲書院記

元 揭傒斯

余方竊祿周行進不能有裨於時退不能自訟其過而客有言浮

江西興書院

稿紙

雲道院之事者乃起而四顧茫然自失渺然若天地間無所容容  
之言曰吾所居郡曰廬陵邑曰永豐是為歐陽文忠公之鄉吾之  
里在雞山之陽鷺溪之濱山川深厚草木濃麗其人秀而多壽壯  
誦之聲溢乎四境畊種之民交乎四野時危代易干戈所不加焉  
水旱疾疫盜賊所不入焉人無甚富亦無甚貧吾劉氏族居三百  
有十二年矣環吾里數百家無異姓良田數百頃未嘗去劉氏冠  
婚喪祭必以禮共給公上必以時無金玉狗馬之殃無高爵重祿  
之禍各食其力各守其常吾雖客遊四方而心安之泰定四年秋  
歸自河南乃闢園數畝種桑柘三百株枳若橘皆千株木實之脯  
可食可燭俗號山茶又曰木子樹者七百株茶五百株桃李雜果  
松竹之屬稱是歲先疇之入雖不足以自給計數年之後葉者實  
者胸者萌可知材可器可薪者各效其用則吾春秋之事朝夕之  
供宗族鄉黨賓客之奉可不具而足矣吾又有兄弟子姪數十人  
承祖父之訓皆頗知學足為保家之主天之所以與我者亦既厚  
矣復何求哉而築室四楹其中為藏修之所取孔子不義而富且



貴於我如浮雲之語扁曰得雲道既又為五言詩二十餘篇書之  
 壁間暇則命子姪歌以為樂客有愛而和之者不敢辭有錄而傳  
 之者不敢止行藏用舍一聽於天天聖人之與眾人欲富貴而惡  
 貧賤非甚相遠也而聖人不求得其所不可必得不求去其所不  
 可必去安其所安樂其所樂從吾所好而已眾人則不然必求得  
 其所不可必得必求去其所不可必去險在前而不顧危在後而  
 不知早夜以學學死而後已於是聖人始如天地日月互萬古而  
 不可歧及眾人穰穰忽而為虎忽而為鼠忽而為蟲沙其去聖人  
 何啻千萬里吾非敢希聖人能少異於眾人無忝於前人斯亦足  
 矣乃歌曰浮雲兮悠悠忽而逝兮乍留吾安歸兮故邱又歌曰悠  
 悠兮浮雲來無蹟兮去無垠吾安歸兮義與仁歌畢余請書以為  
 記定為號守其學以之經者主世文以義理為本其詩也隨神之尚  
 其文又蓋有至百餘云

三賢書院記  
 元歐陽元

洪之奉新三賢書院者春陵周元公眉山蘇文忠公修川黃文節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 鄱陽 物 館  
 稿紙

公之祠也邑厚舊祠三賢以元公嘗仕修川黃文節公實修川人  
 蘇文忠公南行弟文定公謫官筠州因有其弟過洪州之筠奉新  
 為邑蓋有三賢之轍迹焉故邑人慕而祠之孔子之宮更兵祠廢  
 世儒鄧公諱亨久欲復之未暇後至元五年己卯有肯綮民為蓮  
 社其祠宇聽民佃取為業有堂名種德者適鄧氏居諱亨與伯  
 子杞謀遂入解于官請為三賢書院有司許之乃撤故益新加以  
 補葺中為先聖燕居別室為三賢祠一如他書院制既而講授肄  
 習悉循其規于是割田若干歲入得粟數百石以備聖賢祭祀師  
 生廩膳之資他日其季子梓宰邑安化道湖上將父兄命具書院  
 顏末獨元為之記竊嘗考周元公道德之盛其處正當汴宋承  
 平之秋君子象多之日而當世諸賢縉紳士唯呂正獻趙清獻二  
 公相知文學蘇文忠黃文節獨深企仰文節稱公光風霽月人品  
 甚高新安朱文公每服其言知文忠作漁溪詩有曰先生豈我輩



造物乃其徒此非深喻太極通書之首安能為言哉然蘇公之概  
之卓能知尊周子之學而不能知程子之賢黃太史之辭章足以  
極周子之形容其行義乃不足以履富鄭公之識慶孟子所謂智  
之於賢者命也蓋蘇黃之知周子即孟子所謂性歟慶曆元祐諸  
公之罕接於濂溪眉山之不偶於洛學修川之不見察於彥國實  
謂命歟二賢生平起敬周子之心一日著於文墨議論之間詎知  
百歲同堂之祠實張本於斯焉是亦孟子之所謂命者歟元固願  
士之來游來歌于是者屬其希賢之志勿諉于命務究所知謂性  
不謂命焉前修遠才哉元之是記庶幾可為諸士友進修之一助  
云謙亨字仲謙有德望于里中杞梓克紹家學梓登元統進士第  
歷官以清幹聞

貞文書院記

元歐陽元

昔在仁宗皇帝之世集賢大學士陳顥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

江西 卷之 物 稿 紙

兜迷失等言翰林楊僕斯之父來成學行師表一方宜特賜諡以  
示聖朝尚德之意於是首賜其諡曰貞文先生正至三年夏四  
月中書平章政事帖木兒達忒右丞太平賀等又請于今上皇帝  
建立書院遂以貞文之號賜為額其址在富州之長寧鄉舊山之  
陽前挹遙岫後倚崇岡平疇曲豁映帶林麓蓋楊氏先世故居之  
地也其制為大成殿四楹於中殿之北為明倫堂四楹殿之南為  
門四楹上為重屋門之南為櫺星門四楹別為貞文祠置明倫堂  
之後左為山長之署四楹其兩廡為諸生齋居左右皆四楹齋之  
南又為屋各五楹庠庠廡以次置其上始于至正三年之九  
月訖于九年之七月其後從子氣經始之而元貞寺僧智辨相之  
山長湯盤繼成之其山長則行省以儒士之嘗歷學官為之其門  
之東屋則從孫德懋率舊岡書院之材所建也其櫺星門則僧智  
辨之所立也其祭祀教育經久之資則里人之好義者割上水田



以相其事。書院垂成。又安公與某以同在史館。一日以記書院為請。某敬諾之。喜而歸。以語其子。汝曰。今日吾書院事畢矣。歐陽君已諾吾記矣。越數日。又安疾作。又數日卒。三年。汝申是請。乃記之。又告其族曰。古之學校。為故事。設而政事出焉。辟雍泮宮。習射養老。出師受成。皆在其地。何莫非政事也。後世學校。雖治故事。而特以祀事重焉。故其所始。古之入學者。舍萊先師。亦嘗有所謂而舍萊之禮。亦祭之。至簡者也。今州縣學校。則必專祠先聖先師。於是國家秩諸祀典。若夫書院。則又多為先賢之祠。或其過化之邦。或其講道之地。如是者不一也。亦嘗故其所始焉。周禮大司樂。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瞽宗者。學之名也。古者教人以德。為先。涵養德性。莫先於樂。故有道德而為師者。其生也。以教人。其死也。人推本其教。以樂祖祀之。非必殊泐而下若漢董子。若隋唐王通。韓愈。氏若宋周程張朱。數君子之為先儒。而後

六三  
高氏

為可也。矧夫書院與學校之制。其始又有不同。宋漢以來。大夫士往往作精舍於郊外。所謂春夏讀書。秋冬射獵者。即其所也。唐宋之世。或同朝廷賜名士之書。或以故家積書之多。學者就其書之所在。而讀之。因號為書院。及有司設官以治之。其制遂賦學校。故祀事有不容闕者。於是或求名世之君子。以祠焉。元嘗循流而邇源。蓋自入學舍萊先師。一變而為通祀。自學有樂祖之祭。一變而為先賢之祠。自春誦夏絃。一變而為叩舉。再變而為祠章。又且黨庠。術序。一變而為精舍。再變而為書院。學者苟不能知建學之初意。又豈能知為學之大功。學校所重在祀事。而宮室象設之制。日趨為觀美。所任在故事。而禮樂律曆之學。或該諸專門。建議所謂政事。行於學校者。哉。皇元起軼百王。務以崇雅黜浮為教。以去莠就實為學。復古之機。其在於是。貞文先生以道德教一鄉之人。死而祠於其鄉。稽諸樂祖。瞽宗之祭。真無愧乎古人者也。某故著其



所始願以求正於好古博雅之君子焉。貞文先生韓來成字哲夫，以子貴累贈通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授軍先該，貞文國朝處士，易名之也。有公始文安公諱侯斯，字曼頌，卒官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加制誥同修國史，贈護軍。諡文安。父子並封。豫章郡公。二公懿行偉節，各列諸別碑云。

遊白鹿洞記

明王禕

余到郡已數月，欲至白鹿洞，甚渴。左右為余言，往時荆棘塞路，不可往。頃因伐大木，往者眾，路乃始通。然路上虎縱橫，苟欲往，非多擁騎，從不可用。是欲行，輒復止。會行省符檄郡府取大木，余因挾星子令及都昌主簿彭能領丁夫與同往。去郡北行十五里，至羅漢寺路，分兩岐。由東入樓賢谷，西則至白鹿洞也。比至兩山，勢回合，當其合處，澗水出焉。過澗逾小嶺，嶺有缺，若關門。然入關路循

江西通志新整理組

稿紙

澗北並山轉澗南，皆良田也。約二三里，乃至書院遺址。正當五老峯下，書院燬已十五年。樹生瓦礫間，大且數圍。前有石橋，曰濯纓。其左又有石橋，曰枕流。則從列女廟登北岡，岡上有大杉木，六七年物也。有司今盡伐為御殿物矣。於是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從卒指殿堂齋廡及風泉雲壑樓，故處以告。甚歷歷慨想昔日規制，不可見。惟聞山鳥相呼鳴，山谷虛寂，餘韵悠揚。恍類絃歌聲，或云從此右折，東南逾重岡，行二三里，乃至所謂白鹿洞。却從洞後復右折，陟嶺乃可到。尋真觀望水簾也。不果往，徘徊久之。而還，按白鹿洞。唐李渤讀書處也。南唐昇元中始，即其地為學。給田以食其徒，所謂廬山國學也。宋初天下未有學，惟有四書院。睢陽石鼓岳麓及白鹿洞也。太平興國二年，勅賜白鹿洞九經堂。時學者數百人，至崇寧末乃盡廢。及淳熙七年，考亭朱文公為郡始



斥其舊而大之。又定為學規。示學者。來學者。益眾而白鹿洞之盛。出他書院。右自後守其成規。二百年如一日也。而墮廢。今乃如此。余亦無如之何也。余嘗怪世之為佛老氏之學者。其宮室一廢壞。輒修舉之。不旋踵。豈佛老氏之學。能感於儒者哉。蓋為其徒者。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能必其成。故也。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常融融不自振。不能以有為而聖人之道。顧因委棄鬱塞。而不得行。嗚呼。此其弊也。非一日之積矣。余於是蓋重歎之也。

石門書院記

明 張 春

高皇帝初定天下。亟徵召四方文學之儒。分局校定。織鉅禮儀法。制以成大典。與是選者。吾邑梁石門先生其一也。先生諱寅。字孟。故居渝北。蒙山之陽。值元政昏亂。雅不欲仕。數行賢以先鄉里。嚴。模範以率生徒。袖緙經傳。潛心經學。筆之於書。易曰。參焉。若曰。纂。

江西興國縣物館 稿紙

義詩曰。漢義春秋曰。考義禮曰。集畧。經生宗之。故雖布衣韋帶。而名微。宸衷召至京師。命典禮局。蓋諸局之首。特予以業重云。事竣授之官。辭弗就。歸老故山。葺理舊業。畜養日遠。日富。從遊日眾。聘司江右文衡者三。所得知名士。年八十有七。而終學者。稱石門先生。祀之於鄉賢祠。家故貧。無田產。以庇後人。一再傳。儒業固克紹。若遂有落。莫垂百餘年。三繼修葺。菴祝侯。亦罕吾邑。獨敦意焉。侯。嘗語人曰。孔孟六藝之道。至秦坑焚。禍慘矣。微緒老宿。分抱遺。經。竄伏。誦習。述傳。世述。不失其業。則真言真義。有不飄為浮埃。散。為。搗。葉。莫之可收。拾哉。當其時。詩則申公。煇。周尚書。伏生。易。田何。禮。高堂生。春秋。胡毋生。相授守。以不墜。之數子。之有裨聖教。不為。不厚。若果先生者。其所人之儔。幾。然。數子各司一經。乃梁先生。兼之。說。本。程。朱。茂。從。簡。易。聖。朝。之。纂。修。大。全。頒。降。學。校。俾。師。生。遵。守。者。率。由。於。是。則。羽。翼。聖。教。當。軼。漢。儒。而。上。之。喻。之。有。先。生。豈。非。



合古一博人哉。願今邦壤莫之對植。九者莫之有問。而又弗克享  
 一室之奠。誠小子之所隱也。侯之言若此。然初下車。諸所多闕略。  
 未遑報舉。比及三載。心力殫矣。上下孚矣。民之所不便者。罷矣。士  
 之所便者。舉矣。乃始議者院事。得隙地於東郭門之右。面官衙背  
 道院前。為門題曰石門書院。中為仰高之堂。後為寢室。奉先生神  
 主。樓焉。左右為廊廡。繚以周垣。規制遠密。費皆侯自措。處擇民之  
 尚義者二人董其役。而屬典史周伯舉督之。皆能仰體侯盛心。夙  
 夜從事。不逾月告成。以旁舍先生之裔孫。以奉香火。設門子二人  
 以司啟閉。而又治先生之墓所。翳者除。傾者培。後者歸。嗚呼。侯之  
 於先生。可謂無所不用其情者矣。工甫畢。侯以擢杖行。所未備者  
 不及為。而已成者。將就圮。四明蒸雲管公借守吾郡。命新佐秦侯  
 重加修葺。刻期完竣。聚諸生誦習其中。且錄文之未鐫者。樹石以  
 紀歲月。以垂永久云。

重修筠陽書院記

明 傅孟春

江西通志補遺卷之六 稿紙

筠有書院。蓋矣。創自正德間。郡侯任邱。郎公有河南督學田公記。  
 至嘉靖間。司李吳興藩侯重修之。規制始備。有祭酒文莊。鄒公記。  
 祠祀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至象山。陽明。七先生。植標準。以範  
 士。念庵。羅文恭。有記。正學休明。人文蓋武。武馬至萬曆初。載秉政  
 者。喜紛更。議毀書院。筠亦在革中。予時居太恭人憂。憫然太息曰。  
 茲地也。昔予麗澤之所。何忍淪落市廛。而莫可圖復哉。遂捐貲二  
 百餘金。抵其值。越五年。歸於郡。邑置原值。不問。郡侯章公。白於中  
 丞。餘姚陳公。侍御。益都朱公。暨藩臬諸大夫。欣然報可。伐石碑焉。  
 以垂永久。語其教。太史記中。第堂舍祠。恒日就傾圮。士肄業無從。  
 而作新。若有待。歲丁酉。郡侯周公來刺。吾筠。振風厲學。加意膠庠。  
 蔡視茲院之廢。曰。是有司之責也。於是捐俸出錢。鳩工市材。命官  
 董役。圮者新之。故者葺之。修其堂。顏曰致道。示共學之準也。修其  
 門。顏曰洞開。示入德之方也。修賢祠。以瑞範。修金字。以居業。輪奐



事新足稱一方之鉅麗迹所營建細大畢舉財不費帑校不勞民  
不踰年而告竣萃四序之士而優餼之藏於斯修於斯而又游息  
於斯屬教授場給程等省試程督政暇則憑几親臨進諸生於講  
席娓娓辨析淵微勉敦實踐不徒沾沾於文詞之末已也諸博士  
弟子德侯甚深請于紀其事諸士誠能體侯興學之意仰慕前賢  
由濂洛關閩之緒溯洙泗之源得其門升其堂入其室若與七先  
生相為授受不有光於斯院乎若徒以富貴利達為心而枉己徇  
入則亦自失其貴耳士可不知所擇哉侯諱之基號鴻區癸未進  
士楚湘潭人

梅江書院記

明 危 素

極高明樓者梅江書院之樓也書院在陽都之北郭外所以祠宋  
肇慶府節度推官曾公樓之扁榜則丞相信國文公所書蓋若干  
年矣久之樓壞會濟南趙侯天澤來牧是州儒學正臨川李君賢  
請於侯曰樓將壓矣公其圖之侯曰吾之責也乃率州之好義者  
相與出力積木石僱工役而經營之君上春官而以語同郡危素

曰吾於陽都幸遭賢侯恪承上命以興學明教為先務是故樓完  
繕於敝圮之餘諸生既具石請為之記蓋極高明之語載諸中庸  
其義宏矣昔者曾公遊於新安朱子之門幾二十年朱子以純茂  
篤實切己致思用工正當稱之方慶元閒羣凶枋國詆排正學斥  
逐善類一時學者諱名其師曾公執禮益虔未始少挫師既沒星  
馳節天服心喪三年則於死生患難處之有素非所造極於高其  
能然邪以是名其樓記意深遠矣來遊於斯者憑高而四顧山高  
川迴萬象軒豁超然吟風弄月之趣細故芥蒂無復滯留其胸矣  
將與舞雩詠歸者同其樂焉雖然易傳有之智崇禮卑崇放天卑  
法地極高明者智之崇也子思子所謂道中庸者其亦禮卑法地  
之意歟因記其樓而并以所聞者質之是邦之學者云爾

崇儒書院記

明 鄒元 標

燕州海內名郡也其先多明德大儒如晏元獻王荆國曾文定陸  
文安伯仲吳草廬康齋諸先生者醇學粹行斯文益宗遐荒遠裔



且私淑而俎豆之，知其鄉乎？先是明水陳公以學為郡人士倡，曾祀象山二吳於臨汝。已而江近溪羅公至，每會講禪，刺月餘別去。諸搢紳繼舉舒公谷南高公愚所陳公景默曹公二瞻黃公若士湯公後先議曰：吾撫在宋黃勉齋氏創有南湖書院，以開來學。是時人材彬彬，家有經誦，今吾等寄迹招提，謂先訓何？屢圖恢復而議弗克就，頃侍御督學懷魯周公歸讀禮暇，時集諸耆碩究心名理，學博李公致吾布衣周子復徐子允修輩告於公曰：昔人謂工必有肆，書院吾儒之肆也。南湖淤塞不可復，已臨汝稍遠東城外下橋禪林方北，其東隅隙地背峴臺而面青雲壺，谷汝水金隄百雉回環左右，几席間迹左隅而宮之，庶幾復還有宋遺風乎？周公乃告郡刺史張公邑明府吳公，二公曰：我輩忝牧茲土，常懼無以化誨諸人士，闡幽迪後，有司責也。遂與周公捐金為倡，李公復首捐田以助來學，郡公邑侯亦給租種若干益之，暨搢紳諸生咸樂從事。聚材鳩工，興役於七月，其規制臨孔道為門，門東折而南為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大門直甬道而上為堂，後為祠，甬道東西為號房，左為閣，為橋，江水如帶，帆檣上下，面南為亭，為圃，池臨掩映，竹樹蔽虧，頓還南湖偉觀。顏曰崇儒書院，夫以二十餘年不克就者，不三月告成，則郡公邑侯與學使之所感人者深也。諸公將消吉祀，諸先生於堂徐子允修持明府吳公侍御周公書及學博李公所志書院顛末，走告水諸鄉子元標為之記。

六一書院記

六一橋在永豐縣治西百五十步，以文忠公名。文信國過縣書三壘公像，而名僧收租守之，僧徒日繁，改菴為寺，而公之嫡派遠居於穎，遂無復奉燕嘗者。嘉靖初年，雙江聶子豹以柱史按穎，求公裔孫歐陽雲給文回籍為之授田置室，督學少湖徐公助其義，取橋店租給雲以供春秋之祀，而寺尚屬諸僧，僧徒混雜市井，不遵清規，為諸庠生所呈撫，按符縣覈實，歸僧於龍迴寺，而以寺址入



公微用以崇先哲風來學而一掃爭佃謀復之病柱史白湖胡公  
 遵其策命估議修葺期成壯觀議上而廷史也山曹公欣然報可  
 督以終事通龍田子以風憲殿延運能備工而亟礮石以來微言  
 雙江子復以告曰願有述以啟我邦人益也嘗稽諸方策矣公生  
 於臨孤於秦代叔父於隨瀧同歸堯時僅五齡歷四十餘年始以  
 奉大政相鄭夫人於崇公之墓未幾入朝以老於穎竟未及再至  
 今距熙寧壬子五百有餘年矣而鄉之大夫士眷然若子弟之慕  
 父兄分符以蒞肅然起敬若弟子之於師此非今世之所希將安  
 能曠百世而相感邪敷求典刑明若觀火致祥元吉悠悠我思其  
 有能孤童旬奮畫我學字借韓文敗麓中慨然思並駕乎其有能  
 力扶正類排斥儉人夷陵滌州屢挫而不撓乎其有能館閣春帖  
 舉筆不忘規諫以稱真侍從乎其有能卻柿木太平之文以抑祥  
 瑞而戒侈心乎其有能疏非美餘防剽削而杜利門乎其有能於  
 恤脇從活二千餘命於片言間乎其有能剖兇姪以守廉任勞至

江西興地物備  
 江西通志卷五十五  
 補錄

官祭牒交佃當道靡適從而僧乘隙以復業為訟龍田張子言自  
 臨桂莅邑博咨父老窮緒故實慨曰寺之興也肇於六一橋寺之  
 廢也改為六一祠茲非天造乎雖六一公泰山北斗推諸昌黎垂  
 紳正笏班諸韓富而百世之後歸然以從祀孔孟廟庭公之恒言  
 曰死而有祠四世之間死而不朽百世之傳茲非自況乎請得改  
 寺為書院奉安文忠公牌位率諸生歲時俎豆之如中丞淨峯張  
 臨難死節亦是榮事乎其有能未及引年懇疏求退以全晚節而  
 耻食其言乎駿奔詠歌懿德炳炳孰無徽規孰無磨濯繼自今通  
 今學古濟時行道犯顏敢諫瞿然不肯作嘉祐慶曆以下人物茲  
 龍田子與雙江子所望於邦之耄俊也凡我成人小子舉敬圖之  
 以無負鼓舞之典抑六一之義公所自命也外不悴於圭組內不  
 勞於憂慮而道然以五物者自老雖響九奏於洞庭閱大戰於涿  
 鹿不足以踰其樂其於世網俗籟莫啻枋蠶之視雲鵬哉然而猶  
 有所待也誠使書藉不展金石不集捐琴屏棋御酒而遊於物之



初公亦樂之乎古之人戒慎恐懼以建中和之極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過化存神以貞觀貞明同運而並照乃為浩浩淵淵夫馬有所倚之學惜也予生晚不及就公而質之敬書以質尚友於公者

高峰書院記

明 徐 潤

古今言吏治者曰俗吏文吏能吏循吏為吏儒史傳書期會曰俗明律習令曰文事按工倣曰能奉官治順曰循約躬戒取曰為儒則不治名不辟患惟義之為退則修辭以彰道如斯而已然而更數百年人思之以崇其祀復欲持循惟典何哉夫俗吏可厭也文則對判猶疾善應時譁顯能取譽循養亦因資性之近而成名未必純出於身心以行諸禮義是以若其殊也予讀勉齋黃先生傳而知公之儒之篤於道矣公以宋嘉定五年為淦尹疏蠲宿逋緡未賦及平民者數萬石有豪右橫扶前尹弗能制公勅之遠徙暇於邑東建書院以授經使徒今高峰書院是也逾年調鼓門蓋

涵心苦思於新至先生之學新安先生要以文及疾棄投襟衣併

所著者與缺曰吾道托在此矣故甚宜廢然期奉即弗大行其志爰擬執古義繩趨禮進不狎習於文吏之所為抑時偽學榜與而陳賈胡絃施康年輩相與黨輯傾趙併過而窮之與嗚呼久哉矣儒之難行可以觀世矣然論朱門高弟埒於西山西山卒道州編管而先生獨禍不及得非知時隱處氣象深涵者乎淦有祠兵燹建廢不常至嘉靖壬午提學古抗節公鏡過而歎曰勉齋得新安正耿有德茲土祀法與吾名宦所創高峰非其地耶予應曰善公乃命知縣回邦傑徙漲祠之材復創書院命教諭王補定祭儀品而遷文於中繼尹俞履及補皆曰非文不可永也請祀刻於石

文宗書院記

明 汪 偉

文宗書院者以祀晦翁朱氏東萊呂氏復齋象山二陸氏者也宋淳熙間君子書約講學於臨湖山皆不遠數百里至止相與極論



不合罷去而繼以書劄往復辨難動盈卷悞後之人重四君子之道而仰其平生因即其地祀事焉焉祐閒請於朝賜名文宗迄今中閒廢興遷徙不一最後移於山之絕頂正德辛未冬十有一月提學副使關西李夢陽按縣掘衣登謁敬險危峻人迹殆絕屋且壞乃下尋故址則已鞠為荆榛久矣慨然興懷顧縣尹秦禮曰先哲遺蹟在是奈何去之而以奇險為哉吾欲復舊觀如何秦侯曰此禮夙心也乃畚去毀礫翦除宿穢為屋若干楹仍扁曰文宗書院落成金真如親睹四君子周旋一堂而聆其聲教使來求記題惟晦庵倡明道學而上承伊洛東萊和之獨陸氏兄弟若自立門戶有終不能同者古人非好為是紛紛也不肯苟同以求公是而已今晦庵之書列於學宮國家藏而人誦之而陸氏遺言繳旨亦並傳於世讀者以為如聞震雷驚霆焉則其所自得而自信要有不可泯沒者晦庵嘗稱陸氏學者多持守可觀而欲棄短集長以自立則夫同異得失之際豈末學所敢輕議哉其合而祀之久而

江西通志卷之四十四 物類

不能廢者固亦人心之公也李公以節行文學表見於時其督學江右專以存心窮理為教化首務而不拘拘文字尺度間於先哲過化之地表章尤力所以開導風示後意甚盛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焉斯道其將復明乎敢敬記之以告登斯堂者秦侯舊有惠愛在民及再至益修前政是役也成於軍興諸盜之遺咄嗟而解民不知賞其亦知急先務者與

忠言書院記

明 李 瓚

忠節之士必於死者賢乎管仲不死子糾之難不必於死者賢乎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二者將安取衷哉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世之論忠節者於其形迹求之則君子心術之微有不可得而明矣是故患難之際以一身處之易偕身所重並處之者難何也以牽制於所重則委曲成就其大者耳徒死不足多也願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孔子曰甯武子其愚不可及也意可見矣靖康之際宋室中微金人入寇福徽欽二帝以俘於北



建炎三年己酉洪忠宣公皓以行人充通問使至金被執時梗公  
者艱難百端今年居太原明年遣雲中又明年遞冷山前後留金  
十有五年至詢二帝則前年在會甯去年徙韓川今年又遷鶻里  
改路矣君臣曾不得萃居又不使安其常處窘辱極備公豈不欲  
即死邪吁有待也始焉結軍迫之使仕逆豫公曰願就鼎鑊無悔  
是公可以死之時也既而天假校人以脫其難則長慮卻顧隱忍  
自全與二帝遠近相望時或密致通問曲加奉慰以待南歸是公  
可以無死之時也使公復忿忿以死焉則將棄兩宮於何地付二  
帝於誰人哉故獻挑策粟麩報以康王即位安知不有以慰二帝  
之心而解其憂乎冷山北澗而血其淚操文逢祭而烈其詞又安  
知不有以通太上之靈而達吾之誠乎嗚呼公之精忠如此使建  
炎以來凡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一皆如公之所為各於二帝密問  
有加奉慰不缺又各以其所聞中原表迎之意日相報言則兩宮  
必不傷甚以至次第隕絕之速也吁可恨哉惟天鑒忠公得獨存

江西通志卷之四十一 物類

於衆使俱故之後卒能奉三喪載孝后以南歸焉是公以徇其所  
重有以成就其大者矣其視張叔夜李若水王倫諸公皆先二帝  
以死者果孰為賢乎哉公後除徽猷閣直學士以論事忤秦檜出  
知饒州不四年復貶英州矣吁公之賢如此乃以直道不容於時  
位不滿其德人咸惜之不知天蓋有意於洪氏也觀其子造事孝  
宗於乾道間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半歲四遷位至右相子遵在  
隆興閒同知樞密院事與辛次膺齊名子邁在紹興末以起居郎  
如金正言不屈中國之感賴以復振高宗謂公嫉武不能過迹其  
雄才直氣誠不相上下而功名富貴嗣續得人族蓋不及洪公父  
子由此觀之洪氏之福正未艾也十世有孫曰春行志學而愛文  
術博古今考公舊有書院因構堂而像之以奠焉其概然舉行者  
巡按山東臧公鳳也經始者二守無錫如公鑒也書誌以表章之  
郡守錫山陳公衆也然自如及陳皆予佐郡之年則亦少襄厥事  
焉堂成春率子弟讀書其間以便焚獻行當觀光國家必將與守

江西通志卷之四十一 物類







國家學校相為表裏李勅高士爾講院之廢朱子猶惓惓焉今使先賢遺址煥然崇修江右故理學地必有遊於斯而奮乎興起以紹前緒者昌明之功於是為大故不可以無書是役也施侯倡率任其勞費同力敦事則有舉人劉懋燁貢監生鍾如珏張宗鎬詹志魁生員潘倫查士鵬韓心琦詹洪程遠許士龍張宗銓等例得並書康熙乙未季冬朔旦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李光地謹記

正學書院記

明 羅洪先

督學憲使王公敬所因貢院改復取完壞成材輔以帑幣建書院其上於是廸撫吉陽何公廵按五臺徐公東泉鄭公咸助之成中為崇廸堂廣幾軒後為退食之軒燕休之館庖寢園涵巨細咸具左右為號舍者凡幾所堂室門楹各限畧雜外為夾道繚以周垣總為屋若干可容生徒數百十人扁其門曰正學書院始於嘉靖戊午某月又幾月而奏成道使委記於余未幾王公遷參政而憲使滄溪黃公代為督學增其未備復申往命余未嘗得造其門覽

江西通志補整理組 稿紙

書與國其愛士良勤而規畫至宏遠矣夫名以正學者所以別其學為聖賢不雜於他道云爾嘗考正學之明獨在孔孟之時而其後莫盛於宋然夫子方且責原壤惡鄉愿而病異端楊墨之云孟也子自謂出於不得已二程朱陸之於佛往往若敵壘之吾侵是當時之人感於他道亦甚矣夫當極明之時邪正紛紜乃自不免此何說哉凡吾之言學未有不篤於躬行者於躬行之中而議論稍偏意念稍蔽其始止於毫釐而流弊乃或千里之謬初非與聖賢之道背馳而不類則原壤楊墨之類是矣以其偏蔽之流固不得不為之防而躬行所至各有自得又足以易視聽而傳久遠向非見正於聖賢固莫知察其微而絕其患此他道之辨所以必出於斯道極明之時亦其勢使然也源流之接至今日講學之風徧天下其亦可謂盛矣其皆篤於躬行矣乎亦有失之偏蔽者乎抑亦尚不免於空談而偏蔽之患猶不解乎夫正學不明聖賢汲汲於奔走者不啻拯饑溺之切也然當極明之時而他道即以參雜其



問然則議論之從違意念之輕重其在今日為可無慎也哉吾方懼求正學者未有躬行之驗則亦無以取信而不受變於外也其或稿六經之文以工課試不復知有其他是俗學也彼於人已無真尚何以救人之偏與哉或求正學者自得之

白鷺書院記

明 羅欽順

閩中何侯抑之守吾吉之明年百度一新尤如意學校恒念諸生敬處躬勸弗克周乃作書院於城南聚九邑之士之敏於學者食而教之勞來服勤亦以為敬處者勸也問屬某為記欲因以申勸諸生既以毫荒辭而侯未肯遽釋及今摧總山東縣政復以書來申前請願誠老矣將何以為諸生告以副吾侯之盛心乎蓋嘗讀孟子書與聞知天事天之訓竊以聖門之學其大要殆不出此二言在聖人則不思不勉而裕如在學者則必仰思聖謨積勤不懈然後可得而至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游行又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非真知天者不能為是言

江西通志備置理組 稿紙

也詩云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非嘗從事於事天者其形容文王之德必不若是其精密也今之學者有能灼見夫天明不離乎出入往來之頃嘗將著於人事之近者乎有能實用亦臨亦保之功一以文王為法而不肯欺於幽時者乎若天自

天我自我判然不相屬而蕩然一無所忌則凡所謂講學者名而已矣吾未見虛名之尚而實德之有成也於戲有志之士其可不思而又思勉而又勉以求造夫知天之域而盡其事天之實乎得之心而裕於身舉而措之天下之民則為正大光明之業此聖門之實學也書院憑高而宅勝巖城翼其左通衢互其右賴江繞其前其隆然盤礴江中者白鷺洲也宋江文忠公萬里為守時始作書院其上僅三十載輒壞於洪流其後再修再壞竟為荒壤今之所卜蓋所謂用降我山德者其地舊為府館及僧刹侯皆有以處之僚佐贊其謀監司聽其議為屋大小凡數百楹名雖仍舊而實則新作也其制綿楔前起表以書院之名次為聚秀樓下設闕鍵



部大門也。次為儀門。門內有廊。中為崇政堂。後為通軒。為雲章之  
 閣。因與堂皆有夾室。儀門外兩序各啟側門。左連尊德齋。右連集  
 義齋。附齋兩旁。是為書室。堂齋門閣以間計者各三。而深闊不  
 等。書室以間計者二百。則廣狹如一。儀門左右及兩齋之後。皆有總  
 廳。閣後隙地。則為江文忠公祠。為道心堂。時雨亭。皆因地勢而面  
 南。庖廡稍近。通軒左右分置。基周圍總若干丈。其費凡若干金。皆  
 取諸公帑之餘。罰鍰之入。經始於嘉靖甲寅。仲夏。踰年工乃告完。  
 士夫之得於達觀者。固不嘉悅。嗟乎。侯所望於諸生。遠矣。將來以  
 其有本之學。出為時用。誠一志於天下。而不為其身圖。樹立偉然。  
 足以達天休。而慰民望。其有光於吾侯之盛舉也。可勝道哉。凡育  
 德於斯者。皆所宜深念也。若夫維持葺理。恒如一日。以與郡邑之  
 學相為表裏。俾人材日盛。風化旁流。後之君子。未必不以為分內  
 事。無庸贅焉。

江西通雅物類

明 曹 昇

匡山之有書院也。肇始南唐。長興間。是時天下未有興學之議。士  
 大夫亦無強於學者。洞岷羅先生崛起匡山。慨然以聖人之學。為  
 己任。朋來自遠。書院禁焉。聖殿毀。閣將今。學宮明宗。嘉而賜額。於  
 德。成。五。季。希。有。事。也。屢。祭。而。光。四。百。年。無。恙。忽。燹。於。兵。我。明。永。樂  
 間。裔。孫。養。吾。起。而。裁。新。其。子。有。輔。請。祀。鄒。學。博。又。二。百。年。為。今。萬  
 曆。而。年。圯。甚。焉。孫。曰。請。者。願。聘。太。息。首。傾。索。與。族。之。好。義。士。甄  
 力。相。佐。鳩。工。庀。材。為。聖。殿。為。後。廡。為。正。學。堂。為。西。廡。書。室。又。撤。舊  
 取。新。瓦。束。而。耳。齋。為。門。廊。翼。如。鼓。如。視。昔。有。加。會。予。請。手。明。學。會  
 中。傳。刻。名。賢。錄。梓。先生。行。實。於。錄。錄。因。以。紀。見。屬。予。候。君。所。殫。力。  
 非。為。名。也。將。祈。先。生。之。學。傳。世。世。不。絕。也。先。生。生。而。篤。修。潛。養。淡  
 於。聲。利。忠。政。在。郡。清。節。在。朝。闡。地。匡。山。走。收。四。方。故。愚。發。履。吐。詞  
 為。後。采。備。庶。勉。齊。鏡。思。魯。去。先。生。且。三。百。年。猶。想。慕。道。風。而。未。反



成精	道	名	之	辨	若	就	先	生	實	正	於	一	堂	學	者	得	聞	道	各	有	其	執		
昭	文	我	故	學	必	明	物	必	察	倫	必	獲	於	進	退	出	定	之	節	才	聖	真	厥	
子	得	之	故	言	行	必	顧	子	世	弟	友	無	歎	事	去	就	必	審	待	福	接	浙	有	微
推	既	千	七	十	二	君	不	過	而	後	退	與	三	千	之	後	謙	德	味	四	之	上	以	委
故	為	世	其	家	法	如	此	孟	子	推	尊	願	學	亦	惟	是	仕	止	久	遠	各	當	其	可
先	生	誦	法	孔	子	者	也	始	讀	者	匡	山	其	無	意	於	當	世	乃	長	沙	決	教	端
明	長	往	此	亦	必	有	所	謂	嬰	武	叔	之	遺	義	不	可	苟	留	者	先	生	其	得	
已	耶	退	築	書	院	聚	徒	濟	肆	出	處	大	節	因	儼	然	孔	氏	家	法	矣	後	正	叔
悽	悽	天	不	國	家	而	於	去	就	却	不	放	過	一	步	陳	石	齋	學	宗	自	然	靜	養
端	流	而	必	以	名	節	為	滿	雖	未	必	非	效	法	先	生	與	黃	統	同	起	者	先	生
之	學	良	盡	其	傳	我	錢	文	肅	王	文	端	諸	前	哲	咸	有	味	匡	山	書	院	詩	有
補	之	後	高	受	令	預	祀	先	生	誓	宗	兩	凌	而	下	並	蒙	表	章	茲	三	鄉	想	良
名	賢	先	生	實	正	首	位	夫	此	學	者	真	得	精	神	長	在	何	以	得	此	於	七	百

二賢書院記

明 錢德洪

二賢者宋鄱陽程氏端蒙與其從曾孫珙師事晦菴朱門高弟也程氏世出梁忠壯與河南二程夫子分宗南北在鄱陽者南宗也端蒙字正思號蒙齋珙字仲璧號柳湖家學相承篤志濂洛遺緒馮熙聞偽學釁萌朝臣目端士為邪氣且言於上曰是屬能亡人國端蒙既為名於朝司文衡者舉王蘇程之學策士以陰詆晦翁諸生駭愕閣筆端蒙獨奮策正言謂紹孔孟之傳闢異端息邪說以宏先聖之道者程學也若夫王氏學雜佛老壞人心術蘇氏立朝氣節可觀特學術未純不免出入戰國之道智同事者止之曰天下豈有面慢其師而高可與共事者邪遂投策而歸不復出言四十九病革遺書晦菴曰端蒙死不恨特恨不得卒業師門耳文



公憫其仕道勇而用志專，親為表其像，覽取其遺書，性理字刻學則等編校閱之，且親為之序，蓋嘉其教足以反末學而振末俗也。紹熙五年十一月，朱子赴召，再過玉山，邑令司馬邁設師席於學宮。時珙率諸生羅集壇下，質疑義辨異同。文公為發孔孟仁義之旨，使學者各求心悟，以孚實行。今之玉山講義是也。晦翁往來懷玉，為湖之間，珙周旋侍席，所著書有易說九疇策，流行於世。寶祐以來，副使王必及原任知縣俞玘、許公高相繼立祠以崇祭祀。曰蒙齋書院，曰柳湖書院。提學副使王宗沐亦各為題其碑額。今年喬孫生員程一麟、一龍、尚仁等問學於懷玉，因聞師門宗教，以悟晦菴之學，歸而彙釋其祖訓，乃率其宗黨謀議邦人之良，合二祠而為一名，曰二賢書院，以便歲時享祀，因以合同志，敘睦族之義焉。

經歸書院記

清 文德翼

經歸書院錄者錄祀陳雲住先生於鄉冠以殘篇斷碣而士大夫

江西 德興 物 德 紙

歌詠附之者也。先生名濬，所著禮記集說載在功令，編之學宮，與程胡朱蔡四家註表裏五經，如五星之配日月，炳然輝不朽矣。願經歷秦禍，惟禮記自漢人言，不盡出先聖小戴之記，原刑之大戴八十五篇之中，今大戴遺文多涉秦漢閒語，至於糟粕實寶玉玉酒酒血血與夫天揖時揖士揖之類，皆近偽子書，不可深考。即小戴號為雅馴而傳者，非一家紀者，非一史言，人人殊，莫為折衷。且因舒王傳會周禮，宋儒遂右袒而力攻之，又以儀禮止為士禮，不可通行而小戴一記遂衰。然與四聖五代之書，準衡天下，學庸復加表章，輿論語並立，記中多微言與旨，說固難詳，鄭箋孔疏，有不盡蕩乎如中流而莫之攸泊，莽乎如歧路而莫之適從也。自先生集說成，除周禮闕疑外，不獨戴記四十七篇明如指掌，而儀禮七十篇貫串於其中，亦明如列眉也。虞伯生學士表其墓曰：經歸誠經歸也。與哉說者謂先生三世經術家，學淵源生於宋季，至有明而始顯，幸而遭逢孝宗之仁聖，位以國臣，如商輅、劉定之及學



臣邵寶等從容咨訪卒不獲與程胡朱蔡同從祀先聖之屬庶祇  
 立祠於鄉社下况才子文人及臣逸士或宦蹟所至流寓一方好  
 事多為俎豆者相去幾何學者不能無惜於此矣然從祀之與不  
 從祀固無損益乎先生之真也竊讀當時部牒下察生平行實有  
 餘歎焉昔叔孫通綿蕞之儀非不適於時務而魯兩生鄙之何也  
 為其漢治雜霸故也元起北陲一時號為儒者南吳北許莫不為  
 所牢籠靡其好爵而先生獨棲隱於彭蠡寂寞之濱抱遺經以老  
 死是魯兩生之志也嗚呼尚問其行實乎甚矣人不易知知人亦  
 不易也德翼丙午之春客於昌邑幸與先生之十四世孫素誠素  
 養遊得覽前錄備知所以興廢近者或免蕞於隴墓荆榛鬱乎講  
 堂絃誦不聞鐘鼓莫觀古不云乎國依於民民依於禮今之君子  
 必有任斯責者爰進二素而告之曰子知之乎禮者履也經者徑  
 也非禮勿履非經勿徑九原可作微先生夫誰與歸

更修康溪書院記  
 清王世純

度十康溪書院由宋舊矣同宋迄今數百年祖夏經歌不絕蓋先  
 生之學止極冰泗十載之秘下開丁谷百世之序亦子獨不循先  
 覺雅開我人宜祀之久而冲替也原與士道余奉命分巡南嶺祇  
 賜光生祠祠始創於首水東身遷彭公臺明學植於長移於光孝  
 寺左康泉側名康泉書院國朝順治癸巳故康泉為今康溪其詳  
 具載康溪紀事及即志碑記中惟東西兩講堂創於康熙己丑庚  
 寅前此未之有也地既宏敞泉復清冽不亞虎洞為湖諸勝惜日  
 久風雨飄搖斷非一木能支因慨然念前人締造之艱一旦鞠為  
 茂草其高以矣先賢而育多玉亞謀葬之命經登魯承化蓋其  
 跌者補危者修一切工糾諸耆士若干志捐清俸不勞民力不傷  
 民財至慶下之地也週以欄而橋弗架閣前之泉復以石而亭弗建  
 非憚煩惜費從與論也經始於壬寅八月以癸卯五月落成中祀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疎遠先生二程文信門公王文成公而則境公如致直以揚文者  
 公以其王愛程門又嘗歷世度升者仍別祀某文志公於康東魁  
 屋閣祀如有功若王公之良味若履志則公武元惠公出祖  
 即公水南宋公華曰公啓明任若進爵朱若元國志移祀於西  
 堂亦不致與先賢并祀每歲春秋祭祭源漢祠果另祭之更按十二  
 色生童有志者肆業其中以府學教授授趙君與鴻司講席善究故  
 有學問禮稅舊府縣西學司之新設野籍縣令收其稅供祭祀外  
 為師生束修膏火資不耗佐以余俸每季親往督課另加獎勵同  
 於邦也今丁未五年庚大崇祀先賢古制也振興文教官斯上者  
 之責也凡有書院以來或創或修與廢舉墜代不乏人碑志班班  
 可考余以爲萬貫非有所加也何必祀第恐代遠年遠久而失實因  
 詳其原委得諸石俾後之君子參稽焉是為記

江西通志續整理組  
 江西通志續整理組  
 清張澍

鶴城書院記

古人有言士不通經果不足用然則窮經之要其在於致用也謀  
 矣式觀兩漢經師家法相授如丁寬之明易而知其王吉之善詩  
 而諷諫王延世之通禹貢而治河患劉更生之知鴻範而說蓍異  
 雋不疑之熟春秋而斷疑獄非猶夫後世之繡樂悅而拾香草也  
 濠邑為山國士習舊稱高樸余履任之日詢所謂書院則敗瓦殘  
 椽風雨不蔽盡然傷之念以庫存罰鍰屬傅林二生修理之去好  
 江之名而顏曰鶴城紀實也時值大比諸生赴秋賦予亦以漕事  
 晉省比其友也歲暮云莫乃錄取生童若干名延教諭甘君主講  
 馬嗟乎以予之舟車南北必載書甚多屢為拉磨子所怪即一行  
 作吏敲朴喧囂靡訴控憇而此事不廢未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  
 蓋深懼先陰易遊經術不明而尤塊未能致治上理俾四境之內  
 獲競輸情善良安業盜賊屏息陰陽協和是仍為有體無用之學  
 也諸生讀聖賢書抗心希古力圖遠大而於制藝試帖之末反不



能精此國徽葉之風不如聚沙之兩外亦因陋就簡不思浮厲以  
 底於成乎願諸生勿憚碎掌之勞費心之苦闢經苑啟史笥引之  
 以道制浴之以學海何遽不為文園之鳴鳳苑園之靈芝哉夫朱  
 穆忘食而窺編公孫枝豕而習業黃霸請室而問難盧植戎服而  
 談論前詰勳勳當不我欺今紀瑛粹之竣功輒述儒林之選事以  
 為諸生勗而其惡沒孟晉無弁鬢予言是為記

清翟鳳翥

賢	教	此	日	書	書	
道	養	嶽	書	院	院	
統	遵	麓	院	何	與	芝
執	古	石	何	款	學	山
大	法	鼓	居	曰	有	書
於	為	所	曰	書	二	院
是	性	自	學	院	乎	記
書	命	始	止	所	曰	
院	經	也	郡	以	書	
講	濟	或	守	廣	院	
學	之	謂	有	學	所	
未	學	學	之	也	以	
嘗	是	校	書	廣	為	
庶	又	課	院	學	學	
文	分	試	則	胡	也	
未	而	邊	山	不	書	
嘗	二	時	林	於	院	
不	之	制	鄉	學	所	
以	矣	為	社	為	以	
行	夫	科	之	之	為	
首	學	貢	地	必	學	
應	以	之	隨	易	為	
制	明	門	入	地	學	
二	倫	書	自	名	又	
	聖	院	起		為	

江西通志卷之五十五 藝文志 五 學校

混	乎	日	野	院	即	白	明	一	若	院	者
據	且	踐	僅	可		底	倫	置	因	使	不
重	王	其	遺	乎	其	洞	堂	焉	學	天	容
起	好	上	磚	饒	學	之	餘	不	而	下	偏
而	學	何	石	紳	為	文	地	知	廢	家	廢
新	下	如	為	士	之	會	建	其	書	絃	余
之	士	歸	葦	會	者	堂	書	說	院	戶	謂
以	官	葵	苑	謂	不	講	院	也	此	誦	郡
祀	為	安	宮	余	欲	堂	立	余	文	而	邑
吾	菁	山	者	曰	分	之	合	於	公	照	城
夫	莪	以	移	未	而	制	置	於	疏	其	會
子	書	其	去	黍	二	名	租	建	云	成	序
以	院	地	三	離	之	曰	以	學	老	於	序
瞻	韓	為	故	下	也	芝	居	之	佛	學	焉
吾	山	俎	淮	鼠	或	山	饒	矣	之	校	可
諸	青	豆	王	兔	又	書	學	以	宮	間	也
弟	山	禮	阮	交	謂	院	者	學	編	足	止
子	等	樂	暴	上	故	者	年	齊	天	為	林
王	皆	之	屏	飛	宮	以	孔	不	下	國	鄉
之	王	域	下	螢	道	饒	太	足	學	家	社
澤	莊	不	也	一	址	舊	學	於	止	樹	正
世	久	芳	牧	城	為	有	之	文	一	人	宜
享	為	草	樵	墟	學	此	明	廟	節	地	多
之	士	重	牛	蔓	為	名	道	之	一	爾	建
久	人	芳	馬	蔓	書	今	堂	陽	邑	矣	書



所	澤	督	百	廊	租	連	梁	吳
興	者	饒	餘	疏	田	菁	言	普
起	故	崇	畝	舍	亦	莪	殿	梁
武	特	諸	畝	十	指	碑	也	蕭
	祀	公	租	間	鹿	與	為	王
	之	配	七	儀	洞	芝	寺	恢
	於	文	百	門	志	山	與	會
	戲	公	餘	三	永	書	為	言
	近	宰	石	間	豐	院	學	殿
	其	居	詳	頭	瑞	應	為	為
	居	去	載	門	昌	碑	書	未
	去	其	冊	坊	之	并	院	福
	世	如	書	一	意	存	執	寺
	此	尺	院	門	也	學	念	之
	其	新	後	田	書	門	乎	至
	甚	安	堂	計	院	上	余	今
	且	餘	特	韓	正	金	因	在
	未	之	記	山	室	二	為	也
	遠	士	朱	青	五	百	王	至
	也	美	文	山	間	畝	營	今
	可	親	公	洪	後	王	築	况
	不	沐	以	二	堂	莊	而	知
	知	其	邵	廬	如	為	學	其
		教	先	共	之	書	其	為
				七	兩	院	地	蕭

濂溪港書院記

清 宋 榮

勝甲天下茂叔周子自道州來終老其間用故里之溪名其水曰濂溪而濂溪先生之名遂與廬山並理學之感自此始往余督權

江西 濂溪 濂溪 物 稿 紙

廬州嘗渡彭蠡湖廬山不及登輒憶先生有祠墓在廬山間阻仰止徒殷未得拜於墓下數年來奉命撫江西省會去江州較遠又簿書烟海百倍於昔每訊守土官吏濂溪書院無恙否僉曰兵荒以來頌頹已甚為慨歎者久之夫先生愛廬山而終老則江州即先生菴裘而郡城又有墓隧先生在天靈爽實式憑焉先生書院之廢興即天下理學盛衰所關係也理學一日不衰先生書院不可一日廢矧此傳道授業地繼千百年絕學以留貽至今者先生力也庸可聽其荒第不治哉江州書院在廬山之麓先生自築書院于溪上淳熙間有司增修紫陽朱子嘗為文以記正統初改為祠今則鞠為茂草頽垣片瓦無復存者矣興廢起衰非吾徒事與適江州守朱君儼亦有同心爰共捐俸就故址庀材興工一更新之竊聞先生語友人云東髮為學將以設施澤民必不得以止未晚也雖然先生設施雖未大張于世而出南安之田辨分寧之獄在合州則事不經手定吏不敢決民不肯從所謂設施澤民者



大略可觀安有不嫌者傷功業之未竟焉且祠相望記曰過墓則  
式過祠則下信乎加敬古聖賢之祠墓則無往不敬也又先生之  
道德未施敬于民而民敬者雖更歷千百年何以易此祠是諸生  
來學其中肅其禮儀瞻其光風霽月而窮究諸先儒之旨趣理學  
之興其在斯乎余未能窺先生之學既于度州書院廢興關係理  
學之故而江州有所憑依者述之以為記  
宋丞相趙忠定公與紫陽朱子德合道同朱子嘗止其廬具從弟  
汝鞭子崇憲師事之築館羊角峯今之東山書院朱夫子講學處  
也當時及門則曹建私淑則柴元裕中行饒魯而餘干於是遂世  
有朱子之學今康熙壬子督學黃公按饒為特增科舉三名雋於  
秋聲者復係書院肄業之士而來學者益勸焉其地宋末入於北  
昏吏李榮庭贖復之元兵燬明宏治間知縣沈時復之正德中又  
燬於兵中丞任董二公復之又圯國初興七道翟公復葺之詳載  
諸記中第柱是堂宇卑隘垣扉不飾先賢木主合聚一堂歲修祀

事不足薦度度欲拓新之遺令下未遑也會諸生胡思韶章雨化  
張珩等共議改建而部湖守府張公適以公務至上欣斯舉遂  
為區畫經營以高以整以闡以深戶某堂廉百工畢作不日而功  
告集於是中祀徽國朱文公沂國趙忠定公皆南向東上則趙汝  
觀柴元裕次胡居仁西上則曹建饒魯次張吉及蘇章李頤不瀆  
不瀆神依於室歲時趨踰秩然有儀而復大為講堂置夾室俾來  
學者得以朝夕安處羣相討論蓋規模改觀神人脊治大非當日  
之舊矣是舉也張公之力也學博陽君與諸生實首其議措紳鄉  
耆不謀而合防司胡君則襄其成者也夫沂國當國家危疑之會  
季庭榮值改革攘攘之秋任董二公之時則姚源氣熾日費籌畫  
翟公則際寇發之餘鴻雁哀鳴荒殘在目而皆津津講學不倦亦  
以學之不講則大道不明人心不正祖詐成風吏矜矯虔士尚浮  
競子父德色婦姑勃谿禮義廉取之行寡忠君親上之誼泯治道  
日漓風俗下職職多故實此之由諸公可謂知先務矣况今聖天



子湛恩汪濊四郊無壘民和年豐即彭蠡巨浸夙難坐鎮今俱千  
里安瀾夜柝不驚為之帥者且得輕裘緩帶與諸生究聖賢之道  
而其下材官蹶張皆以修文為事誠古之極致耶隆之上理也  
則吾與諸君其尚可不如承大化效法先正明道正心為汲汲耶  
夫文武之道皆處其合今處其分然而其分者決拾操縵之細而  
其合者仁義道德之旨詩書禮樂之遺修己治人日用常行無閒  
賢智有生以來未有易也今試與諸子登斯講習之堂者往古之  
行事求當身之踐履其出而仕者有能憂國如家不避危險如忠  
定者乎有能正色犯顏中外敷歷如張克修蘇文簡李及泉者乎  
其安貧樂道不求仕進有能如曹元善敏識淵通如柴孫恕饒雙  
峯經明行修如胡敬齋整躬率物精進不懈者乎茲數君子以其  
道鳴於鄉天下信之後世宗之開門造車千里合轍信從是取道  
而加勉焉當無假外求而幾於聖賢不遠若猶未也則吾與諸子  
能無深惕乎諸子唯唯請書於石因書之以勉諸子亦用以自惕  
也

陽明書院記

清湯大方

江西 稿整理組

陽明先生祠在郡學西明大學士張位額曰聖諦真知有石刻先  
生像及贊諸生以時俎豆焉相與肄業其中蓋書院之所由防也  
乾隆六年書院大門災太守諸公以先生廟與夫子廟並尊於禮  
為過遂堵其門諸生肄業遂遷於學署之清嘯齋後建一堂一廳  
二廂別有賦迺瞻禮先生遺像為墨刻懸祀中堂每月朔望率諸  
生釋菜畢爰登講堂且告之曰坊於先生之學未睹其大也嘗即  
其事功之著推求原本先生之撫度也曰橫水曰桶岡曰泃頭所  
在嘯聚先生初至聲色不動意晏如也披圖而知其險要又知其  
道里遠近詢諸僚屬而知其寇鈔有狀擊殺有因遍閱麾下將校  
郡邑輿臺之類又知其多與賊通受昧為詞謀先生之知觸而即  
動知莫良焉由此而務有以廓之臺門設二廡曰求通民情曰願  
聞己過則先生之致良知者可想以其知之所及而乍動於意默  
存於心如此而為物之正如此而非物之正反復格之以舊兵之



心而體用具足考先生幼時謁上饒婁諒講朱子格物大旨還家	此數子者未嘗學問故也原其本心不必不明也獨先生求諸本	徵也胡為乎檻車郭崇韜之也胡為乎碎首大將居功又其難矣	為乎韃柳升之歿也胡為乎交趾猛將成功蓋其難矣鄧艾之	有餘者也夫本心之明不假諸問學則有時而蔽邱福之亡也胡	州而平斷藤峽一省其致知實境格物之精思求諸本心而自謂	之料敵應變出奇制勝與後此之直搗南昌蹶震濠於湖中撫田	破橫水覆桶岡俘斬皆數十最後破洲頭戮其首而擣其巢先生	於是攻大庾賊巢潛入險斬其渠帥又為文撫諸賊且撫且戰進	即果於誅殺之非正也去其不正以歸於正蓋先生之所謂格物	將發不果則賊之用吾左右者左右仍為吾用多方誤賊之為正	右之為賊耳目不可盡誅也令術者選擇吉日出師故洩其期或	練新兵即所以練舊兵舊兵之汰非正而新兵之練為正也以左	懷粹難汰也選郡邑材官力士赴軍門教之擊射使與舊兵參則
---------------------------	---------------------------	---------------------------	--------------------------	---------------------------	---------------------------	---------------------------	---------------------------	---------------------------	---------------------------	---------------------------	---------------------------	---------------------------	---------------------------

日端坐讀五經則先生學問之功不為不勤矣其謫龍場驛也窮

荒無書日繹舊聞而每有心得獨於紫陽格致之說更闢一解蓋

先生之坐而言起而行者在是也先生之教不以朱子格物為宗

而先生之學實由朱子格物而入及其久也得魚忘筌不妨自樹

一幟從事王門者特未之思也諸生唯唯而退坊懼其牽於舊聞

忽不及察也又為聯曰且把良知通聖域還從學道入賢關願諸

生登先生之堂考事功以究其學術而後知先生兩者一貫雖當

時高弟備載王門宗旨皆不得其門而入者也夫惟先入朱子之

門而後能遊先生之門則今茲之記實為先生大啟其門也乾隆

七年諸來學者日衆遂新其門願曰陽明書院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清  
希賢書院記  
清  
查培魁

古設書院以講學尚矣顧學無常師惟賢是希學固貴得賢者而

師之非必陳阜地操几杖而從之謂也古之賢人學足以窮理事

是以宜民節義皆體諸身禮樂兵農各適於用棠蔭偃洛舍此安

往是則百世聞風無異親炙千載庠宿桑葢同立雪吾師乎庸有

望洋之歎乎昔考亭夫子出知南康軍既興復白鹿書院條例放

規誨誘不倦又以濂溪先生前守是邦河潤及民春風逮士爰祠

而祀之於鹿洞是蓋以尚友之心寓尊賢之意也余駐節芝城四

歷年所野有哀鴻潢有佩犢水旱曠溢未足消軫而名和產鼠雀

符未能移風而善俗深懼不稱任使以速官謗乃貧而失業之人

又往不能教其子弟雖與守令諸君設義塾於四郊擇師而教

之捐廉而食之亦履滿矣然噉而不專且小學耳譽髦則不及焉

會余攝臬篆居會城者十換棠業而三州縉紳士民乃有講堂之

舉及夏五迨治諸紳士則布席設絳三再請余而落其成余惶然

愧謝曰見若書院比一矣昨奉以為總堂今且將為旅館無益後

胎既歎也無已則請推義塾之意而廣之為士子進息之地焉願

余安足慮竊幸有私淑矣自漢以來官於三州者代有傳人得十

四先生焉皆大賢也於漢於晉各得一人唐得三人宋得五人明

得三人於國朝則得一人分曹而考為守者時則有若叔庠宋公

清臣顏公希民范公龜齡王公濂溪周公考亭朱公及靜涵張公

象陸翟公為令者時則有若請節陶公懷英狄公敬仲楊公為郡

司馬者有若樂天白公為監司者有若此瞻壽公若夫伯安王公

則秉鉞亭征三州皆其賜履也達穎同接則魯公致身於唐沈

則秉鉞亭征三州皆其賜履也達穎同接則魯公致身於唐沈

則秉鉞亭征三州皆其賜履也達穎同接則魯公致身於唐沈

則秉鉞亭征三州皆其賜履也達穎同接則魯公致身於唐沈



節	之	效	志	於	音	而	其	斤	貧	殘	勸	農	桑	計	擒	首	惡	曲	境	爾	然	沈	宋	叔
席	之	士	義	進	善	驅	蝗	渡	虎	王	文	忠	之	惠	政	及	民	羣	盜	屏	息	也	若	張
靜	江	之	旌	孝	弟	勸	力	田	年	如	之	文	正	公	之	興	學	教	士	一	以	豈	弟	為
政	即	揚	慈	湖	之	倡	幸	士	民	開	明	心	學	而	陸	象	程	公	能	講	學	課	士	潔
己	勤	民	詢	可	齊	驅	顏	范	矣	葛	屹	瞻	之	執	法	惠	商	救	荒	備	患	同	於	狄
懷	英	之	秉	正	保	祐	免	租	賦	回	而	慨	直	不	阿	箴	時	救	敵	則	白	太	傳	亦
足	多	者	至	若	濂	溪	先	生	在	即	倡	興	理	學	民	從	其	化	士	遵	其	教	崇	陽
起	而	修	明	之	姚	江	又	以	良	知	之	說	茲	暢	宗	風	遠	使	孔	孟	道	統	新	傳
絕	之	十	四	先	生	者	位	不	論	崇	卑	人	不	論	久	近	總	皆	名	實	咸	備	體	用
燕	收	學	問	為	真	學	問	而	不	涉	於	虛	無	事	功	為	真	事	功	而	不	沒	於	迂
潤	淵	源	相	接	至	德	堪	師	載	考	誌	傳	知	追	仰	風	範	者	三	州	以	內	各	建
有	祠	以	崇	祀	矣	余	為	合	主	奠	位	於	一	堂	以	其	旁	為	負	災	肆	業	之	所

每當史散庭開時庶諸生析疑問難而芳型具在瞻仰如承余上

深幸得附弟子之列詩云高山仰止景行止此之謂矣所望生

是	邦	者	成	人	有	德	小	子	有	造	就	將	夙	夜	道	合	芝	蘭	千	古	同	堂	如	親
提	命	是	十	四	先	生	者	固	其	師	也	官	於	土	者	好	壽	是	厚	道	朕	可	味	功
存	亦	縣	福	在	蒼	生	有	餘	師	濡	乎	降	登	是	十	四	先	生	者	又	其	師	也	
此	全	詳	諱	堂	之	請	行	義	塾	之	實	而	官	與	士	皆	得	師	以	就	學	焉	名	以
希	賢	固	厚	願	也	若	謂	遠	考	亭	祠	祀	讓	溪	之	故	事	而	行	之	余	所	不	敢
出	也	至	於	茲	歌	答	響	文	故	在	茲	先	賢	登	臨	俎	豆	弗	替	更	有	望	於	後
之	君	子	也	夫																				

之君子也夫



清

仁文書院興廢紀略

清李元鼎

余邑之東郊有仁文書院蓋先師節憲介先生講道地也一毀於

江陵嘗固之日而虛舟陳侯石樵徐侯先從創建再廢於魏瑞燾於

旨之時而委曲易其名為明德祠者則尊生顧侯嗣是仍其故址

而修復之者摩青陳侯也家太宰實衷其事今又二十年矣雖當

鼎革以來而先師木主祀於其中歲時俎豆不替凡有事於土者

如宣江上施愚山皆以先世淵源之誼躬親祭奠豈惟忠介九原

有知守式靈馬凡屬師門弟子莫不舉手加額以為斯道興起有

日矣不知何故有圻毀仁文之議余以寄棲會城傳聞不敢信以

為此非江陵借端又非逆魏煽禍寧復有此未幾而書院果廢矣

舉禮樂雍容道德文章之厚一旦勒為茂草河我嗟乎惟此仁文

書院也同此文江父母也或為創始或為修復又或為圻毀各具

見解所不可知強是此二十年中吾鄉白鷺鹿洞滄臺各書院為

督撫中丞所葺修而恢復者不可枚舉近日如章江書院有建洪

都書院有建青原白鷺講學之會已經舉行乃值聖道中天之日

余輩不能為先師保此教塚之壇坵同梁木泰山之崩頽者真名

教之罪人也茲恐歲月日久樵牧莫禁一片荒基將有不可問者

特錄前後二碑記付之剞劂并述興廢之始末使後之覽今倘能

修復如前人者有所攷鏡焉北平孫北海少宰頌寄一帙視之為

首善書院今改天主堂亦慮後人不知其廢特為著之篇端以告

來茲夫首善亦先師與馮少虛趙儕鶴諸老固門講學地有心斯

道者方歆歆追悼恐或失墜而况同邑之及門弟子乎因援筆書

之以告四方且以志余輩之過云



青雲書院記

清李燾

今之所謂青雲者人爵也古之所謂青雲者天爵也天色正青雲  
 近天亦青附雲而上蓋君子上達之義周子謂士希賢賢希聖聖  
 希天亦此意也史遷謂顏子雖賢附青雲而名益顯顏子未嘗膺  
 人爵之榮而號稱亞聖為百世之師至今望之若在青雲之上豈  
 非天爵之謂乎然孟子謂修天爵而人爵從則人爵亦得附青雲  
 之義故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未嘗非上達特所以致此  
 者必由天爵乃無愧於青雲耳否則身上達心下達安敢望青雲  
 哉無立郡於臨汝二水之間五峯蜿蜒盤鬱最初東南一峯昔人  
 名青雲所以期郡人士修其天爵如顏子之附孔子處則為天民  
 出則亮天工起然雲霄之上而世俗卑鄙當貴利達之得失不足  
 以累其心也自宋以來縣學依其西麓名世之士如晏元獻祖孫  
 王荆國曾文定昆季並出其中峯上為青雲亭四望百里溪山煙  
 雲為一郡最勝地學者日遊焉息焉時見於曾王諸公之吟咏後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八九頁

學緬其流風亦且得以興起李參政壁愛其勝又築我峯書院於  
 峯之東麓講誦甚盛元季燾於兵火明初裁前郡城南半學宮阻  
 遠嘉靖中遷入城中來遊者日稀重以明季之亂樹木斬伐無餘  
 於是講誦遊觀之勝地蕩為荒土余每過之必停車登峯頂憑弔  
 逡巡而後去將圖修復而力未逮也城南傅生欽承故名冢子弟  
 與其同學友謀講習之所問地於余余欣然言於邑令君李侯請  
 即學宮故地為青雲書院以課學者侯亦欣然曰是吾志也吾將  
 課士其中遂與余親至其地規度位置併發清俸為倡余亦少助  
 焉多士各以力之所能贖質耕理經始於秋末峯四周繕以垣為  
 門臨大道入門東行至峯下為大門五楹稍北為講堂蓋規模粗  
 具堂之後當為臨川先賢祠左右為橫舍峯之上當復舊亭峯左  
 最勝當為臨眺之軒皆以侯有志之士更續為之余以復命北行  
 方亟他日得請以歸當極吾力以復當年之感觀以益助國家文  
 明之治固余與侯之志也多士請余文紀其事遂書以付之俾勦  
 諸石志世事國成事也



興魯書院記

清李燾

國家啟經筵於文華殿之東建傳心殿祀十一聖師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遞傳禹湯文武而迄於周公孔子周公魯始封之君孔子魯人也蓋五帝三王之道盡在魯矣孔子之道傳於曾子曾子之後有文定公子固先生起於撫州實傳曾子之學撫城中香榭峯為先生兄弟故居有書院曰興魯先生嘗講學其中東近鹽埠嶺建坊亦以興魯名今石礎猶存余少時以試事至郡城必登香榭峯慨然望古徘徊遺蹟而後去馬乾隆四年郡侯劉公至撫力求所以教養士民者謂江西名書院之多甲於天下驚湖鹿洞象山青原皆前賢講學之區而豫章書院朝廷授餐養士聖祖皇帝賜額在焉撫為大郡獨無講學之地因以修舊來告詢所宜修者予惟撫郡書院始建於南湖之上所謂南湖道院者也馮倉使去疾黃令君幹改為臨汝書院以祀朱子今南湖湮舊蹟泯矣李參政璧始創義峯書院於青雲峯下今亦莽為荒墟明李郡之士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九頁

大夫就下橋寺廢趾建崇儒書院今復為寺且自明初裁削郡城南半三書院故趾皆在令城外於郡侯出入稍遠未便朝考而夕課也六邑名書院雖多偏在一隅不足以稱侯之意宋時葉守夢得建槐堂書院於郡學之西以祀陸子最宜修復今就其基建明倫堂更無餘地惟子固先生興魯書院在郡城最中踞雄勝之勢左環林木右依縣學絕紛囂宜講習且諸生誦法孔子顧名思義莫良於興魯曾子傳孔子之道子固先生又承曾子之家學諸生將仰師鄉先達亦無過於子固先生者則興魯書院修復為宜或謂呂公著嘗言先生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故不及大用撫先賢多矣獨宗仰子固先生得無偏於文乎曰宋史多參小說行義政事云云晦叔必無此言果有之則一言以為不智於先生無損也且宋史稱先生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於委廢單弱之中官學婚嫁一出其力行義何不如之有故先生歷任數州所至有所建立得其一節皆可以為名吏政事何不如之



有史稱先生行義政事而後記晦叔此言特以明先生不大用之由而答晦叔之不智耳至於文章則以為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作者鮮能過推崇至矣雖然此皆先生之緒餘也先生之志在唐論一篇直欲追五帝三王之盛其學在洪範傳齊治均平舉而措之蓋上承曾子之家學以繼周公孔子之傳者書院曰興魯道統在焉豈直文事已哉劉公以為然遂偕余相度規制發資匠石刻崩危事適有豫章之行屬余與臨川令李侯經紀其事半歲而落成前為大門中為講堂五楹堂前後列翼宮為學子肄業所後為極高明樓暫祀先生主於樓下將別建撫州先賢祠於樓右俾諸生月釋菜其中樓之後有小邱曰萬羅者亦將築小亭為登眺之所蓋近瞻則萬家羅列遠望則萬山羅列也然皆繼於力未即成劉公請就今所已成者記之如此公奉天人召永錫以河南分巡道左遷來守撫其為政知大體是舉尤偉是可記也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江書院記

九一頁

清李振裕

臨江之有書院自宋張洽黎主武始至明梁寅而益盛後之官是土者相立於後止慮十數今雖不復存而流風道俗未泯則前人之澤長哉夫以政治者為上之事以學教者則為下之事古人蓋有政傳而學不傳學傳而政不傳者論者遠歧而二之非通論也政學出於一者也而學之永世遊於政君子之教思無窮家保無疆蓋不以世計矣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言將氏學於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孟子推論仁義發明大道而其言亦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教又濟政之所不及者也究陵施公守湖西者七年公蓋以理學世其家上自濂洛以迄姚江所江之說童而習之其官湖西蓋以學而政非以政學者也撫三郡之家力之所及者詳於事力之所不及者瘥於心能抗腐柳於簿領之間不以為勞既童初賢長夫敦連樹德又日進其事士



夫皆	報公	堂鼓	其道	日而	永公	臨之	講席	原質	大夫
固留	不犯	鐘點	之不行	於公	放澤	人如	無事	清之	與其
在書	愈於	之音	其民	去臨	教日	奪其	所士	會嘗	秀良
院講	於祖	日在	之德	之去	數日	母而	大夫	千百人	與
會竟	豆公	在於	我而	夫豈	落成	失其	丞相	又別	與
日不	那方	耳油	願其	有私	都邑	導師	厥居	新景	與
忍別	有輯	煎而	民之	意我	之勤	相與	而公	賢書	與
亦可	王之	禮義	之自	我大	誠士	咨嗟	不可	院以	與
以見	典呈	興銷	為梅	賢不	民之	流涕	今年	益之	與
教澤	言夙	無而	使夫	惜其	趨事	乃建	秋公	臨江	與
之入	駕而	絃誦	堂成	位之	不於	廉江	以奉	公駐	與
人深	長文	作以	而登	去而	公節	書院	歲將	節地	與
也	士大	是	其	悼	鎮之	以	去	去	與

公名周章字尚白號愚山江南宣城人己丑進士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陽明書院記

清李銘經

青原山者郡勝區也王文成公宰廬陵講學於此遂與白鷺洲書院相埒古心開白鷺新建啟青原前人詩可徵也顧白鷺創自江文忠迄於今不廢而青原則自五賢會講後鄒南阜郭青螺諸先生嘗一繼之逮守道施公閔章增建傳心堂翼以仁樹見山二書樓考尋遺蹟皆就傾圮蓋自康熙甲辰以來百數十年於茲矣道光辛丑余有盱江調守是邦郡邑紳士等新陽明書院經營三四以理學為主而課士則且以經史為先經者理學之原史者理學之緒也蓋先開課以為倡矣愚輸助無人乎遂於壬寅年示期開課試以經文及策論拔其尤獎賞之不數月多士聞風而集相率樂輸計錢萬有七千緡足備經久費癸卯乃延永豐劉詹巖殿撰為山長取正副課生儒七十餘人自此青原與白鷺比隆矣夫白鷺專課制藝而青原兼及古文誠以讀四書者必博通經籍而



後可以循流而溯源義理得之經經得之史優游而漸清焉畜乎  
 道德發為文章上固可循乎理學之宗次亦可幾乎人才之盛此  
 青原立教之意未嘗不與白鷺相表裏焉諸生勗哉處為純儒出  
 為名臣期無負乎陽明講學之旨斯不為有名無實哉是為記道  
 光甲辰夏月

鍾靈講院記

清李光地

文明之運始於國家又視乎推行者之至不至苟其設誠而推行  
 之雖微上之振起士君子固不忍愚其民也况在燕魯作人之世  
 乎文翁之於蜀退之之於湖當時兵革未盡偃而巴魯之西嶺  
 徽之外僻深荒遠素未耀乎光明二公者皆以太守為吏民師能  
 使人士奮興俗化移易前史稱賢焉今天子撥禍亂致太平未為  
 有道之長求端於學校教化崇道尊儒統一經術可謂恩明意美  
 矣而守土者或推行之未至或以文具推行而設誠之未篤無論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 龍 樓 物 館  
 稿紙

僻深荒遠文教闕焉雖以聖哲居游之居時世之未遠風流之未  
 墜罕能尋搜章表以為邦人勸者豈實生所謂移風易俗類非俗  
 吏之所能為也耶西江故人文地在宋廬陵臨川南豐諸子為文  
 章宗師源深明道伊川於此相授受焉南渡後有陸氏兄弟以學  
 行與朱子道義相切而朱子趨朝來往必由信州取道故玉山之  
 講鸞湖之會道脈攸繫迹在此邦文獻不虧緒風六歌有志之士  
 仰止高山亦何待而遊憩焉太守周君嵩山既訪玉山  
 鸞湖遺址概其屬邑興修百年茂草此爾宮牆而又即府治佳處  
 創為鍾靈書院臨溪環山在闔都而有泉林之趣招致士之來者  
 近百人講肄其中又以為文翁在蜀相如為之師退之在湖趙德  
 司其教不遠千里求宿學者皆萃身則以時者視而作興之先時



郡	士	科	名	落	自	書	院	主	明	年	即	有	者	舉	於	鄉	者	後	遂	連	年	相	踵	
起	故	曰	山	川	之	秀	有	開	之	者	也	人	文	之	盛	有	倡	之	者	矣	人	地	之	鍾
重	無	絕	期	開	而	倡	之	則	或	百	年	而	不	相	值	鳴	呼	此	余	所	為	於	君	有
成	也	非	老	科	名	其	小	者	耳	生	聖	人	之	世	被	聖	人	之	澤	當	勉	為	德	業
之	序	共	定	太	子	之	基	此	去	廬	山	之	下	有	白	鹿	洞	焉	朱	子	之	規	陸	子
之	講	班	班	在	也	取	與	玉	山	講	義	玩	思	而	服	行	之	使	賢	太	守	之	述	也
日	於	蜀	湖	而	有	光	是	則	師	生	之	賢	亦	遊	迄	執	羊	者	所	傳	人	云		

濂溪書院記事

清黃雲師

書院奉周元公而二程先生侍坐其像設甚古見者肅然生敬因居茂府左丁亥之秋有欲毀像以廣其宮者問左右曰周濂溪何人曰古大賢也曰彼不過能作幾句詩對耳今何能為將鳴工撤像是不見三冕而朱服者坐寢堂嚴敬不可偏視自是畏其神不

江西通志補遺 江西通志補遺 物館 橫紙

敢	識	毀	世	傳	真	淨	禪	師	任	歸	宗	元	公	往	與	之	遊	因	結	青	松	社	又	名
寺	左	之	溪	曰	濂	溪	此	妄	說	也	元	公	與	真	淨	往	還	或	偶	寄	迹	必	以	松
可	步	道	驚	名	配	虎	逸	因	拳	傲	此	即	真	淨	不	為	而	謂	元	公	為	之	乎	且
元	公	門	庭	高	峻	王	介	甫	開	風	歸	馨	尚	三	謁	而	三	辭	之	莫	折	其	少	年
果	銳	之	氣	而	謂	其	學	達	公	淵	明	於	形	骸	之	外	則	又	過	矣	子	因	書	院
事	及	之	使	彼	人	知	元	公	大	賢	不	可	或	敷	而	書	院	之	日	就	蕪	沒	為	可
惜	耳																							

經訓書院記

清黃蔭滋

豫章素崇經術名儒理學代有傳人不獨匡廬彭蠡靈秀鍾奇抑亦先正典型師承有自天下四大書院江右資居其二果能培植本根宜更有忠信才德魁奇絕特之士踵生其間也願功令以制藝取士而教士者亦僅以制藝策之無怪乎士之逐末而忘本也夫上以實求猶恐下以虛應矧未嘗求之乎趙城劉公梅坪陳泉



江右創建經訓書院蓋務本也甫經始即以開藩擢去閱三載而漢陰温公東川實來得監院教官蕭君國琛黎君樹培力贊成之詳課士之式酌善後之宜聘予兼掌書院事於經解策論外兼課詩賦而制藝試帖則專歸之豫章友教各書院焉懿哉聞嘗論之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孔子惡鄉愿亂德孟子歸本於反經正民興理不爽也泮水之詩曰淑問如皋陶書命皋陶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三代兩漢儒吏莫不兢兢以緩刑尚德為期今劇温二公任重提刑而斷然以經學陶成英俊行見教澤芳流湛恩汪濊有與章貢俱遠者即曩日備員薇省漉漉五載無補涓埃或亦可藉一朝之董勸聊襄德政於萬一也夫時道光戊申中夏月記

吉州新貢院記

東周必大

政治之要在得士得士之要在鄉舉鄉舉之法何如曰其在周官六德六行六藝是謂三物其別至十有八以此設教俾為士者講

江西通志備整理組

稿紙

焉學焉因其材而篤焉然後論秀而升其賢能是固得士致治之要術也近世不然三歲大比凡于于而來者試其藝爾德與行固未暇問而藝也者又非古所謂藝也或數釋先儒以成說或奮萃經史之奇字糊姓名於卷首錄試程於別紙擇他州吏而考焉真諸棘闈限以旬時法令甚備周防甚密為主司者憊心疲精晝夜分閱往往於百十人之中取其一焉幸而中選乃貢於春官其艱如此宜若得士矣友有遺才之歎獨何與庚平古不適今通天下皆知之而有司不敢議黜者不敢怨何也其公也非私也雖然謂之鄉舉而考核付於他人去取無定論顧莫以帥帥為哉成周遠矣曷不觀國初之故實乎太平興國中張詠寇準同試大名詠當為首乃共推張覃文行而先之已而膠東蔡齊舉進士第一以書薦里人史防而居其次是皆試文郡治太守得以察其器識任人不專任法有三代之遺風焉當是時名臣輩出後世永賴其公乎其私乎茲事體大變而通之必有其漸若夫視舉子之多寡為廣



居以待其來使羣試者泮英優游無橫秘揆擢之惠此則二千石之責也廬陵為江西大州文武盛於諸路承平時應詔率數千人試無定所學官佛寺取具一時紹興十四年始度地於糖倉巷為屋二百餘楹其後至者益多無可展之地或畏蹂踐望而去之眾議欲遷久矣紹興壬子大理寺丞胡侯長卿被命出守崇化以禮士節用而愛人政成歲豐銳意改作得五代水軍廢營於城中地廣百畝間民畦而為園者若干戶乃厚予直而取之鳩工聚財從舊圖新為屋五百十有八間修廊布席居五之四議道校藝之堂分職准事之所視昔大抵加倍崇擴之外周以通塗高門四闢宛如城闔凡靡錢萬緡粟千五百斛轉運林君湜亦助其費經始閏三月甲寅以五月庚子訖工是秋赴舉者踰萬人冠帶儼然几案繩然盡三日出入無譁場屋之感前所未有侯與予故人也書來俾記其事予聞適者近臣論太學補試之弊侍從合辭以謂遠稽古制近酌時宜不設官不增費願重教官之選假守貳以權為教

養課試升貢之法殿七月哉生明下其議於有司將為成說頌焉復古之漸於此可見雖由今之學校貢舉而周官之舊典國初之美意庶幾兼取而並用舉於鄉賓於王皆賢也皆能也其有日矣是則侯之志也夫是歲十月具位周某記

江西增修貢院記

清錢陳羣

江西通志附錄卷之四

且	卯	極	四	科	者	事	江
公	卯	矣	年	制	備	修	西
堂	試	又	樹	九	公	以	貢
屏	屆	復	斯	年	卿	迄	院
風	期	親	文	冬	有	於	之
蒸	陳	視	之	為	司	今	復
勒	羣	農	軌	幸	百	我	建
天	奉	翰	則	翰	執	國	於
章	命	頌	閱	林	事	家	東
駕	倚	論	寒	院	之	文	湖
綱	侍	直	士	賜	選	治	督
鳳	卿	有	之	室	得	百	惟
蕭	西	貢	苦	禮	人	年	原
龍	君	院	辛	成	為	匡	與
象	象	一	所	遂	威	廬	二
高	仁	體	以	臨	我	彭	十
堂	來	列	禮	視	星	蠡	年
一	典	列	恆	貢	上	之	厥
時	試	永	而	院	與	殖	後
執	事	岳	董	卿	賢	毓	過
事	將	葬	勵	製	育	其	者
大	入	訓	之	以	才	貢	與
小	閣	今	者	言	慎	於	之
條	仰	年	至	律	飭	朝	歲
為	見	丁	矣	詩		即	即



觀	增	制	有	加	試	既	竣	得	同	閱	貢	院	司	事	者	為	監	臨	增	修	貢	院	率	屬	興	事	規
暗	加	有	若	聯	慶	堂	後	干	厦	上	授	提	調	監	武	西	聽	事	龍	門	西	旁	平	厦	所		
棟	為	坊	為	壇	為	閣	為	樓	為	堂	為	房	為	公	解	為	諸	所	為	布	舍	為	暗	角			
同	如	列	若	方	博	看	瑞	州	府	事	尚	昌	府	通	判	程	若	尚	贊	尚	昌	縣	知	縣			
幾	若	志	進	新	建	縣	知	縣	卿	若	蘭	探	贊	司	其	事	內	外	提	調	監	試	方	伯			
雲	贊	重	其	事	性	直	院	為	贊	與	重	地	聖	天	子	求	賢	若	渴	作	析	於	上	百			
執	事	仰	奉	德	意	經	理	於	下	而	崇	得	觀	成	於	斯	肯	深	慶	幸	是	本	可				
無	以	託	之	以	為	後	未	首	首	式	亦	以	性	明	大	國	家	放	春	之	深	時	古	禮			
梁	之	澤	府	與	而	玉	振	者	查	有	自	云															

賴縣重建文廟記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我	直	於	像	每	禮	胥	希	獨	宇	惕	鼓
孔	以	紫	而	歲	也	吏	到	不	以	然	吾
子	廟	極	取	春	甚	輩	官	祀	營	皆	遠
之	之	宮	其	秋	矣	往	訪	此	之	曰	人
道	興	大	地	既	造	往	之	豈	又	今	納
被	廢	中	焉	無	茲	取	病	朝	懼	吾	之
乎	繫	祥	時	釋	四	其	其	廷	其	令	於
萬	之	符	令	莫	十	烜	然	尊	擾	至	善
世	歲	三	非	之	年	以	也	儒	於	止	也
非	月	年	其	所	未	為	且	道	民	首	彼
假	爾	詔	人	乃	有	坐	曰	意	也	作	浮
腐	按	廣	不	留	議	莫	舊	耶	撤	孔	屠
筆	圖	紫	能	其	復	有	制	乃	浮	子	屠
懦	經	極	別	相	者	禁	孔	於	屠	廟	之
辭	舊	為	爽	爽	祭	止	子	舊	之	以	無
稱	有	大	以	以	器	吁	廟	址	無	布	名
述	孔	中	肯	肯	殘	可	天	東	者	朝	者
之	子	祥	構	構	缺	怪	下	南	取	廷	其
然	廟	符	之	之	委	也	郡	數	其	尊	材
後	在	宮	其	其	於	大	縣	百	材	儒	取
為	縣	因	廟	廟	社	理	通	步	其	重	其
大	西	徙	遂	遂	稷	寺	祀	度	材	道	意
也	南	孔子	廢	廢	壇	丞	之	地	人	意	是
志	切	之	近	近	其	王	而	胥	聞	將	將
者	近	之	者	者	非	君	賴	胥	之	將	將



願以良木堅質易之。王君因民之樂而多親視役。故材甚壯，工競勸，廟不再季而成。凡厥器用，亦一新之。仍於兩廡為舍，十數楹以處學者。於是春秋釋奠有所，賴人知其所嚮。孔子之祀絕而續焉。王君是舉，可書也已。故筆之於石，以示來者。嗣而葺之，則無負於孔子之門。

澤梁州重建廟學記

元 鄧文原

聖天子即位之元年春三月，沛梁郵侯由汝浙行中書省都事出守澤梁。滋事之始，見于先聖。願瞻庭宇，補陞弗葺，懼無以昭來格。而承歲祀且曰：在漢文翁治成都，修學宮，由是蜀士比肩。魯而翁亦書最楮文，刻者陽故多儒先。豈下漢蜀郡哉？政新令多士勸相，鳩工元具，廓宏厥規。始是年六月，聖十一月，廟成。齋廡堂垣門序庖，漏悉隆舊觀。乃卜日率俸，史請弟子員行釋菜禮，以告成事。既又聘耆德為弟子師。公退則躬加飭勵，而稽放其勤惰，由是編

江西通志卷之九 稿紙

民依文成，競于學而來者，未有止也。越二年冬十一月，制詔天下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教尚德行。無術而黜，浮華之士。此三代學校選舉遺制，而後世鮮克師古。至於風俗靡敝，致治亡由。今聖天子孝崇繼述，丕闡文教，軼邁往聖，敷告萬方。士莫不深劄以自振厲，文原本教育子而者，士方玉甫等以書來曰：鄧侯嘉惠於學，願有紀也。又原竊惟古之學者，自二十五家之間，以里居之有道德者為左右師，自是而升之黨序，國學雖教成有漸，然其道必原于經術。傳曰：時教必有正業，言非是則險詖頗僻，王政所不容。是以教化一而風俗同，周衰經術已不逮古。若晉韓起與季札，因適魯而始知易象，魯春秋與周樂，乃不若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也。吳晉猶獨當時諸侯之國，其昧於經者有矣。秦禍有所自來，蓋秦而後，極漢興，至建武，幾八十年始



罷斥百餘表章六經當備道隱厄已久奮然欲闢邪說以達仁義  
之塗其難如此而卒未得擬古者得人之盛然經籍之弗墜爾漢  
儒是賴俗儒卑陋而莫之省幸稍自振者則又溺於章句割註不  
能悉心澄慮上求聖王所以參至宰而迪民彝者遂使儒者名為  
窮經而實用不著識者隱憂焉夫學以為已而致可及于天下  
一有希世取寵之私則所施必悖士之道息蘊修于此者尚庶幾  
夜交倣以毋負著莪豐芑之澤是亦郡太守承流宣化者之望也  
侯名柳字文卿喜讀書於易尤研賾其守淳樸當新建舟楫均賦  
役汰煩冗雪滯寃為政號稱廉能云

撫州路重修宣聖廟學記

元虞集

河間袁公說之來治斯郡也暮年政成官府輯睦平易不擾民安  
於無事尤以學校為職分而究心焉謹學計之出入以備祭祀繕  
修師弟子之養比歲而益充教授胡式甫至而遽以憂去不及有

九

所為學正李輯錄周復亨攝其事以廟學室宇敝壞告經歷前進  
士河南汪英曰今內朝清明外無繁令英得於此時畫諾簡書之  
暇學校之修非吾事而誰事也使工視夫棟梁椽栴之腐朽瓦甃  
之毀缺象設采色之黧翳者而謀新焉擇人度材陶人埴埴凡攻  
全攻石設色之工各執藝以待事自大成殿講堂書齋門廡易以  
棟楠豫章之美先以圻墁塗墍之堅鑿石作閣增禮殿之防和漆  
於丹侈桓楹之飾南面之像侑食之器衣冠履屐儼然繡繪之有別  
凡為米若干則皆汪君晨至夕歸審度備賈而無所隱欺是以歛  
於就惠以稱其觀美者也至元六年六月朔日復亨與學訓導董  
友聞以成事來告而請記焉集聞之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而斯役  
有不得不書者說易者有之君子之善治蓋者前事過中而將壞  
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使  
當致其丁寧之意而不使至於速壞是亦府君慕府之意而學校



諸君子所欲記之者夫治教之休明豈專在於屋室之觀哉然而  
簡陋不治則無以行其典禮今既完矣游息於斯者揖讓升

降於夫子之新廡旌德之民其庶幾乎誠不可以無記  
元虞集

袁州路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六月前進士豫章徐邦憲為分

宜丞律已以奉職屬志以成事其久也有言而王之人聽之有行

而下之人從之丞亦自信其可用乃取其邑之繫於觀瞻者謀於

僚友而作新之其令姓某以他役自任而夫子廟學之事悉以屬

諸丞按縣學本清源書院與安仁驛之故地宋咸淳庚午令章采

遷驛他處併書院之地為縣學學有廟廟後為會食堂而所稱講

堂者在東廡之東用陰陽家言面乙之位內附國朝令膠東劉德

以為郡縣講堂必在廟後微會食堂以作明倫堂而東面之堂不

登然取具一時地卑材劣不足以久學潮水水漲而堂壞久而不

可支遂除去之以其地為菜圃丞之始來周視慨嘆而言曰此吾

之責也將誰議乎乃告邑人士以修學之意良民大家莫不驩附

而旌儒賢之士陳辰翁獨曰丞至年餘一無取于民而為是義舉

何俟于眾力請專為之丞善而從其請陳氏出其私財使其孫德

星親任其役而縣教諭吉水李辰良董之丞以公事之暇朝夕程

督毋苟毋緩壘石于岸以障水取剛土雜石子築堂基高三尺拓

舊基凡十尺其邑產紫杉良材也脩直中度者用之撓弱片不取

於是為堂廣七丈有六尺深半之棟之高二十有七尺工績堅緻

弘敞偉然其為堂凡三十有六柱起工於三年之十月堂成於明

年之正月計其財用工食之費為鈔萬有千餘緡丞乃使其弟邦

傑與邑諸生趙良來求文以為記分宜本分宜春以為縣表之壯

邑也昔者袁守祖侯無擇之始建學軒江李泰伯記之勸其民以  
忠孝足以感發於人心儒者多誦之後百二十五年張侯杓作新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補紙



學其兄豈公為之記詒學者以唐虞三代建學造士之本意而朱  
 子記其學周程之祠則又以原乎道統之傳而示之以修己治人  
 之大法兩先生之言非止為素學而言也天下後世之學者莫不  
 誦之而知所以為學者矣况乎分宜之邑去郡無百里章甫逢掖  
 之士來遊來觀而得其說焉何啻耳提面命之近歸而修之於身  
 講之於友施之於子弟推之於閭里豈不富哉其為言矣乎若集  
 之不敏何敢贊一辭於其間學者即朱子之說而學焉則官公所  
 謂孝弟之行始于閨門而刑于鄰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  
 澤民者吾將于分宜之邑而見其大焉則無負于邑大夫修學之  
 意矣故書以告來者

新城縣重修學宮記

古者天子諸侯建學以教士因祭先聖先師於其堂其後天下州  
 縣皆得建孔子廟又於廟旁作學舍居生徒相誦習講課至今數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百年仍其制特所為學者僅存其名而古者教士之良法美意與  
 其文具則一無所與蓋士之不出於學也久矣然且崇其貌嚴其  
 祭祀使有志之士一嘗咨嗟慨慕因以求乎建學教士之義則  
 所以存千百於什一者猶有其具及其凌夸舉所為孔子廟視其  
 朽頽荒蕪若唐肆之不足介意士心蕩然無所繫屬而古學校之  
 意將盡蕪滅而不復有所存新城學宮圯久而不治邑冢宰涂公  
 國鼎憂之時方繕城命其子曰他日無廢命邑既被兵宮蓋圯東  
 西廡以下盡墟歲春秋俎豆無所布有司埽地以祭順治己亥閏  
 三月公少子斯皇偕其兄子大諒大詒修舉之秋九月工成  
 又十一年巳酉寧都魏樁來授徒得瞻拜堂下邑君子言曰涂氏  
 克世其德功在聖人之廟然不自有其功吾黨春秋永祀不忘敢  
 請子文勒諸石樁乃再拜言曰自世教旣衰釋老之徒汎濫於天  
 下蓋數千年矣而釋氏為絕盛大江以南風莫靡於吳浙吾豫章  
 則建昌之新城三里之城梵宮浮圖鱗次斥地幾三分之一蓋樞



田	利	益	之	說	入	於	人	心	沈	浸	堅	固	而	不	可	解	學	士	大	夫	率	借	徑	孔
孟	取	富	貴	其	後	得	志	不	得	志	則	懼	罪	俸	福	利	皆	逃	而	之	釋	而	井	里
細	民	相	觀	勸	成	風	俗	不	可	禁	止	求	所	謂	豪	傑	之	士	能	振	興	者	固	難
其	人	新	城	郊	南	有	赤	漢	為	東	李	親	讀	書	處	楮	少	讀	親	袁	州	州	學	記
愛	其	文	明	健	所	以	教	人	臣	子	者	甚	篤	邑	君	子	於	其	文	誦	之	久	矣	然
當	時	官	府	經	營	於	上	吏	督	成	於	下	踰	年	告	成	觀	猶	重	其	事	為	之	記
涂	氏	以	先	公	命	竭	一	家	之	力	不	七	月	而	舉	之	視	袁	州	為	何	如	而	邑
君	子	久	不	忘	其	功	則	又	因	是	以	求	古	者	建	學	教	士	之	義	是	役	也	寢
廟	率	舊	制	益	冠	瓶	易	柱	棟	之	壞	窗	戶	維	新	建	廡	門	加	宏	敞	焉	木	石
焚	聖	丹	漆	之	費	白	金	之	兩	以	十	計	者	凡	百	有	五	十	相	材	鳩	工	早	夜
勤	事	不	怠	則	大	諒	功	尤	著	云														
歲	在	戊	申	余	以	朝	命	來	宰	是	邑	循	例	擇	某	首	揭	聖	廟	瞻	仰	殿	庭	中
祈	禱	惟	神	座	未	修	內	庶	牌	位	未	設	廊	廡	有	碑	此	然	積	之	知	花	若	君

之	力	為	多	而	程	君	理	成	之	者	也	胡	至	明	倫	堂	則	聖	事	傾	頤	師	生	無
復	麟	道	之	處	殆	施	程	兩	右	少	所	不	違	而	貽	余	以	責	者	余	豈	敢	辭	茅
時	乙	冬	初	轉	瞬	改	歲	且	度	務	孔	亟	傳	書	期	會	日	不	暇	給	楮	數	月	
租	得	就	理	於	是	先	新	神	聖	慈	教	西	廡	牌	位	而	設	謀	及	於	明	倫	堂	維
堂	工	畫	繁	鉅	非	一	人	之	力	所	及	因	進	諸	紳	士	而	謀	之	成	踴	躍	樂	從
用	是	鮮	費	鉅	營	鳩	工	凡	材	關	三	月	而	厥	功	若	成	既	全	既	茨	以	丹	以
履	香	聖	經	一	章	於	身	八	月	初	吉	集	紳	士	耆	庶	宣	講	上	諭	并	舉	行	鄉
此	典	禮	今	而	後	師	生	時	集	講	道	微	者	以	顯	幽	者	以	聞	明	於	倫	理	敦
其	親	睦	其	士	人	同	旋	於	揖	讓	相	先	之	此	詩	書	之	氣	日	積	茲	誦	之	聲
時	聞	其	度	民	相	安	丁	問	卷	各	供	其	職	業	沐	浴	膏	澤	教	化	太	平	而	為
之	長	吏	者	得	以	謀	政	除	閒	時	登	斯	堂	興	士	民	相	見	勉	勉	猶	猶	庶	幾
德	化	之	有	成	也	莫	不	孝	哉	余	不	敢	忘	事	木	久	曷	敢	文	飾	其	現	惟	是
嘉	宣	聖	天子	恩	德	以	期	化	民	成	俗	之	心	致	致	不	敢	忘	而	於	此	堂	之	

清許松楨



成	既	喜	為	政	教	之	所	由	始	而	又	樂	諸	紳	士	之	共	喜	歎	成	即	以	質	乙
於	仲	秋	高	學	教	諭	徐	龍	采	利	導	周	得	晉	其	成	邑	紳	士	界	人	場	古	居
格	獻	前	生	郭	邦	藩	天	敷	教	監	生	張	士	魁	生	負	廷	朝	祖	辛	汝	勅	等	重
其	第	獨	賞	表	第	者	葦	蔭	志	為	碑	陰	是	為	記									
學	以	明	倫	為	本	所	以	納	民	於	善	而	遠	於	邪	非	僅	講	章	句	課	文	字	已
也	漢	唯	京	師	有	大	學	宋	慶	歷	開	廟	祀	孔	子	如	唐	乃	詔	郡	縣	各	立	學
而	士	不	滿	二	百	者	不	與	焉	是	以	有	無	學	之	籍	興	國	固	小	邑	宋	始	建
學	於	南	門	外	其	後	遷	棧	不	一	路	興	中	再	遷	而	建	於	北	陽	即	今	址	之
也	明	嘉	靖	壬	子	達	於	治	平	觀	十	年	而	復	天	啓	癸	亥	遷	於	大	乘	寺	十
有	七	年	而	復	然	唯	先	師	廟	落	成	順	治	戊	子	雁	於	兵	變	康	熙	甲	寅	雁
於	郭	廟	貌	僅	有	存	者	年	酉	壬	戌	前	令	黃	君	惟	桂	乃	建	先	師	廟	兩	座

戰	門	暨	啓	聖	祠	規	模	略	備	極	明	倫	堂	尚	缺	有	待	吳	江	張	君	尚	汲	以
翰	林	出	事	斯	邑	始	至	謁	先	師	廟	見	諸	生	無	諱	詳	之	地	既	然	倡	鼎	新
之	議	適	歲	荒	未	果	迨	春	月	政	洽	民	和	乃	於	廟	右	陞	地	制	榛	瓦	礫	之
場	建	明	倫	堂	計	工	論	費	邑	諸	紳	士	皆	蒸	上	樂	輸	若	捐	俸	強	半	設	冊
以	稽	載	選	匠	以	任	工	一	值	視	民	間	稍	厚	以	鼓	舞	其	用	力	召	諸	生	之
有	行	誼	與	史	之	能	者	量	其	後	朝	夕	親	往	督	之	堂	東	西	各	兩	楹	堂	之
從	為	尊	經	閣	前	為	儀	門	各	五	楹	乙	酉	九	月	成	於	丙	戌	三	月	帥	縣	之
者	老	子	弟	共	登	斯	堂	每	朔	望	親	講	聖	諭	誦	訓	勸	士	子	文	教	勵	品	行
又	以	二	程	及	諸	子	遺	書	性	理	大	全	上	溯	漢	唐	宋	儒	經	學	注	疏	村	塾
俗	師	茫	然	未	曉	者	大	聲	而	提	命	之	定	為	規	制	月	必	有	課	聞	文	定	其
甲	乙	君	甲	申	履	任	值	科	試	童	子	就	縣	試	者	三	百	餘	人	今	丙	戌	余	奉
命	誓	學	微	至	興	國	是	秋	之	試	於	縣	者	四	百	人	矣	夫	學	以	明	倫	為	本
君	之	設	教	也	講	章	句	課	文	字	民	之	應	也	知	響	是	將	由	文	學	以	進	求

江西... 稿紙



乎致知力行之實乎嗚呼教二多折矣君之才為不可及也興國  
 之為縣七百餘年其學厚遠具有明倫堂也嘗自今始夫興雖小  
 邑晉程太中過化之地二程趨庭定有於前得同元公不傳之秘  
 為道學淵源所自始張君之為今也以化民為先以造士為急  
 其所先務而以道學昌明為己任以迪長中之道迪則茲堂也其  
 用意詎可量哉往者張君在翰苑學問文章為一時領袖其出而  
 為令也余與同官多惜之今觀其所為若此是且以昔之所不及  
 為者將始於一邑而推之天下而大行焉乃知河之惜之者所  
 之小而不足以知張君也遂接筆而為之記

清 重建新喻縣學宮記 清 張景蒼

新喻縣學宮記 清 張景蒼  
 新喻縣學宮之靈秀晦卷木子嘗與之粵自唐大歷間杜君創建於  
 前宋迄元明錯賢尹績弄於彼當其時生斯土者如三劉五孔謝  
 昌國章雲山黎元中梁石門蕭時化之理學文章李仲謙簡斯立  
 蕭新臣萬養正周仲謹習嘉言死見石要恭盟之歎名節表彬彬  
 柳柳史不絕書何其威也數十年來殊少衰矣余南下車釋奠文  
 廟祠瞻殿宇堂廡頽敗非殆刪焉傷心者久之爰仰體聖天子樂  
 育人才之意亟圖更新謀之司鐸咨之士紳莫不踴躍願勩厥事  
 於是率先捐俸鳩材庀工剋日而經始之大成殿通處城隅卑隘  
 半稱也則造尊又而拓其基為而兩廡成門亦由之軒展英文昌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